

100

Figure 1

[illegible]

Figure 1

世界紅十字會

圖 1-1-1 我國人口增長趨勢

RESEARCH REPORT, 1990-1991—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TECTS
1990-1991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TECTS

1994



目录

Content

- [楔子 时光的碎片 \(1\)](#)
- [楔子 时光的碎片 \(2\)](#)
- [楔子 时光的碎片 \(3\)](#)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1\)](#)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2\)](#)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3\)](#)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4\)](#)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5\)](#)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6\)](#)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7\)](#)
-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8\)](#)
-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1\)](#)
-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2\)](#)
-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3\)](#)
-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4\)](#)
-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5\)](#)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1\)](#)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2\)](#)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3\)](#)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4\)](#)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5\)](#)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6\)](#)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7\)](#)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8\)](#)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9\)](#)
- [第三章 疑案再现 \(10\)](#)
- [第四章 矛与盾 \(1\)](#)
- [第四章 矛与盾 \(2\)](#)
- [第四章 矛与盾 \(3\)](#)
- [第四章 矛与盾 \(4\)](#)

- [第四章 矛与盾 \(5\)](#)
- [第四章 矛与盾 \(6\)](#)
- [第四章 矛与盾 \(7\)](#)
- [第四章 矛与盾 \(8\)](#)
- [第四章 矛与盾 \(9\)](#)
- [第四章 矛与盾 \(10\)](#)
- [第四章 矛与盾 \(11\)](#)
- [第四章 矛与盾 \(12\)](#)
- [第四章 矛与盾 \(13\)](#)
- [第四章 矛与盾 \(14\)](#)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2\)](#)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3\)](#)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4\)](#)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5\)](#)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6\)](#)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7\)](#)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8\)](#)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9\)](#)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0\)](#)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1\)](#)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2\)](#)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3\)](#)
-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4\)](#)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2\)](#)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3\)](#)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4\)](#)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5\)](#)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6\)](#)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7\)](#)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8\)](#)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9\)](#)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0\)](#)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1\)](#)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2\)](#)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3\)](#)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4\)](#)
-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15\)](#)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1\)](#)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2\)](#)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3\)](#)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4\)](#)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5\)](#)
- [第七章 霍乱来袭 \(6\)](#)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1\)](#)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2\)](#)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3\)](#)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4\)](#)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5\)](#)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6\)](#)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7\)](#)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8\)](#)
-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9\)](#)

楔子 时光的碎片 (1)

1

四年前。美国迈阿密。菲利普斯整形诊所。

六十三岁的整形医师，菲利普斯·萨默尔，三十年前从摩洛哥移民至美国后，就一直从事整形医学，手艺精湛。他名下的菲利普斯整形诊所极少打广告，靠客户口碑相传，许多影视明星都在他的手术刀下获得了满意的容貌。萨默尔医生向来注重为客户保守秘密，尽管他的整形诊所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但却凭借高昂的收费，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万圣节后的第二天清晨，萨默尔医师满面春风地走入诊所，今天该为那个新病人拆线了，这意味着马上就能有一大笔美金入账，所以他的心情甚是爽朗。但进了诊所后，他却发现诊所里空荡荡的，几个美艳护士都破天荒未出现在接诊室中。

大概因为昨天是万圣节吧，那些美艳护士们一定玩得太尽兴，所以才没能准时上班。

萨默尔医师是个和善的老头，他也懒得去追究手下们的责任。还是生意要紧，所以他换好白大褂后，便踩着步点走入了病房。

尽管只是家私人整形诊所，但萨默尔医师诊所却设施完备，无菌手术室、中央供氧、单人病房，一应俱全。

萨默尔医师走入病人的单人病房时，看到那个满脸缠满纱布的女人，此刻正焦急地坐在病床边，手里捧着一面镜子，等待着他的到来。在这个女人的身旁，还站着一个满头卷发的男子。这男子身材不高，肤色呈健康的小麦色，留着修建齐整的小胡子，左耳挂着一只镶钻白金耳环，两只手的手指上锃满了钻戒。

这男人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一看到萨默尔医师，便走上前来询问：“现在可以拆线了吗？”医师注意到，这男人问话的时候，手指微微翘起，媚态尽显。

“这家伙一定是个男同性恋！”萨默尔医师面无表情地猜测。

他点点头，然后拿出了一把经过消毒的小剪刀，说：“现在就拆线吧。我相信，当镜子里出现这位女士的新容貌后，你们一定会满意这次手术的效果。”

一边说，萨默尔医师一边用小剪刀剪开了那女人脸上的纱布。

一张中年女人平凡的脸，出现在医师和那个男同性恋者的面前。她有一张典型黄种人的面孔，脸上略有一些皱纹，但依然能看出这中年女人曾经拥有一副美艳的容貌，只是岁月不饶人，美貌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如果仅从整形手术的效果来看，这次手术算不上成功。如果做下拉皮手术，再注射羊胎素，绝对可以让这个女人的容貌再年轻十岁左右。但奇怪的是，这个男同性恋者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捏着兰花指，从粉红色衬衫衣兜里摸出一张照片，仔细看了一眼，立刻高声赞道：“非常棒！你把这位女士的容貌，整形得和这张照片上的相貌一模一样。我非常满意！”

萨默尔医师得意地微笑，等待着这位媚态十足的男客户开出支票。

但只过了五秒，萨默尔的笑容便凝固了。从他的嘴角渗出了一缕殷红的鲜血，他低下头，看到自己的小腹上插着一柄锋利的匕首，整个刀刃都没入腹腔，只剩刀柄露出体外。

匕首的刀柄，握在那个黄种女人的手中。

萨默尔医师颓然倒在地上。当他丧失意识前的一刹那，看到那个黄种女人的病床下，躺着一具尸体——是这家整形医院的那几位美艳护士之一。

2

两年前，海岸市。该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科新生儿监护室（NICU）。

走廊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来苏水气味，每个人都匆匆走过，不敢做任何停留。没有人说话，就算擦肩而过，双方也只是眼神空洞木然地互视一眼，空气里充满不可言说的紧张。这条新生儿监护室外的走廊，仿佛高温天气下的火药桶般一触即燃。

楔子 时光的碎片 (2)

小儿科主任张宇，五十开外，头发梳成考究的三七开，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此刻，他站在医生值班台前，双眉紧蹙地抬起头，透过走廊尽头紧闭的安全门上的玻璃探视窗，他看到一双双焦急的眼神。他知道，那都是新生儿的家长们。

新生儿监护室里47个新生儿，几乎同时全部报病危。一想到这里，张宇就觉得浑身如同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全身上下都麻酥酥的，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危急情况是今天早晨被发现的。

按照病案本上的记录，47个新生儿中，肺部感染21例（其中早产儿18例，足月3例），败血症8例（早产儿、足月儿各4例），尿路感染4例（早产儿、足月儿各2例）。

这全部都是感染性疾病。

肺部感染均发生在机械通气后3-5D（天），表现为双肺呼吸音粗，啰音增多，气管内分泌物增多，多为白色或黄白色黏痰，有时为血性痰；白细胞不高或轻度增高；胸片显示双肺渗出阴影或原有阴影增加。

败血症发病为生后3-5D或住院期间突起高热、气促，面色反应差，胃纳减少，腹胀或胃内残奶增多，白细胞及C-反应蛋白增高，血培养阳性。

尿路感染婴儿胃纳减少，轻度发热，尿白细胞明显增多，尿培养阳性。

47个各器官尚未发育成熟的新生儿，器官面临衰竭危险，其中早产儿病情更为堪忧。张宇数不清自己今天早晨已经签出去多少张病危通知书，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劳累，已经熬出了不少血丝。

张宇明白监护室里所遭遇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47个从妇产科新生儿室转来的重危病儿，随时可能全部死亡。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将会是医学史上的耻辱，也会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从那以后，医院的生存信誉将不复存在——谁能放心把不能言语、不会表达的婴儿交给如同杀人魔一般的医院？

而本院的妇产科和小儿科一向口碑极好，医生护士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小心避免着医疗事故和差错。所以，张宇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悲剧在监护室里上演。

张宇合上病案本，嘶哑着嗓子叫手下医生迅速给病危新生儿做细菌培养，希望有针对性地制止感染恶化。

中午，张宇主任收到了医院医务部转来的妇产科与新生儿室的报告。

妇产科关于发病儿的母体报告如下：发病婴儿的母体为试管婴儿、母合并前置胎盘、胎盘早剥、中度妊高症、胎盘功能低下、妊娠期糖尿病各一例，胎盘早破8例。

意即发病原因是由母体造成，与科室操作处理无关。

新生儿室的报告则为：新生儿免疫功能不健全，粒细胞的功能存在不足，免疫球蛋白的水平低，补体功能也有缺陷，特别是皮肤和黏膜较年长儿对外源性抗原有着更高的通透性，未成熟的皮肤屏障是细菌进入体内导致感染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病原因与子体本身有关，科室操作处理无误。

看完报告，张宇出了一头汗。他知道，妇产科与新生儿室都已经成功地用报告开脱了责任，从这桩重大医疗事件中摘了出来。现在难受的，就是他这小儿科主任了。

下午的时候，病危新生儿的细菌培养报告送到了张宇的案头上。

克雷伯菌感染！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外着47个新生儿即将面临死亡！

张宇心惊胆战地做出指示，立刻给新生儿病患上大剂量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也许这样，可以从死亡线上将婴儿们救回来。但是，原因不明的感染还会不会继续出现？张宇不知道，也没有人会知道。

楔子 时光的碎片 (3)

医院感染，可不是小事故。一旦发生，尸体堆积如山，多得连医院太平间都放不下。

更何况现在张宇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婴儿感染，这足以毁掉一所老牌医院。

做完指示后，张宇才发现自己梳成三七开的头发已经是完全凌乱的，这全拜额头渗出的缕缕汗液所赐。

3

一周前。海岸市。树人小学。

那个眼斜嘴歪的女孩，神情呆滞地走出了学校校门，她的嘴角挂着一串口水，眸子前似乎笼罩着一层怎么都擦不尽的灰，走路的姿势活像一只摇摇晃晃的鸭子。

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跟在这女孩身后，忽然朝女孩的后背扔出了一块石头。石头砸在女孩的后背上，她身体猛然一震，摔倒在地上。等她鼻青脸肿地爬起来向后看去，那调皮的男孩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而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则没心没肺地大声笑了起来。

“弱智，弱智！吃屎，吃屎！”笑完后，小孩们一哄而散。

女孩却没哭，她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愤怒，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她拖着两行鼻涕，继续向前走，走了几步，却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

就在女孩茫然无措的时候，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了她的面前。

车门缓缓打开，一双脚出现在女孩的面前。

“跟我走，跟我走就有糖吃。”一个充满蛊惑的声音，钻入女孩的耳朵中。

那双脚朝前走去，女孩咧嘴一笑，嘴角变得更歪了，流出的口水也滴滴到了地上。她想吃糖，所以她一摇一晃地跟着那双脚朝前走去。

那双脚踏过的地面，变得越来越松软，两旁的房屋，也越来越少。

女孩却一点没注意到自己正走向一个偏僻的角落，她只惦记着能不能赶快吃到糖。

在女孩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铁门。铁门后，传来古怪的气味，像是石灰。

铁门被拉开了，门轴传来尖利的呻吟声。

面对敞开的铁门，女孩犹豫着是不是该走进去。她正彷徨的时候，一只手出现在她的面前，在手中，还捏着一块手帕。手帕中传出一种更古怪的气味，酸酸的，涩涩的。

一嗅到这股古怪的气味，女孩便嘤咛一声，两眼一黑，晕倒在了铁门外。

即使是个智商正常的孩子，也不会知道手帕里传出的是乙醚的气味，她只是个智障女童，又哪会知道那么多呢？

女孩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此刻，她躺在一堆石灰里，双眼紧闭。四周充斥着一股石灰的呛人气味。

一旁传来“嗤嗤”的声音，是有人在磨刀，磨的是一把很厚很宽的砍柴刀。

磨刀的人戴着口罩，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了一双阴鸷的眼睛。这个人知道，再过几分钟，等刀磨锋利后，刀刃会准确地砍在这弱智女孩的肩关节、髋关节、脖子，以及各个可以下刀的关节。

女孩会被肢解成一块块，最后躺在一堆石灰里，被石灰沤成瘦弱如木乃伊一般的干尸。

磨刀的人想到这里，脸上浮现出诡异邪恶的笑容。

“嗤嗤嗤——嗤嗤嗤——”手中的砍柴刀也磨得更加欢快了。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1)

1

海岸市国际机场。

一个面色严峻的年轻男人走出了国际航班旅客通道。他面色沉稳，身形削瘦，穿着一件合体的米色西装，看似一名文弱书生。此刻他拎着一只沉重的行李箱，正直视着前方走出机场。

他知道，不会有人来接他，因为他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天抵达了海岸市。此次到海岸市来，他身怀艰巨任务，他不想麻烦任何人，更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到来。

二十分钟后，他乘坐机场大巴，来到了海岸市市中心的广场上。这里的空气中，氤氲着一股咸涩的海风气息，广场上有小孩在放风筝，有老人在打太极拳。但他却眉头紧蹙，仿佛从这片祥和的氛围中隐约嗅到了死亡的气味。

这年轻的男人在广场站了几分钟后，便悄声对自己说：“嗯，我得先让自己安顿下来。”

然后他缓缓转过身，踱出广场，走进了附近一家房屋中介所，他需要赶紧找个地方住下。

他不想住酒店，他讨厌那种被服务员窥视的感觉，那总会让他觉得自己似乎被人监视了。他宁愿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屋，不用太大，不用太豪华，只要干净，住着舒服就行了。

哦，对了，这间屋一定得靠近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越近越好。

房屋中介公司里，坐在电脑前的房介小妹低垂脑袋，眉头紧蹙，似乎心情甚是不爽。从被屏风隔断的里间里，传来某个男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声嘶力竭。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这家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正在怒骂手下不知怎么做好生意吧。摊上这么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也难怪中介小妹

会如此情绪低落了。

年轻男人向房介小妹提完自己的要求后，小妹在电脑上敲打了一番，然后有气无力地抬起头，爱莫能助地说：“真是对不起，医科大学附近没有等待出租的房源……”

年轻男人有些失望，正准备离开时，却听到被屏风隔断的里间里传来一个男人的怒吼：“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我这店铺迟早会毁在你们这帮废物的身上！谁说医科大学附近没有房源？”

随着怒吼声，一个五大三粗的彪形汉子从里间里冲了出来。这汉子有张极其凶恶的脸，鼻孔朝天，眼如铜铃，他大声叫道：“有间房，就在医科大学家属小区里，精装修，带电器，五通，而且价格合理……”

年轻男人抬起头，看着眼前这面向凶恶的汉子，蓦地一惊。他发现这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竟是一个自己认识的人。而在两人对视的同时，那五大三粗的汉子也不由自主张嘴叫道：“啊——江洋？！你怎么在这里？你三年前不是去英国攻读法医学博士了吗？”

这个叫江洋的年轻男人也不由苦笑道：“三年了，我这法医学博士也读完了，当然也就回来了。”然后他话锋一转，反问道，“杜单，你不是去加拿大蒙特利尔攻读微生物学博士了吗？怎么回来开房屋中介公司了？”

这杜单年龄与江洋相仿，也是三十出头，却剃个平头，长了一张极为凶悍的脸。他那裸露在袖子外的上臂上，纹着一条喷火的龙。乍看之下，杜单并不似中介公司的老板，而更像为帮会收取烂账的古惑仔。

听了江洋的问话，杜单脸上露出一筹莫展的神情，黯然答道：“土匪，你还不知道学微生物的，毕业即失业吗？在国外学这方面的人全是中国人，职位却僧多粥少。我回国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好的工作看不上我，差的工作我又看不上。所以我干脆只好骑驴找马，先照顾一下家里的店铺。”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2)

大学时，杜单老是从江洋的名字联想到大盗，又从大盗联想到了土匪。所以同窗几年，他一直将江洋称呼为土匪。

江洋这才想起，过去读书时的确曾从杜单嘴里听说过，杜单家里开了连锁房屋中介公司，生意很是不错。据说杜单的家人一直希望他去读商科，毕业后好来掌管家里的生意，但天知道为什么这个面相凶恶的家伙却喜欢学医，甚至还读到了留洋博士。

不等江洋说话，杜单又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土匪啊，三年前你从海岸市医科大学研究生部毕业后，怎么突然想到去英国进修法医学呢？以前你本科、硕士都是在医科大学里读的临床医学，突然间转专业，可真让咱们这帮朋友跌破了眼镜呀！”

江洋只好笑道：“做法医好啊，不用担心麻醉师用的麻醉剂剂量不足，病人会在手术过程中突然醒过来。”

“哈哈！”杜单上前一步，朝江洋胸口捶了一拳，说，“要是你的病人醒了，那不叫麻醉剂量不足，叫诈尸！”

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江洋和杜单在海岸市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住在一间寝室的上下铺，关系本来就相当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不过硕士毕业后，江洋就去了英国，后来听说杜单去了加拿大，两人便断了联络。

没想到三年后两人竟会在一间房屋中介公司里偶遇，而且一个人成了法医，另一个人则成了房屋中介公司的小老板。真是造化弄人，让人不得不感慨万千。

一番寒暄过后，杜单执意要请江洋吃饭，但江洋却惦记着租房的事，于是径直问道：“你说在医科大学的家属小区里，有一套出租屋？”

杜单耸耸肩膀，嗫嚅着答道：“是有一套，可是刚才我没想到是你要租房.....那套房不太好的.....”

“怎么个不好？我要求不高的，只要靠近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张床能睡觉就行了。”

“呃.....那是一间凶宅，真的不太合适.....”

“凶宅？”江洋脸上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

2

这套凶宅，以前的主人名叫郝田炯，是海岸市医科大学的副教授。

过去，这位郝副教授也教过江洋和杜单的本科课程。记得这位老师每逢上课必点名，考前绝不会透露半点考试内容，阅卷也不近人情，常常阅出59分的变态考分。

江洋读书用功，成绩一直很好，所以对郝副教授没有什么看法。不过杜单就没那么用功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只是凭借惊人的记忆力，每次大考前突击看几天书，就能有惊无险地通过考核。

但因为缺课太多，郝副教授把杜单记在了黑名单里，就算杜单每次的考试成绩很是不错，他也会在评语里指出杜单如果不是逃课太多，成绩一定会更好。

一年前，医科大学基因工程学院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此次改革中，教授的实际薪水将与职务挂钩。已经评定职称的人员如果不能获得“良”以上的学生教学反馈评价，就要顺延下一级职称聘用。

所有的教师都有些紧张，明明学院里有这么多人，岗位却太少，很明显是学院想借机削减人员。郝副教授更是深受其害，知道自己的学生教学反馈评价肯定不会高，像他这样每节课都点名的正经老师，是不受学生欢迎的。

一周时间，评估就完全结束了。事实上在这次评估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实质，全部内定。郝副教授在这次人事改革刚开始的时

候，就出乎意料地知道学生反馈评价对自己的打分很低。他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被聘用，日后只能拿最低额度的讲师薪水。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3)

他心里很是不爽，于是干脆趁此次机构改革，申请去学校科研院。他有学历，也熟谙科研工作，公平竞争的话，一定可以把现任科研院处长竞争下去。

那段时间，他一直忙着整理自己的论文，可是等到答辩那天，却没人让他交任何个人资料，他精心准备的答辩更是再无后文。到了宣布那天，他看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一切结果都是领导内定的。

因为这事，他也把学院的岗位竞争错过了，两头都不讨好。

无奈之下，郝副教授只好去了既忙且得罪人又不落好的教学事务部。

以前，郝田炯好歹是教研室组长，现在因为不懂所谓竞争上岗的内部猫腻，反而丢了西瓜。大学里有的是人才，强制分流到教辅系列都不够分，他这冤大头却自己主动放弃，学院也乐得顺坡下驴，把他踢了出去。

郝副教授初到教学事务部，许多业务都不熟悉，正赶上全国大学英语统考准备考试的时刻，把他忙得像个孙子。他都50岁的人了，心里很是憋屈，但考虑到女儿正上大一正需要钱的时候，又不能赌气辞职，再难咽的气也要把它吞下去。

终于忙到学期末，放假后教学事务部工会选了一家度假山庄过集体生活，其实就是大家聚众玩乐一番。

度假山庄里有一片柑橘林，林里有砂糖橘可以自助摘。工会替每个教师交了钱，每个人都可以在果园摘一箱橘子。年迈的郝副教授好不容易摘了一箱，却因为箱子底不太结实，又是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郝副教授不小心一个趔趄摔倒了，人和橘全部四散，撒落一地。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却没有人来帮郝副教授捡拾掉落的砂糖橘。郝副教授牙齿流着血，半天才爬起来，一个一个捡着掉在地上的小橘

子。其中很多沙糖橘都被来往说笑的人踩了个稀巴烂。当郝副教授捡到最后一个沙糖橘时，手被一只女式皮鞋踩到了。那女士皮鞋上钉着铁钉，踩得郝副教授的鲜血直流。

晚上在餐厅里聚餐，白菜萝卜的上了一桌。好不容易来了一盘蟹，一桌11人，盘子里却只有10个蟹，轮到郝副教授时，只有空盘子了。郝副教授看着空盘子发愣，却看见一个老师不爱吃蟹，还没动筷就直接扔进了垃圾碟。

他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倒不是为争个蟹吃，而是一股被蔑视和羞辱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

回到家后，郝副教授筋疲力尽想要休息。他老婆看到橘子，便不住大声埋怨他摘的橘子太烂，还不如她在菜场买的好。郝副教授想发作，但是忍住了……老婆是家附近中学的化学实验课教师，也有同事住在这幢楼里。郝副教授担心被她的同事看笑话，从来没敢大声反驳过老婆的意见。

吃饭时，老婆端上来的竟是蟹。郝副教授刚想拿一只，手背就被妻子打了一下，让他让给她们母女吃。平日里他都已经习惯家里都让着老婆孩子，但是今天女儿住校不回家，一盘子蟹老婆都不让他动。

郝副教授突然跟以前不同了，有一些火正在心里慢慢蕴集着。

饭后，老婆让他打扫卫生，扫地的时候，郝副教授看到沙发底下躺着几只散落的蟹腿。他正弯腰去捡的时候，老婆扔在沙发上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老婆慌张地去接听手机时，高跟鞋一下子踩在了他手上。白天还没有愈合的旧伤，顿时鲜血如注。郝副教授想让老婆去找块创口贴，却听到老婆不住大声说：“要死了！要死了！搞脏地毯了！”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4)

心里那股火终于冒了起来，无法抑制地汹涌燃烧。

郝副教授突然如同疯了一般，扑上去掐住妻子的脖子，死命地掐住不松手，直到看到妻子脸色都紫酱色了，才颓然的坐在地上。他没有害怕，也没有后悔，就那样坐着，手上的血沾了老婆一脸一身，地毯上全是血，他自己身上也全是血。

“我就搞脏了地毯，买了烂橘，怎样？谁能把老子怎样？”他喘着粗气，嘴里不停念叨着这句话。

最后，他拾起沙发底下的那只蟹腿，塞进了嘴里，慢慢吮吸着其中的滋味。

他老婆却躺在地毯上，再也没有了呼吸，脸色越来越黑……

3

“土匪，这样的凶宅，你还愿意住吗？”杜单坏笑着问。

江洋没有回答老同学的问题，而是沉默良久，然后说：“郝副教授杀妻案，虽说看似与旁人无关，没有人会因此负上刑责，但事实上他是因为在重重的心理迫害之下，产生的情绪突变使然。”

“心理迫害？”

江洋点点头，说：“是的，这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直接唆使他人犯罪，但心理迫害的威力却是最为持久的，而且能够层层叠加。就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崩溃。”

杜单也禁不住叹了口气。有时想起那位迂腐的郝副教授，杜单也会心中暗自神伤的。

“这不会是第一例心理迫害引起的案件，也不会是最后一例。”江洋自言自语喃喃说道。

但在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竟然会一语成谶，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再次遇到一例与心理迫害有关的案件。

见老同学的神情如此黯然，杜单还是岔开了话题，说：“要不，我另外帮你找套房吧。”

江洋却回过神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就住郝副教授留下的那套房。我们学医的，难道还会怕冤魂索命？”

杜单也笑了。他坦诚地告诉老同学，因为郝老师杀妻后，他被判死刑，无人再如期缴纳按揭款。所以那套在医科大学家属小区里的房子被银行收回，并委托杜单家的房屋中介公司进行出售。

现在钥匙就在杜单手里，江洋随时可以拿走钥匙，房租象征性地给一点就行了。

因为在中介公司的电脑档案中，这套房一直挂在“待售”的文件夹里，所以刚才中介小姐在“待租”的档案中未能找到资料。

屋子里什么都有，只需打扫卫生，拎包即可入住。

尽管是“待售”，但凶宅肯定是一时半会卖不出去的，所以暂时拿出来租几个月，银行也不会知道，而且还可以凭空为公司带来一点利润。

这样的房子，江洋当然要租下。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才不相信凶宅之类的鬼话。

租房的事解决了，江洋心里的石头也落回了原处，于是顺口问：“我们以前班上还有哪些人留在海岸市？”

杜单搬着指头说道：“我们班上除了我之外，就只有沈洁音与司徒还留在本市。沈洁音硕士毕业后留在医科大学的检验研究所里，而司徒改行了，做医药代表呢，赚得盆满钵满。哪天我把他俩约出来，大家一起见个面，喝个小酒？”

“哦。”江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对了，土匪，你知道吗，墨儿也在本市……她本科毕业后，凭着她姨父的关系，进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中医研究所里……”杜单似乎想起了什么，张口说道。

“别！别说她了！”江洋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杜单的话，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5)

杜单却没心没肺地说：“嘿，有什么不好说的？土匪以前你暗恋墨儿这小师妹，大家都知道的。人家墨儿不仅漂亮，还冰雪聪明，谁让你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表迹？哼，早知道你这么胆小，我都去追她了！”

“别说了！”江洋面红耳赤，看来是动了真怒。杜单吓得吐了吐舌头，赶紧把钥匙和凶宅的地址交给江洋后，便一闪了之。

看着江洋拎着行李箱，背影消失在公司外的街道尽头时，杜单耸耸肩膀，嘴里哼起了一首歌：“为什么相爱的人总不能在一起？为什么直到分开后才知道最爱你的人是我……”

这套房除了因为很久没打扫而显得脏了一点之外，真的找不出其他毛病。江洋花了两个小时打扫了一番清洁后，便躺在床上小憩了片刻。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烧了一壶开水，又从行李箱里取出一袋方便面，草草应付完晚餐后，便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号码，自从导师告诉他后，他便牢牢记在了心里。

电话接通后，他对着话筒说道：“刘处长，我已经提前一天到达海岸市。明天您不用再派人去机场接我了，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听筒里传来了电话线另一头一个男人的声音：“呵呵，我本来就没准备派人明天来接你。我说过，我们是单线联系，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你已经到海岸市来了，更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在医科大学后门内的蘑菇亭里见面。你在医科大学念了八年书，知道那地方的。”

说完这句话后，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出的忙音，江洋陷入了沉思。他如同一尊沉默的雕塑，静静坐在床边，投射进屋中的小区路灯灯光，将他的身影变作了一幅凝固的剪影。

江洋原本以为自己要第二天上午才会与那位刘处长见面，但没想到凌晨三点的时候，他就被刘处长打来的电话给惊醒了。

“情况有变！我现在就要见你！车就停在小区外，你快出来！”

江洋吃了一惊。他记得晚上给刘处长打电话的时候，他并没给刘处长说自己住在哪里。刘处长仅凭一个电话号码，就能确定他现在所处的位置，看来确实动用了警局里不小的技术力量。

江洋赶紧披衣下床，出了房门，快步穿过小区。

小区大门外，停着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警车里的驾驶座上，端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正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江洋。此人眼光极为锐利，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江洋的五脏六腑。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您就是刘处长吧？”江洋试探地问。尽管毕业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改不了见到陌生人时的腼腆习惯。

老人点点头，递来了一张名片。

名片上只写着：海岸市公安局，刘闯辉。

尽管没写警衔，但江洋却也知道这位刘闯辉处长在警局里担任的是何等要职，否则他在海岸市医科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易老先生也不会告诉他，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刘处长。

上了车，刘处长亲自开车。他目光如炬，直视前方，车开得极稳，车速也像飞一般快。

看来这是一次绝密的谈话，连司机也没配备。

车如脱弦的利箭，向海岸市郊区驶去。

在路上，刘处长开门见山地说道：“江洋，你知道，这次你回国是受了易老先生的委托，来调查发生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的一桩悬案。为了让你拥有一个可信服的调查身份，我会告诉所有人，你是新来的法医。所以，今天晚上你就得作为法医，第一次出现在某桩凶案的现场。”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6)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6)

“哦？！现在我们是去凶案现场？”江洋有些意外。

刘处长点点头，说：“是的，半小时前，在市郊的某处石灰厂的废弃厂房里，发现了一具残缺的尸体，急需尸检。”

“什么样的尸体？”

“一个女孩的尸体，被肢解了，四肢和头颅都被砍了下来。”刘处长面无表情地说道。

江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海岸市郊区，一家废弃的石灰厂里，有一排破旧的堆放石灰的仓库。

最近一段时间，老有附近村民说，房子里流出了血水，还有令人恶心的恶臭味飘出。但却没人报警，这世道，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惹祸上身。

但却有几个赌胆大的年轻人，为了赌一顿啤酒，在今天夜里潜进了石灰厂里，打探那石灰仓库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传出了恶臭味。

当他们一进仓库，就看到了一股血水从仓库一角的石灰堆里流了出来，现在已经干凝了。

堆积的石灰下，有一只手露了出来，很小的一只手。变成黑色的小手，尽管已经开始肿大了，但还是只有成人手掌的三分之一大小。

半小时后，江洋披着白大褂，戴着24层灭菌医用口罩，站在石灰仓库外。

刘处长已经向其他人介绍了江洋的身份，新来的法医，英国留洋归来，警局重点引进人才。

“海归啊！”等候在那里的实验技师常浩撇了撇嘴，把一副墨镜递给了江洋，说，“屋里石灰挥发得厉害，快戴上墨镜吧，不然会受不了那份石灰的污染腐蚀。”

说话的时候，常浩却不知不觉投来了怀疑的眼神。他不知道面前这个看似文弱的海归法医，究竟敢不敢面对骇人的尸块。

江洋微笑着谢了一声，便戴着墨镜在仓库门外巡视了一圈。

流出血水的地方是一堆堆放在墙角的石灰堆下面，破落的房间被石灰腐蚀出了缝隙，血水便沿着墙根底部的缝隙流出了房外。

江洋戴好手套后，便开始挖掘那一堆石灰。很快，石灰下就露出了已经发黑的人体残块。石灰已经将尸体的肌肉皮肤等浅表组织完全腐蚀，可以料想，如果尸体继续埋在这里同时又不被发现的话，石灰完全可以将尸体的骨头都腐蚀掉。

由此可见，尸体是蓄意被凶手放在这里的，意图销尸灭迹。

那只最早被发现的小手，被最先到的常浩启了出来，包着塑料袋，放在一个搪瓷托盘里。手是和小臂连在一起的，颜色乌黑，散发着恶臭。那几个赌胆大的年轻人，此刻正浑身颤抖地接受着警方的询问，说话的声音都哆嗦了，看来他们都被吓坏了。估计以后他们再也不会玩什么赌胆大的游戏了。

江洋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蜘蛛满墙的石灰房，到处是白色的石灰。尘埃里，也都是石灰末子。他又转过头来，埋头与常浩一起挖掘尸块。

花了足足半个小时，石灰堆下的尸块总算是挖掘完毕了。躯干、四肢、头颅都腐蚀严重，但差不多所有的部位都齐全了。

挖出的尸体残块后搜集完毕，江洋便指挥着立刻送入海岸市警察局的殓检房中。

清洗的工作是由实验技师常浩来完成，但他实在是忍受不了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那些残损的皮肉中已经有蛆虫正在蠕动，他几乎是咒骂着才强迫自己做完了这项艰难的工作。

清洗完毕后，就轮到解剖了。

刚从石灰房回来的江洋也好不到那里去，虽然戴了墨镜，但还是要赶快用生理液冲洗眼睛，否则就会视物模糊了。

冲凉的时候，江洋恨不得能洗掉身上的皮，才会觉得干净些。从淋浴房里出来后，他始终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弥漫着一股难以消散的尸臭味。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7)

但作为法医专业博士，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气味。

江洋走进验检房时，常浩刚在清洗完毕的尸体残块上撒好了消毒水。常浩看江洋进来，赶紧逃也似地跑出去冲凉了。

看着检验台上缩成一团的乌黑尸体残块，江洋一眼就认出，正如刘处长提前说过的那样，这具尸体应该属于一个儿童。

一个女童。

在检验前，刘处长遣人送来了失踪人口的前期调查报告。

报告上，只有一例儿童失踪案。失踪的是一个智障女童。

5

失踪女童的父亲叫赵傻，虽说名字里有个傻字，其实他的智商还可以，能算账什么的，还做了点小生意，卖烟。不过赵傻的烟摊只卖10块钱以下的香烟，因为过了十，他就算不了加减乘除了。

失踪女童的母亲是个真正的傻子了，叫黄哄哄。她之所以叫这么个恶心名字，是因为她父母在派出所填傻女的名字时，把宏字填成哄字。从那以后，她就只好顶着这么一个丑陋的名字和丑陋的长相，和赵傻凑合成了一家。

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智障女人是禁止生育的，但是这整天犯迷糊的黄哄哄，却在直到怀孕九个月的时候，才突然流着口水出现在社区医院门口。人工流产已经不可能了，毕竟九个月大的胎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人工流产，就意味着谋杀。

那个弱智的女孩，在呀呀叫的家庭里成长为了同类模式。

没有人给她取名，所以别人干脆叫她赵傻傻。她的智障程度比她老爸厉害多了，所以名字里也比她老爸多了个傻字。

也没有人教给赵傻傻做人的规则和一切礼仪规范，她和野兽养大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她有父母，所以福利院不收她。她父母没钱，所以也不能送到特殊教育学校中。

智障女童也会慢慢长大，长大了就得接受教育。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还剩一点智商的女童父亲，带着女童和女童的母亲，跑到教育局的局长办公室里又哭又闹。哭闹了整整一个礼拜，搞得教育局局长完全没办法正常处理公务。

无奈之下，教育局局长只好勒令女童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接纳赵傻傻为学生。

那家小学，叫树人小学。

进入学校后，智障女童赵傻傻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偷盗。班上同学的东西，总是莫名丢失，然后出现在学校厕所的坑里。

但是学校又不能开除她，因为这是义务教育阶段，而且教育局长也不希望再次看到智障家庭跑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撒野。在双重的压力下，学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许多家长来投诉，但却没有任何的用处。树人小学本来就是很很差劲的小学，有钱有势的家庭，不会送子女来这里读书。这所学校还没有一个学生家长，拥有能够向教育局施压的能力。

老师也没有办法，看到赵傻傻犯了错，只好请家长到学校来。赵傻傻的爸爸本来就智力程度低下，而完全弱智的妈妈一进学校就滚在地上耍泼皮。很无奈，学校只能干脆放弃这个班级。

班上的许多家长想让孩子转学。但是，转学必须在别的区再买房，或是交几万元的赞助费，这不是每个家长都交得起的。

眼看快要升学考试了，学校的态度很暧昧，学生的情绪波动很大。

终于有一天，在学校后面的阴暗小巷里，傻女被淋了一身的屎尿，嚎啕大哭着。对此，学校只是再次做出了调解，仅此而已。

女童的妈妈，那位叫黄哄哄的中年女疯子，竟然来到学校里，丧心病狂地咬下一个学生的耳朵，生生吞了下去……

第一章 智障儿童之死 (8)

学校哗然，社会哗然。学校勒令女童的父母，将她送到特殊学校去，但赵傻和黄哄哄却不愿意，因为特殊学校很远，每周送女儿去学校，要花很多车费。于是家里的几代人都来学校哭闹，但是却没人听得进那些浅白的道理。

树人小学的校长都气病了，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遵从教育局长的命令，如今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

因为女童亲戚的哭闹，学校只好再次不了了之。但是这却成为了好学生不断流失、差生更加随意的恶之根源。

学校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女童班上的班主任因为无法忍受赵傻傻在教室里大小便，几次恶心晕厥，不得不屡请病假。就在校长头疼难耐的时候，赵傻傻却突然失踪了。有同学亲眼看到她放学后走出校门，却没有回家，而且再也没有出现。

疯子黄哄哄来学校大喊大叫，要求交出女儿，却没有人理睬她。毕竟赵傻傻是在放学之后才失踪的，有目击证人证明这一点。赵傻傻的失踪，和学校没有半点关系。

学校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宁静，甚至还有庆幸的表情。就连不得不被迫报案的学校教务办，似乎情绪也很高涨。每个人都没有一点哀伤的样子，这样一个弱智女童，失踪之后的结局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没有人再去谈论她，大家心情似乎格外好，都在讨论即将召开的运动会，这将是一个平安祥和的运动会。

接案来了解情况的警察，为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同情的心态，在这学校里找不到一丝迹象。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似乎每个人都希望那傻子已经被弄死了。

那失踪的智障女童，凶多吉少。

江洋取出骨骼，检测骨龄，以便确定年龄。侦办女童失踪案的探员正在殓检房外急吼吼地等着要结果，他们正满世界寻找那失踪智障女童。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骨龄和拼合的死者相貌，和失踪的弱智女童非常相似。因为其家人都是弱智，没有办法确定缝合后的身体特征。江洋只好从学校取来女童的体检单，然后计算尸体体重、身长，都已经确定了80%。但是那弱智严重的母亲黄哄哄，却始终说不是，不肯在尸体单上签字。

好在前段时间，树人小学为学生做例行体检时，为了检验附近铅污染的程度，曾经保留了所有学生的头发，准备上交检验机构，测试铅含量。江洋从学校卫生处那里要来了失踪女童的头发，与尸体残块进行了DNA对比鉴定。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DNA对比测试结果相符。

这样就无需再让家属签字，也可以立案确定死者身份了。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得到结果，江洋似乎也有些理解那所学校近乎反常的状况。

但是，江洋又很快责备起自己，怎么可以不同情弱者？更何况就算死的是一个智障女童，他也不应该去理解那些有可能被怀疑的杀人凶手？

杀人偿命，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实验技师常浩从别人嘴里听来，知道了江洋是留洋英国的法医博士，他有心将江洋一军，于是召来几个同样不太服气的技师，买来好酒请江洋共饮。

喝酒的时候，常浩不断询问死者的死亡原因、致死手段、死亡时间的精确度、可能的死亡地点推测、从刀锋推理切割尸体的器具等问题。

常浩刚问了几句，便想起自己曾经清洗过的那堆尸体残块，忍不住心里一阵恶心。但江洋却不以为然，在英国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死状

离奇的尸体，所以他一边大块嚼肉，一边谈起了尸体残肢的细节，麻木得好似外星人。他讲了一大通话后，最后冷冷地说：“石灰厂就是谋杀分尸的第一现场。女童是被砍柴刀肢解的，先砍掉了头颅，再肢解四肢，并将四肢的各个关节全都砍断。”

常浩听得直撇嘴，不停地叫道：“前辈，前辈，真是佩服！佩服！难怪名声远扬，能够被警局以特殊人才引进！真是佩服！”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1)

1

与常浩等另几位验房技师喝完酒后，江洋气定神闲地走出警局，准备招辆出租车回到位于医科大学家属小区的出租屋。

这时，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小轿车慢悠悠地停在了他面前。车窗缓缓摇下，驾驶座上坐着的正是刘处长。

上了车后，刘处长拍了拍江洋的肩膀，赞道：“小江，今天干得不错！给那帮实验技师来了个下马威。”说完后，他却突然话锋一转，问，“你是易鼎然老先生向我推荐的好手，那么你知道易老先生让你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吗？”

刘处长口中的易鼎然，就是江洋在海岸市医科大学就读硕士生时的导师，同时也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前任脑外科主任。不过，易老先生两年前便已退休了，并定居海外，被一家著名的美国微神经科学杂志特邀请为权威微神经杂志主审。

这次江洋回国，就是收到了易老先生的一封亲笔书信，以及几个越洋电话之后，所作出的决定。

在电话与书信里，易老先生只是提到让江洋回国帮他调查一桩悬案，却并未明确指出究竟是什么事。所以当刘处长问到这个问题时，江洋也不由得愣了愣，然后又摇了摇头。

刘处长微微一笑，又问：“那么你知道两年前，也就是易老先生退休前，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曾经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医疗事件吗？”

“你是说，47个新生儿危重患者在同一时间段里因病死亡的事件吗？”江洋反问。

当时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愤怒的患儿家属几乎砸毁了新生儿监护室里昂贵的医疗设备。当时的小儿科主任张宇也因此提前

内退，以前的副主任则因为当时正好出国出席某医学会议而逃过一劫，一回国便升任为新一届小儿科主任。

不过，在随后的医学调查中，妇产科与新生儿科的报告都显示，患儿的发病都是由母体或子体造成的，医院并无操作不当的问题。之所以患儿会在同一时间段中死亡，只能被称为是一场悲剧般的巧合。所以此事一直被称为医疗事件，而非医疗事故。

当然，患儿家属并不接受这一说法，在医院支付了大笔赔偿金后，家属才算是偃旗息鼓。医院方面是以“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而支付了这笔钱。

“怎么，难道两年前的新生儿监护室死亡事件中，还存在着某些蹊跷？”

江洋有些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刘处长会旧事重提。就算那件事里存在蹊跷，又与导师易老先生有什么关联呢？易老先生的退休，虽然也有一些人为因素，可与新生儿监护室事件没有任何关联啊。

刘处长高深莫测地看了江洋一眼后，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江洋。

这是一张实名举报信的复印件。

举报信的落款是李楚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感染办前任主任。

2

在附属医院里，小儿科与妇产科、新生儿科不一样，是个爹妈不爱的科室。

妇产科的火爆，是因为做修复处女膜手术的女人。她们送来的钞票，几乎都快把病房给填满了。有的女人十几次的做处女膜修复手术，做好后便去卖个好价钱，根本不要脸皮，羞耻二字全部还给父母了。所以妇产科发奖金时，数额都很高的。

新生儿科附属于妇产科，钱一样有得赚。一般来说，婴儿没生病，几天就能出院。要是婴儿生病了，签张转科的条子，就能送到小儿科去。

而在小儿科，根本没有人和张宇竞争主任的位子。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2)

没有医生愿意去小儿科，钱少又操心，出力不讨好。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太难对付了，像狼一样护崽，医生一不小心就得挨打。小儿科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挨过家长的打，甚至有一个被打成了植物人，至今仍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所以就只好让张宇这么一个半百老爷子撑着这清廉的小儿科。

当时给新生儿室收拾烂摊子，更是让张宇忙得焦头烂额。

从婴儿的情形来看，张宇猜测可能是无菌操作不严格或是侵入性操作而造成的。于是他打了报告上去，希望院方能够调查原因。

收到报告后，感染办的主任李楚生，亲自来到了小儿科的新生儿监护室中。

关于出事原因，医院只能悄悄地自我进行调查。要是风声传到了卫生局或新闻媒体，影响了医院声誉就不好了。在李楚生检查的过程中，院方封闭了儿科病房，以防止带菌感染的理由禁止家属探视，杜绝谣言损害医院声誉，全力亡羊补牢。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拿着检测单，李楚生的双手不住地颤抖着。

检测单上白纸黑字写着：

病房基础设施建设、菌落培养，超标。

消毒液测试：无效。

李楚生明白检测单的份量。检测结果说明，新生儿监护室里的医疗器械出了大问题！病房中到处都是细菌，而新生儿的抵抗力又是最弱的。面对如此之多的细菌，婴儿们命在旦夕！

他当即收好了检测单，一句话也没给小儿科主任张宇说，就突然回了行政楼。

张宇没权没势，只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正是最好的替罪羊，干嘛要给他说明那么多？

回到家中，李楚生吃不下饭了。他知道，新生儿监护室里的医疗器械，都是医疗器材主任岑季红采买的。岑季红是他的老乡，在采买过程中，她没少吃回扣，当然，李楚生本人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为了多吃回扣，岑季红尽量选择了价格低廉的产品，没想到采买回的产品竟是如此差劲。

事情已经出了，相互埋怨于事无补，问题是如何堵住这件事。

很快，感染办主任李楚生和医疗器材主任岑季红便提出申请，去澳大利亚学习，一年公派留学考察，做访问学者。理由很充分，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拿不了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察嘛。

因为院方根本没觉察到小儿科监护室的问题，会与李楚生和岑季红有关，所以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面对李楚生的沉默，张宇主任也没有多想。从婴儿凶险的病情来看，许多患儿需要气管插管，让气体直接进入气道。机体失去了上呼吸道的黏膜屏障功能，机械通气时，口、咽部及胃肠病原菌的定植和吸入使得广泛引起肺部感染，购置的呼吸机备上了两条管道和接头也应接不来不断呼吸衰竭的婴儿。

张宇主任含泪下了规定：每3D换管并消毒一次，尽量避免胃管和中心静脉置管等侵入性治疗等机体防御屏障的人为破坏。严格掌握机械通气的指证，防止气管导管脱出，如脱管后重新插管必然增加将咽部定植菌带入下呼吸道的机会。

恪守的高效、低毒抗菌素努力避免二重感染，防止耐药菌株和机体微生态平衡失调。

小儿科那些勤奋的医生们，眼镜后熬红了眼睛，累驼了背，鏖战在孩子的死亡线上。

但是，新生儿终究太娇弱了，纵使医生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抵御死神的来临。47个患儿，最终全部都被死神带走了。当最后一个患儿去世的时候，小儿科的医生们都发出了无助的哭泣。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3)

小儿科监护室里死了47个患儿，这简直是件无法想象的事。

医院很快做出了处理。

儿科主任张宇因为指挥不当，医疗不及时，导致救治不利，给予撤除儿科主任职务，严肃整顿医院医疗秩序。

之前出国参加医学会议的副主任被立刻召回，升任新一届小儿科主任，也算因祸得福。

之后，患儿家属围堵小儿科，砸毁了监护室里的仪器，还把那位刚升任的新主任打成了重伤。医院仁慈地给予新主任医疗全包，毕竟是本院职工嘛，医院不来管，谁来管？再说小儿科出事的时候，新主任在国外呢，监护室里出的事和他无关。

老主任张宇一直孤零零地坐在抢救室里，不开灯，也不逃。科室里有人说，张宇一直默默地盯着一张张病床，良久无语，眼神也极呆滞，很像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反应。

科室的人怕家属进来出事，不敢开科室门，进出都从学习室的偏门偷偷溜进溜出。

新主任出院后，为了正常工作，常责怪老主任张宇影响工作。于是新主任打电话给张宇的家人，张宇的老伴已经过世了，只有一个儿子在邻市。儿子赶来接走父亲后，发现父亲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当时，张宇才刚满55岁，正是医务工作者在业务上的黄金年龄。

而李楚生去年结束访问学者的考察任务归国后，天天夜里都不停地做着噩梦。在梦里，无数监护室里的婴儿亡灵萦绕在他身边，一只只带血的小手在他脸上摸来摸去，摸得他浑身滑腻，到处都是血一般的污渍。

午夜梦回之时，李楚生浑身是汗，怎么都洗不干净。重新闭上眼睛，婴儿的手又会再次游走在他的皮肤上。长期睡眠不佳，令他不断

掉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削瘦，几乎一阵风都能将他吹走。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噩梦，有一次他在梦中数了数，那些萦绕在身边的婴灵，恰好是47个。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要想不再做噩梦，唯有一个选择。

所以在做了整整一年的噩梦后，李楚生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一封实名举报信，寄给海岸市公安局的刘处长。

他想，寄出信后，他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吧。

3

看着字字滴血的举报信，江洋只觉得手中沉甸甸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令他难掩心中的愤怒。

“为什么不立刻逮捕李楚生与岑季红？”他愤怒地问。

刘处长眉头紧蹙，答道：“信是前几天刚收到的，但事件毕竟是两年前发生的了，现在逮捕李楚生与岑季红，证据不足。”

“有了这封举报信，证据还不足？李楚生都已经写出了举报信，就证明他愿意做污点证人，为什么还说证据不足？”

刘处长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当我们收到举报信后，立刻联系李楚生。但是，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变作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死了？他怎么死的？为什么会这么巧？他偏偏就死在了这节骨眼上？”这不得不让江洋考虑到是否发生了他杀案件。

“别乱想，他是因为心肾功能衰竭而死的。”刘处长答道，他旋即又补充道，“李楚生因为两性方面不检点，有尿路感染的毛病。而他早就被查出肾脏有问题，也连累了心脏。这一点，医院里的人都知道。在医院里，大家都是做这一行的，病的事瞒不了这些出诊看病的人，因为医生就是他们。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当时发现尸体的医生们，也称从李楚生的死亡病理来看，完全符合肾脏和心脏衰竭体征。”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4）

“真是这样吗？李楚生真是因为心肾功能衰竭而死的吗？”江洋怀疑地问。

“我们也有过怀疑，但是当时李楚生正与岑季红同居——他俩大概早就好上了，不过直到他们同去澳大利亚考察学习，才双双各自离婚，名正言顺住在了一起。李楚生如果真是他杀致死，毫无疑问，那么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岑季红。但是李楚生死亡的时候，岑季红正与一个女同事在外地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开会期间，女同事与岑季红一起上的车，一起出的站，一起喝的早茶，就连住也是住在同一间房里。也就是说，岑季红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那么，李楚生真是因病死亡的了？那也真是太巧了！”江洋忿忿地说道。

“先别急！”刘处长却突然说道，“李楚生与前妻生的女儿在国外读书，李楚生去世后，医院方面通知她女儿回来参加葬礼。因为机票原因，他女儿今天晚上才会赶回海岸市，而葬礼将在明天举行。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尚未火化，还躺在冰棺里。你这位英国法医博士，还有最后一晚上的机会，来证明李楚生死于他杀。”

“冰棺在哪里？”江洋眼前一亮，立刻问道。

“当然不会在警局里，毕竟没有立案嘛。”

李楚生的尸体，躺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停尸房里。

正因为没有立案，李楚生的尸体并未经过医学解剖。刘处长之所以没拿出那封举报信通报院方，也是不想打草惊蛇——他敏锐地感觉到，监护室死亡这桩案子，并不会查到岑季红就是尽头，后面还可能藏着更多的蛀虫。

所以，只能对李楚生的尸体偷偷进行解剖。

而这件事，只能让这位新来的江法医来完成。因为江洋虽然在警方的殓检房里工作，但那只是刘处长口头上的介绍，他并没有得到真

正的证件与身份。如果一旦私下解剖的事被李楚生的家属知道了，警方也可以全身而退，将责任推脱到江洋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刘处长会让易鼎然从国外找一位学生来海岸市的原因。刘处长和易老爷子是多年的好友，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让易老爷子帮忙的。

当然，刘处长并没有向江洋隐瞒这一点。

江洋深知自己的处境，他考虑了片刻后，抬头问道：“刘处长，我能不能找个帮手来？”

“你想找谁？”

“我的老同学，杜单。现在他是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小老板，但他却是毒理学与病理学专家，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读过微生物学博士。”

“嗨，我们海岸市还藏有这样的人才？”刘处长也不禁啧啧称奇。

而江洋想找杜单帮忙，除了毒理学与病理学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另一点更重要的原因。

当初读硕士的时候，杜单是个很怪异的学生。他很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也很少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杜单一有空，就跑到本科部，与拳击散打社团的师弟们练武。杜单练了一身好肌肉，又长了一张很凶恶的脸，龇龇牙都会让人觉得恐怖。

有他帮忙，江洋无异于身边凭空多了一个保镖。

4

喜欢练武的人，通常都是喜欢冒险喜欢寻求刺激的人，杜单自然也不例外。

当他在电话里听到老同学江洋的邀请后，立刻爽快地答应了。当他来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的時候，腰间还缠了一根双截棍。

刘处长自然不方便进入医院，而江洋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进入医院当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不过，腰缠双截棍的杜单就不一样了，他刚凶神恶煞般大摇大摆走进医院，就引来了医院保安的注意。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几个保安跟在身后指指戳戳，严密监视。

第二章 监护室死灵 (5)

而这正是江洋所希望的。

正所谓调虎离山之计。

保安都被杜单吸引到了住院部那边，所以江洋顺利地进入了医院停尸房中。

停尸房里冷飕飕的，一堵墙前全是一格一格如抽屉般叠放的冰棺。江洋很快就找到了存放李楚生尸体的那口冰棺，在拉开冰棺前，他先从背包里取出了小型DV机。然后他打开DV，摄录下自己拉开冰棺，从尸体体内提取血液与皮肤样本，并装入试管编号密封的全过程。

取证必须是严谨的，这是江洋进修法医时学到的第一个原则。

当然，如果日后检察院有异议，还可以申请做DNA对比鉴定，但那是后话了，而且还必须是在李楚生尸体未被火化的前提下。

采集好血液与皮肤样本后，江洋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了停尸房，然后朝远处住院部那边的杜单挥了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OK的手势，然后两人分头出了医院大门。

看到凶神恶煞般的杜单离开医院，保安们都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前几天脑外科主任章彪才在全院大会说过，医院里难免会死人，死了人后就有可能出现家属闹事，院内保安一定要严防死守，杜绝家属闹事。

听说最近这段时间，医院里不太平，脑外科监护室里死了好几个病人呢。章主任在大会上发发飚，也是情有可原的。只是苦了医院里的保安们，不得不随时睁大眼睛，担心有人在医院里闹事。

杜单尽管现在是一家连锁房屋中介公司的小老板，但他却拥有一家自己的小型实验室，全是自己花钱购置的实验设施。这个小型实验室就在他独居住所的地下室里，各种检验设备与试剂一应俱全。

配备这么一家称得上小型检验所的实验室，花费不菲。杜单为的不是挣钱，而是兴趣。他喜欢把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弄到自己的实验室里，检测成分，一看到最终得到的结果，就会喜形于色。这也算得上是他的一个怪癖吧。

——有才华的人，都是有怪癖的。

在私人实验室里，杜单将李楚生的血液样本放入了一台医学血液检测仪中。十五分钟后，结果出来了。看着结果，杜单吹了一声口哨，说道：“五步蛇蛇毒毒素！”

死者的体内有五步蛇蛇毒毒素！

而五步蛇毒素能够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中毒性心肌炎，继而心脏衰竭引致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做尸体解剖，被五步蛇咬死的人，在死亡体征上来看，与心肾衰竭而死的人并无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李楚生死于他杀！”杜单高声叫道。

但江洋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也不一定，法医工作一定得很严谨的。我们只能说在死者的尸体内发现了毒素，却不能说他死于他杀。谁知道会不会是有一条五步蛇正好钻进了李楚生家里。再说了，李楚生死的时候，岑季红在外地开会，走了足足三天时间。而李楚生正是在第三天遇害的。如果真是岑季红干的，她怎么又能肯定五步蛇会在第三天才咬李楚生呢？”

杜单没说话，只是看着血液检测单，眉头蹙成了一个川字，令他那本来就显得凶恶无比的脸变得更加狰狞。

“土匪，检测单上显示，死者的血液里，还有一种奇怪的成分。不过，我不知道这种成分是什么，我得上网发个邮件问问我在加拿大的同学。”

万幸，江洋和杜单在这边的时间是深夜，而加拿大则正好是上班时间。

杜单先给同学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然后立刻登上了网络。只过了几分钟，他的同学也登上了网络。

同学收到杜单在线传来的测试结果后，立刻就开始对各种纸上指标进行还原。几个小时后，也就是杜单正看着窗外天际露出鱼肚白发愣的时候，他收到了同学的回复。

死者血液里含有少量防止腐烂的西药，澳大利亚某药厂新研制的，药名还没起。另外，还含有少量皮肤还原剂。

防止腐烂的西药，皮肤还原剂？这意味着什么。

江洋和杜单都是聪明人，两人互视一眼后，同时脱口而出。

“岑季红在开会之前，就用五步蛇毒杀了李楚生。而在杀人之前，先骗李楚生喝下防止腐烂的西药。所以发现尸体的时候，会认为李楚生是在岑季红离开三天后才死亡的！”江洋叫道。

而杜单则说：“岑季红让李楚生服用防止腐烂的西药时，同时也让他服下了皮肤还原剂，目的就是为了让五步蛇咬死李楚生而留下的蛇牙齿痕消失。”

江洋与杜单相视一笑，然后江洋摸出手机，拨通了刘处长的电话。

“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李楚生死于他杀！你可以拘捕岑季红了！”

第三章 疑案再现 (1)

1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

当刘处长带着人马风驰电掣般赶到李楚生家，准备拘捕岑季红的时候，却听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岑季红发疯了。

晚上接近午夜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江洋与杜单刚回到小型实验室的时候，岑季红正与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寒暄。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岑季红突然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四肢抽搐，口吐白沫陷入了昏迷。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两眼已经失去了光彩，空洞木然地盯着墙上李楚生的遗像，嘴里喃喃地说：“我不能失去你，我不能失去你，我不能失去你！”

她翻来覆去都一直只说着这一句话，等宾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岑季红已经一头撞向了墙壁，陷入了昏迷，她的头顶撞出一个血洞，鲜血汨汨涌出。

她疯了。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发疯。

或许是因为她无法接受情人去世的事实吧。

岑季红不会那么容易发疯的。

江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对刘处长说：“她偏偏在警方准备拘捕她的时候发疯了，如果不是装疯，那么就是被人骗服下了致幻剂。”

第一点很好确定，只要请有经验的精神专科医生进行鉴定就行了。但是刘处长知道，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对全市的医院都能产生辐射力。就如同一根根四处丛生的藤，但根却是纠缠在一起的。就算岑季红被送往精神病院，就算请到有经验的精神专科医生进行诊断，也很难得到真实的答案。

而第二点貌似很容易鉴定，只需检验血液中的药物含量即可查证。但联想到李楚生血液里的防治尸体腐烂的药物，以及皮肤还原剂，就能料想到暗中潜藏的黑手，拥有极强的药物知识，而且还对前沿性的药物有着很深的认识。如果又换了一种常人很少知道的药物，那么就很难在血液中检测到可疑的成分。

但不管怎么说，必须先从正面接触一下岑季红，这非常重要。

刘处长很欣赏杜单在此次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对江洋说：“你还能找到哪些帮手？列个名单出来，我去申请一点经费。”

江洋微微一笑，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两个名字：沈洁音，司徒。

这两个人都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人品颇佳。一个擅长检验分析技术，一个擅长细菌培养药物研究，而且对新药的研制也有很深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江洋信得过的帮手。

沈洁音在附属医院里工作，胆大心细，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卧底对象。而司徒是医药代表，生意做得蛮不错，和各科室的医生关系都很好，能顺理成章地在医院里出没。

其实，江洋还想写下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第一天回到海岸市时，就从杜单的嘴里，听说自己读书时的暗恋对象墨儿，也在附属医院里上班。冰雪聪明的墨儿精通中医，对中药以及古代医书典籍有着很深很独特的认识。另外，她还擅长在纷繁浩淼的网络世界中检索有用的资料。如果真要能从岑季红的血液中找到一点不明物质，墨儿的这个本领或许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同时还有一点，墨儿是江洋的硕士导师易鼎然的亲侄女。江洋就是奉了导师的差遣，才回到海岸市。如果请易老爷子出面让墨儿来帮忙，她肯定会来的。

可是，自己有勇气去面对墨儿吗？

江洋有些恨自己，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他可以面不红心不跳地侃侃而谈，但偏偏遇到墨儿，总会让他局促不已手足无措。

第三章 疑案再现 (2)

从大学时代到现在，江洋一直如此。也难怪与墨儿和他都交好的沈洁音，对于江洋的评价就只有三个字：“大头鬼！”

唉，这或许就是命吧。

不过，江洋不敢请墨儿，天不怕地不怕的杜单却敢去请。

这么好玩的事，怎么能少得了墨儿呢？

趁着江洋与刘处长去精神病院探视发疯的岑季红，杜单独自一人来到了医科大学。这一次，他没像昨天夜里那样装作一副流氓的模样，那会让墨儿的同事以为她交了不良青年做朋友呢。所以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还扎了一条鲜艳的领带。

见女孩，当然要打扮得绅士一点。

可惜这套行头配上他那张天生凶恶的脸，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墨儿毕业后，留校在医科大学中医古籍部上班。她喜欢清静，不愿意接触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总把自己藏在象牙塔里的最深处。每天面对着不会说话也不会争吵的中医古籍，才是她最开心的事。

杜单已经很久没见到墨儿了。平日里他在房屋中介公司里当小老板，那是他最不喜欢的职业，枯燥无味，毫无挑战性。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面对着那些纷繁无聊的事务，所以脾气变得很是暴躁，也常常无缘无故对手下破口大骂。

那天他碰到江洋的时候，就正好在骂手下的员工们。平心而论，他并不想做那个不近人情的坏老板，也知道这样责骂下属不对，但却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觉得自己再继续这么当小老板，总有一天会发疯的。

他给自己设立一个私人实验室，也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

现在，杜单很想念自己那位娇小的师妹墨儿，还有她那文静和温柔的样子。和她说一会话，说不定就能让烦躁的情绪稍稍平息一下，效果也肯定比在实验室里玩命做实验更好。

中医古籍部在校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中，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栽满了梧桐树，树荫遮住了大半扇古籍部的大门。平时这里少人问津，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

杜单信步走入，却听到里面传来陌生的粗大嗓门，并没看到墨儿的身影。他回头看了一眼挂在门口的职称告示，却发现上面没有墨儿的名字。杜单突然想起，三个月前曾听墨儿说，她正准备职称评定。怎么门外的告示上没有墨儿的名字？杜单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推门进去。

“请问墨儿在吗？”杜单有礼貌地问道。

屋里坐着的，是两个面目可憎的老太婆。其中一人不耐烦地回头看了杜单一眼，带着一种狐疑多事的眼光毫不客气地反问：“你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我是她哥哥。”对于这种丑陋凌厉的探察眼光，杜单觉得不撒谎都对不起她。为了保护墨儿，他报了一个假身份，然后用他惯有的恶狠狠的眼光盯着这老太婆，然后用很痞的动作“哗啦啦”翻着人家案前的书本。

老太婆见眼前这人不太好惹，又长得如此凶恶，就像帮会里的古惑崽一般。她赶紧转而用讨好的语气说：“墨儿因为对职称评定不满意，昨天刚辞职。听说她去日本了，您是她哥哥，您还不知道？”

杜单吃了一惊，但他也记得，以前墨儿的确说过很多次她想辞职。

问及原因，墨儿从来都是用她那淡淡忧郁的眼睛看杜单一眼，然后静静笑笑，什么也不说。以前杜单还以为是墨儿是天生林妹妹的性子，无病呻吟罢了，所以也从未在意过。

记得读书时，有个留学进修的日本男孩曾追求过墨儿，还承诺要带墨儿去日本结婚。当时杜单看到江洋醋劲大得要命，整天动不动就在寝室里摔东西，于是他和司徒偷偷使了一点小劲，再加上沈洁音在墨儿耳边说了日本男孩的坏话，才让墨儿没和那日本男孩好上。

第三章 疑案再现 (3)

但杜单知道，即使墨儿真喜欢那个日本男孩，也不会跟着去日本的，因为她实在是放不下自己喜欢的那些中医古籍。

在日本可不像在国内那样有条件研究中医古籍啊。

不到万不得已，墨儿绝对不会放弃她喜欢的古籍。可以料想，现在墨儿放弃平生所至爱，心里会有多苦！

这孩子就是平日不喜欢心事外露，所有的事情都藏在自己心里，一个人扛着。

“唉！”杜单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着苍白死沉的古籍部，杜单心里起了一团无名火。

平日因为担心自己痞有余而斯文难装的个性，会给墨儿添麻烦，所以杜单只能远远站在古籍部外，给墨儿打个电话叫她出来聊。杜单知道墨儿针尖一样的心儿，总是不想让这帮老太婆在背后嚼舌头。

可怜的墨儿因为醉心古代文献，不得不和这些腐朽的老太婆与发黄的古籍孤本做伴。如果杜单早知道墨儿待在这里不开心，他早应该过来拾掇拾掇这些势利的老太婆了。

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杜单恶狼一样立在古籍部中央，白眼珠瞪着那苍老的老太婆，眼中似乎喷出了火，拳头也捏紧了，仿佛马上就要发火一般。

面前这个老太婆显然被吓坏了，忙不迭地解释：“她哥哥，真不是我们把墨儿气走的。是上面又一次卡住了她的职称申报，连学校都没报上去，就更别提市里了。她申请的课题也转给了医科大学院领导的儿媳妇，我们不过是看热闹的，也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是她自己心太小了，要递辞呈的……”

话音未落，老太婆骤然收声。

老太婆惊恐地看到杜单把一棵带刺的植物连根掐在了自己手里，根本不理睬尖锐的刺，狠狠一捏，植物的茎顿时断了。

那老太婆吓得立刻收住了诽谤墨儿的言语，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唉，墨儿为了一份心中的喜爱，放弃了太多的东西，身边却是小人丛生。难怪以前总是见到墨儿一副哀怨的样子，但她从不对任何人说一句别人的是非。她一定是哭着离开这里的，杜单升起一股无名火，捩着头，撇着嘴角，呲着牙，怒气冲冲地离开，唬得那老太婆直客气：“慢走！慢走！有空来呀！”

出了古籍部，杜单才隐隐听到身后传来老太婆嚼牙根的声音：

“怎么墨儿那样文静的人儿，竟然有这样一位凶恶的哥哥！真是吓死我了……”

2

海岸市精神病院位于海滨的一座陡峭的山巅上。这里海风习习，空气新鲜，四面绿树环绕，即使炎热的夏天也很阴凉。这里正是进行精神治疗的好地方。

在路上，江洋分别给沈洁音和司徒打了电话。两人一听说江洋回来了，都欣喜若狂，也愿意协助江洋进行调查。

特别是司徒，他一听到江洋正在赶往精神病院的路上，立刻也开着车向海滨驶来，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老同学。

刘处长自然是不方便进精神病院的，反正随后赶来的司徒也开了车，不用担心江洋回城的问题。所以刘处长在精神病院大门外放下江洋后，便开车掉头离开了。

精神病院有着插有玻璃碎片的高墙，大门紧锁，戒备森严。按了门铃后，有人来开门。江洋拿出一张警局的证件——这张证件是刘处长在几分钟前给他的，伪造的，但却出自警局技术科高手之手，惟妙惟肖，不必担心被人看出。

江洋顺利进入精神病院，却没想到一进来就碰到了熟人。

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察一看到江洋，就大声叫道：“江法医，你怎么来了？”

第三章 疑案再现 (4)

江洋认出，眼前这位就是前一天夜里守在殓检房外等待失踪女童DNA对比报告的办案警察。他不是侦办智障女童赵傻傻遇害案件的吗？怎么跑到精神病院来了？江洋不禁心生疑窦。

这位警察姓马，叫马灿勇。

马警官主管这桩智障女童赵傻傻失踪事件后，又于昨天得到确认女童死亡的消息，今天从一大早就在那所树人小学里转悠。

这怪异的学校里充斥着一种怪异的气氛。毕竟死了一个学生，按理说师生的脸上还是应该出现一点悲伤的神情，但马警官看到的，却是一种想装却又装不出来的悲伤。

马警官偶尔还会看到几个老师无意中露出解脱般的笑容，稍纵即逝。残忍的人类有着摒弃弱智同类的天性，人类就如同在宇宙中飞驰时刻不能停歇的飞碟，一停，就会坠落。所以累赘般的残障同类，是注定了要被抛弃在黑暗中的。

从理智的角度来考量，马警官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从人性、法律的角度来考量，马警官必须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不管那些师生看他的眼神有多不友好！

杀人者，必须偿命！

但是，谁又会杀害那个名叫赵傻傻的智障女童？

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班长？不能忍耐的同班同学？愤怒的家长？因学校质量下降而导致被他校看不起的同校同学？常被疯子妈妈黄哄哄摔鼻涕到身上的看门阿伯？

那些想掩藏都掩藏不住的暗喜面庞，实在是为各自的嫌疑添加了重重的一笔。

面对着天真的孩子，马警官实在不忍心怀疑他们。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说不定是一大帮人一起杀死了赵傻傻？毕竟有太多人想让赵傻傻离开这所学校，离得越远越好。

马警官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头痛地看着上门的警官。校长已经婉言轰过几次了，但是满脸带笑的马警官总是一次又一次登门。

马警官不禁暗暗猜度，如果学校里的教师都是同犯，应该是统一了口径的。所有人都一个腔调地回答问题，见了警察能躲就躲，如同见了瘟神一般。呵，真是防火防盗防警察吗？

只是马警官一直没见到赵傻傻的班主任，据说是她老公突发脑溢血，已经用上了呼吸机，情况不乐观。班主任已经一周没来了，算起来似乎是智障女童失踪前两天的事，据此应该可以排除她的作案可能。

可是，万一是买凶杀人呢？不在场证明就只是个幌子，不需要采信的。

在树人小学里转悠了一圈后，马警官毫无所获，于是决定换一个思考的方向。

失踪的女童是智障，那么她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呢？又有谁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放学后将她骗到石灰厂去呢？她对陌生人有防范心理吗？会是熟人作案吗？

马警官决定去一趟精神病院，询问一下相关的精神医师，了解智障女童赵傻傻的想法。也许从这一条途径，可以反推出凶手的作案手段。

可惜他来这一趟也是无功而返。因为母亲黄哄哄阻挠，女童赵傻傻从来没去精神病院就过诊，所以没有相关的历史病历。饶是精神医师空有一肚学问，却也无法分析出女童的心理状况。精神分析不能闭门造车，更不是空中楼阁，也需要从实际事实中进行分析的。

这让马警官很是郁闷，而更让他郁闷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城。

去精神病院调查，是他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并未获得上级领导的首肯，所以也没能申请到出动警车前来询问。他只好自费乘坐出租

车来到这里，出租车放下他后就回城了，而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从来都不会有任何一辆未载客的出租车特意开到这里。

第三章 疑案再现 (5)

看到江洋后他才欣喜若狂，心想这下有办法回家了。

回城，当然得等司徒赶来后，才能搭车回去，江洋还得先忙自己的事呢。

江洋让马警官在精神病院的办公室稍作等待，便在值班医生的带领下，向病区深处走去。一边走，值班医生一边说：“我们这里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合作伙伴，他们一直为我们提供技术指导。岑季红是附属医院的员工，所以我们将她安排在宾馆式的VIP病区接受治疗。”

精神病院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确实有联系，这也符合刘处长之前的判断。果然是两株根连在一起的藤。

不过精神病院居然也有VIP病区，这倒让江洋开了眼界。他顺口问道：“在你们医院里就诊的附属医院员工多吗？”

值班医生答道：“只有两个。除了岑季红之外，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不是医院员工，而是员工家属。她是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女儿，几年前因误食某种不明食物而引发了精神疾病。”

“误服食物也会引发精神疾病？”江洋有些不解。

值班医生笑着回答：“精神疾病为何产生，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那女孩在你们医院待了多久了？”

“呵呵，那女孩不是经常来住的。她父亲就是学医的，能够在家里自己照料的。只有当她父亲出差的时候，才被送到这里来。你知道，科研处处长很忙的，常要出差，所以女孩每个月都会到这里来住一两天。”

言语之间，江洋已经与值班医生走到了岑季红所住的病房外。

VIP病区就是不一样，走廊上摆着怒放的鲜花，上空飘来背景音乐，是肯尼基的萨克斯风。就连女护士穿的粉红色制服都和其他病区的护士不一样，款式更加时尚，领口也开得更低，令人赏心悦目。

透过铁门上方的观察孔，江洋看到坐在病床前的岑季红正在做出一个反常的举动——她拿着一只汤匙，正神情木然地舀着塑料盘的东西朝嘴里塞。塑料盘里的东西，是一滩她刚排泄出来的大便。

值班医生看到后，立刻发出一声惊呼，然后大叫了起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男护士从美艳护士的身后冲了出来，打开铁门，飞一般地抢下了岑季红手里的汤匙。而岑季红则哈哈大笑了起来，还不住伸头用牙齿去咬男护士的胳膊。好在男护士都带着橡皮袖套，才避开了岑季红的袭击，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应付各种各样的狂躁精神疾病患者，岑季红作出的举动，他们早就司空见惯。

江洋不由得摇头叹息。他想，岑季红不应该是装疯的，一个正常人想要装疯，有很多办法，但绝对不会去吃屎的。那需要太大勇气了！

看来应该向致幻剂的方向进行思索。

所以江洋向值班医生提出，希望采集岑季红的血液及尿液样本。

在男护士的协助下，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血液、尿液的样本都作了编号密封，装在试管里交到了江洋的手中。

临走时，江洋问值班医生：“你们准备如何对岑季红进行治疗？”他虽是医学博士，但对精神病学却只是一知半解，谈不上太深的认识。

值班医生微笑着回答：“我们现在准备对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以西药为主，中药为辅。”他正说着的时候，一个穿着粉红色制服的护士已经端着一瓶深棕色的中药液，向岑季红的病房走了过来。

离开VIP病区，江洋又到办公室叫出了马警官。两人刚出了精神病院的大门，司徒的车也开来了。司徒开的是一辆马六，看来他做医药代表的生意，还是挣到了不少钱。

第三章 疑案再现 (6)

因为有马警官的存在，江洋也不敢和司徒细谈，只是互致拥抱后，便一同开车回城。

晚上，在杜单的小型实验室里，江洋和杜单、司徒坐到了一起。那沈洁音却因为医院里有点事，直到深夜十点多才赶到了杜单家。

曾经的四个同窗好友坐一起后，江洋将当年新生儿监护室发生的医疗事件，以及李楚生举报信一事进行了一番叙述后。

沈洁音立刻瞪大了眼睛，说：“真没想到这件事之后还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旋即她又眨了眨眼睛，说，“但是，似乎这现在又出现了一桩新生儿监护室医疗事件的翻版。”

“翻版？什么意思？”江洋诧异地问。

“就是说，在医院里出现了另一桩与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医疗事件类似的事。”

“哪个科室？”

“脑外科！”

一听到脑外科，另外三个人顿时沉默了。

他们共同的导师，易鼎然，就是脑外科以前的科室主任。当然，现在他已经离开医院去了国外，脑外科再出了什么事也与他无关。

现在的脑外科主任，也是易老先生的弟子，章彪，称得上是江洋几个人的师兄了。

不过，江洋他们可不愿将章彪当做自己的师兄看待。

章彪动刀的技术也算不错了，但这个人的人品颇有问题。两年前易鼎然正是受了刚升为副主任的章彪明里暗里的排挤，才愤然退休，去了国外。那章彪有个做大外科主任的岳父，所以才敢这么有恃无恐地排挤易老爷子。

江洋等人都对章彪没什么好感。现在章彪主了脑外科的政，科室监护室里却出了纰漏，几人倒想看看章彪如何才能擦干净自己的屁

股。

但脑外科出了事，而且是和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的医疗事件如出一辙。这么大的事，外面却一点风声也没听到，也由此可见章彪确实人脉通天，下了不少工夫。

说实话，如果不是沈洁音参与了检验与细菌培养工作，她也不会知道这么多的事。

3

近一个月以来，脑外科监护室的术后重危病人全部陷入昏迷状态。也就是说，手术完毕后，病人一直从麻醉的嗜睡状态，没有进入朦胧乃至清醒的状态，直接陷入了脑昏迷。

手术是成功的，也是没有失误的。这都是章彪刚从加拿大考察访问归来，所进行的宣扬之作。这也是他继成功挤掉老主任易鼎然，成为神经外科专家组组长后，准备竞选下一届医院院长的宣传票。

所有的病人都是章彪的手下为他挑选准备了一年的特殊病例。所谓特殊病例，是指身体强壮得几乎可以抵抗一切术后感染等因素，保障能够完全愈合的病例。病人都是首次脑肿瘤患者，而且核磁共振显示均为肿瘤体积小、还没有脑组织实体压迫，肿瘤包膜清晰，多为纤维瘤，绝无易复发的胶质瘤。按理说，手术过程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差错。

可是，现在问题真的出现了，所有病人都术后昏迷不醒，几乎成为植物人。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是术后引流管的设置出了问题，还是用药不当？

在监护室里值班的，都是章彪的自己人。跑腿最勤最快的是一个叫王勒的医生，此人擅长巴结领导，把章主任的事当做比自己父母的事还重要的事情来做，他也算得上是章彪亲信中的亲信。

出事的那几天，王勒几乎几天几夜没敢眨眼。和王勒搭班的，也是护士长特意安排的所谓自己人，也不会出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章主任的这几台手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大意。章彪本人也是晚上12点才离开监护室的，护士长则熬到了12点半才走——主任不走，她不能先走，这是她的职场宝典中的第一句话。

第三章 疑案再现 (7)

章彪让科里将急需做手术的危重病人手术时间延后，就是为了查清在这关键时刻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

很快，监护室里那些昏迷的病人出现了高热、抽搐、瞳孔放大、呼吸急促，继而障碍。紧急上呼吸机，强化吸氧，甘露醇紧急静脉输入。其中两个症状稍轻的病人被紧急送入手术室二进宫，术后没有二度出血，也没有水肿压迫。

章彪站在手术台上，对着手术室里的护士大发脾气。就算其中一个护士是他的情妇，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觉得自己似乎要被看不见的亡灵掐死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病人的昏迷不醒？要是病人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后果？难道他这么多年的所有努力都会泡汤吗？这么多年当孙子装圣贤，不就是想往上爬吗？

是谁？是谁在害他？

章彪感觉不寒而栗，他看着周围的人，觉得每个人都像是凶手，都像是杀死病人然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表面上，周围的人都在巴结他。从他有可能成为脑外科主任的那天起，周围的笑脸就骤然增加。身边的女人忽然变得很甜蜜，男人则见到他就微笑，笑得笑肌都麻木了，甚至显出了几分丑恶的狰狞。

这些人还不都想利用他来解决以后的职称问题，所以不由他们不如此。

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他坚定了排挤走老主任易鼎然的决心。他喜欢被众星环绕的感觉，他喜欢发号施令的感觉，所以他一定要当上脑外科主任！

医院有个潜规则，巴结小不理老。老主任易鼎然离任后，人走茶凉，来科室拎自己的物件回去时，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也不怪这些人，就连章彪他自己也做得很绝，最后一次科室会议，主席台上连张

椅子都没给易鼎然准备，易老爷子只好和一帮医学院毕业班的实习医生坐在一起。

也别怪科室里的人势利，要怪就怪易鼎然做主任时太老实，只知道一门心思做学问，只忙着用自己的本事治病救人，却没有培养自己的势力。

想来真是有点讽刺，章彪现在培养了自己的势力，说不定其中也暗藏了想要对自己不利的凶手。章彪感到周围掠过寒意，冷得他直打哆嗦。

手术中没有失误，表面上也找不出任何操作失误。

可是监护室里终于还是死了人，一个术后昏迷的病人因为器官衰竭而停止了呼吸。

死者家属无法接受身强力壮的亲人不明死亡，更不愿意接受尸体解剖。由于无法做尸检，章彪根本无处查找医疗差错。

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科室里的手术还是得必须继续安排，病人的病情每天都在变化，容不得等待。

因为床位紧张，专科手术间也不能老是空着，否则也会让医院别的科室看笑话。

章彪不得不走进手术室，开始进行新的脑外科手术。

这一天有五台常规手术。这样的手术，过去做了很多很多，按理说不应该再出现差错了。章彪做了其中病情较轻的两台，直到凌晨才结束手术。他也想在监护室里待一夜，但体力实在是跟不上了——就算只是两台小手术，也累得他直喘气。

章彪只好给监护室里的夜班医生一再打招呼，千万别出一点纰漏，然后才离开了医院回家。

术后第二天，章彪一大早就来到医院，心惊胆战地走进监护室——昨天他几乎一夜未眠，就是担心监护室里出问题。

一走进监护室，章彪就听到呼吸机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不禁眉头紧蹙，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第三章 疑案再现 (8)

“又上呼吸机了？监护室里又出问题了？”

章彪脚一下子就软了。

看到夜班医生发白的脸，变黑的眼圈，就知道他们又劳累了整整一夜。

夜班护士累得双腿发颤，不停跑出跑进，见到主任连打招呼的气力都没有了。

章彪看了病情记录簿后，才明白不只是他的手术，昨天脑外科全部主刀医生的病人都出事了！五个病人全都昏迷不醒睡在监护室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的作用才勉强保持着心跳。

刹那间，章彪浑身透体冰凉，仿佛跌进了冰窖之中。几个常规手术的患者，竟然也成了植物人，这事要是传出去，绝对会毁掉整个脑外科。就算医院饶过他，患者家属也不会饶过他的。尽管病人都签了手术知情书，知情书上罗列出来的可能术后不良反应也包括了昏迷不醒，但哪个家属能接受轻症状的病人术后成为植物人？

联系到两年前小儿科出的事，当时小儿科几乎被愤怒的死亡患儿家属砸得稀巴烂，章彪不禁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难道当年张宇的遭遇，就会是他的下场？

章彪麻木地走进办公室，两条腿都仿佛不受使唤了。在办公室里，他看到了护士长那张写满了惊恐的长脸，她那张最擅长逢迎的笑脸都变得僵硬，仿若僵尸一般。王勒则双手抱头，痛苦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章彪歇斯底里地怒吼。

护士长和王勒都没有说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作答。

4

“事态很严重！但是章彪凭着与大外科主任关系好，医院也怕影响声誉，所以一个月来，一直将这件事藏着掖着。如果有患者家属闹

事，就拿经济赔偿来搪塞——反正是公家的钱，院长才不心疼。”在杜单的私人实验室里，沈洁音语气沉重地说道。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江洋问。

“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监护室里患者连续不断地死亡，有些脑瘤病人的病情并不严重，原本做伽马刀手术就可以治疗的，为了彰显章彪的非凡医术，也被送入手术室进行开颅手术。这类患者，脑外科从来没想到会有事，所以没有给予患者家属任何精神上的预防谈话。可是，几个病情较轻的患者还是死了，家属完全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经济赔偿，情绪达到了崩溃边缘。”

“看来要出事了！”司徒很有经验地插了句嘴。

沈洁音点点头，继续说：“是的，真出事了。病人家属开始冲击监护室，见到脑外科的医生就打，甚至还动了刀。而脑外科主任章彪正是家属的第一目标，毕竟五个昏迷患者当中的两个手术都是他亲自操刀做的。他被群情激奋的病人家属拿刀砍得连下颌都掉了，被紧急送进口腔医院的颌面外科急救。”

“活该！”杜单突然冒了一句话出来。他知道自己导师易老先生就是被章彪排挤走的，现在听到章彪被砍伤，他不由得心直口快幸灾乐祸了起来。

“那么，其他的医生呢？”江洋又问。

“现在医院方面将脑外科的医生全部集中到一墙之隔的医科大学内部，封闭住在一栋暂停使用的实验室里，还在实验室外挂了块牌子，写着：艾滋病病毒研究室。病人家属看到这块牌子，就不敢再靠近了。”

这也是医院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院方一方面要安抚家属，一方面又要防止丑闻扩散出去。监护室出问题的真相，还一直秘而不宣。不明真相的群众只以为医院现在出了事，是因为某几位死者家属为了多拿赔偿费而闹事，却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第三章 疑案再现 (9)

“病人家属持刀砍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江洋突然问道。

沈洁音答道：“就是今天下午发生的，医院一直忙着处理这事，所以我才晚来了一会儿。”

“章彪被砍伤，这已经属于刑事犯罪了，医院报警了吗？”

“当然报了警，下午就来了警察，带走了几个带头闹事的病人家属。据说明天还会来几个警察。”

难怪前一天夜里去医院提取李楚生的血液皮肤样本时，医院保安一直都是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现在局势还有什么进展呢？”

江洋刚提出这个问题，沈洁音的电话突然响了，她的手机铃声是蜡笔小新唱大象之歌的音乐。她花了几分钟接完这个电话后，一挂断电话，就说道：“这个电话是医院院务办打来的，让我明天早点到医院去。院方向病人家属提出，让卫生局的医疗事故鉴定单位来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以及在事件中医院方面有无操作失误的责任。但是病人家属却认为卫生局与医院穿了一条裤子，是两条根连在一起的藤，信不过。所以他们要求警方出面，由警方来牵头进行鉴定。”

沈洁音顿了顿，突然用古怪的眼神盯着江洋，说：“病人家属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听说警方新来了一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法医，他们指名要求这位留洋法医来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

她的话音还没落下，江洋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看了看来电显示，是警局刘处长打来的。

不用说，刘处长打电话来，就是让江洋明天早晨赶去医院，牵头进行死亡原因调查。

5

一大早，江洋和杜单来到了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属于独立调查者，没有官方身份。所谓留洋法医的身份，尽管符合事实，但也是刘处长为了服众而栽在江洋身上的。所以江洋没有警服，只能身着便衣来到医院中。

医院外的马路上停满了各式车辆，几乎连人行道也占满了。脑外科死者的家属又联合亲戚，堵住了医院停车场的大门通道，还打出了标语，上面写着“还我亲人生命，严惩医疗事故责任人”。尽管心中还没确定脑外科所出的事是不是医疗事故，但江洋明白，死者家属的所作所为，是想给前来调查的警方人员施加压力。

江洋与杜单挤过车缝，进了医院。

脑外科监护室里所出的怪事，毕竟纸包不住火，已经有些许秘密被透漏了出来。有些准备动手术的病人正策划着赶紧转院，准备入院的病人也纷纷暂停了入院手续。不停有新的病人来到医院，甫一入院就被死者家属拦住，絮絮叨叨地渲染着医院里的恐怖气氛，直指医院医生与杀人凶手无异。

医院里乱作了一团糟，年迈的医院院长躲进了住院部顶层的办公室里——听说他即将退休，医院将迎来新的院长，退休时的最后一班岗却遇到这样的事，也够让他郁闷的了。

医院的保安则在门诊部外的空地上，勉为其难地维持着秩序。他们可不敢强行让病人家属离开这里，他们是合同工，要是被家属打伤了，医院最多只会包销医疗费，却不会给赔偿的。

江洋明白，昨天在医院里闹事砍伤章彪的病人家属，被警察带走了，其他家属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本来就失去了亲人，还有另外的亲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换谁都会心理失衡。围堵医院毕竟是病人家属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也有可能受到了职业医闹的蛊惑——这年头，靠着浑水摸鱼吃饭的闲人本来就不少。但在选择让亲人活过来，还是来医院闹事，相信病人家属都会选择前一条的。

第三章 疑案再现 (10)

也有警察受了医院的委托，来到现场维持秩序。很巧，江洋看到领头的警察，就是昨天在精神病院见过的那位马灿勇马警官。此刻，马警官正站在门诊部楼顶上，用DV记录着闹事的病人家属，想必是想从中找出是否有职业医闹者的影子。

江洋与杜单穿过聚集的人群，来到了住院部，他们决定先去脑外科监护室看看情形。

脑外科，科室的门紧锁着，即使到了探视时间也不敢打开。其实科室医生已经被转移到医科大学里挂着艾滋病病毒研究室牌子的实验楼里了，病人也转院差不多了，里面只剩下值班护士，她们必须处理那些出现病危濒临死亡、需要临终料理的病人。

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毕业的年轻医生另一个是外地进修生，帮忙在科室里做点杂事——医生都是从其他科室调过来的，这也是住院总医生的安排。

医院之所以会紧锁大门，是担心冲动的家属会冲进来砸坏脑外科监护室里的医疗急救监护仪器。这些仪器是医院在两年前购买的，一次性花了不少钱。

其实脑外科在易鼎然领导时，就拥有足够使用的监护仪器。但是自从章彪上任后，以“需要与前任主任有一些架构上的改革”为名，打报告到医院，申请自己科室主采买进新的监护仪器。以往医院没有这样的前例，但鉴于章彪是医院正在提拔的主任医师、教授，脑外科又是医院王牌科室，所以也就默认了。

当然，采买仪器不可避免会遇到回扣上的问题。有小道消息说，设备采购科之所以会同意章彪的申请，也是因为从章彪那里分到了一些好处——章彪能打败易鼎然，爬到脑外科主任这个位置，早就证明了他是个聪明人，他擅于与一切有用的人结盟。

江洋和杜单从放置氧气和抢救车的侧门进了脑外科，这是医院里一条隐秘的通道，只有内部工作人员才知道。江洋和杜单本身是从海岸市医科大学毕业的，又在附属医院实习过，当然知道这些隐秘的通道。

但因为他俩穿着便衣，又没找来一件白大褂披上，所以当他们走进脑外科的走廊时，着实吓了实习医生和护士一大跳——他们都以为是病人家属来了。有几个胆小的，看到杜单那张杀气腾腾的脸，吓得甚至狂奔着冲进值班室，“砰”的一声锁上了门。

那两个从其他科室调来的医生觉得自己才倒霉，怎么一来这里就遇到了凶神恶煞般的病人家属？千万别让这两个家伙提刀看上自己。他们是实习医生、进修医生，被砍伤了可没医疗费报销，比合同工保安更没保障。

江洋见状只好苦笑，然后赶紧拿出那张警局技术科为他伪造的证件，这才平息了医生护士的虚惊。

江洋和杜单需要先了解一下监护室里危重病人的实际情况，心里有了数后，才好准备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监护室里，都是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一律高热、抽搐，濒临死亡，所有的抗菌素都用上了也没有用。江洋明白，因为已经是颅内感染了，药效难以达到。通过路脑屏障的药物，经过脑脊液监测，药物的分布率根本无法扑杀细菌。

江洋不禁疑惑，如此直接的颅内感染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发的呢？

但他还是能够明确一点，这些病人已经回天乏术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可避免的死亡。死神正在监护室里肆虐着，无人可以抵挡。

江洋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又去看了看已死亡病人的病例，也就是那些刚刚死亡，但还没有来得及送病案室的病例。至于其他的病

例，他和杜单已经提前让病案室传真到警局刘处长那里，昨天夜里他们就连夜看过了。

如同复制尸体，死亡原因和病例过程也在诡异地重复着。

从隐秘通道走出来后，江洋与杜单又来到了悲痛哀伤而又激动不已的死者家属中间。

江洋亮出证件后，才让那些死者家属明白眼前这位身着便衣看似文弱的年轻男人，就是他们要求主持死亡原因鉴定的警方留洋法医。

他们看江洋与杜单的眼神也变得友好了许多，他们盼望着这两位警方法医能为他们主持公道，给他们死去的亲人一个说法。

江洋环顾四周，清了清喉咙后，提高嗓门说道：“各位，我们是负责调查脑外科病人暴亡案件的专业医疗督察官，既然我们已经介入了，就不会让患者含冤而死，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最快的速度查明真相，处理造成问题的元凶，告慰逝去的患者。为尽快解决死亡原因，请求大家能够帮助我们，同意对死者尸体进行解剖。当然，这一点不强求，因为我们一样可以通过别的手段得到答案。只是这样做会更快捷。请自愿！”

所谓专业医疗督察官的说法，是江洋临时杜撰的，警方并无相关职位，但也能唬住不少死者家属。

但江洋要求自愿同意做尸检的要求，却令人群顿时熙攘，喊声震天……

谁又愿意让自己死因不明的亲人，再挨上一刀开肠破肚呢？

第四章 矛与盾（1）

1

江洋和杜单几乎掉了层皮，才从家属的人群中钻了出来。在江洋手里，捏着一张辛苦求来的签名，是为数不多的死者家属同意做尸体解剖的名单。

随后，两人拿着尸检同意书，来到了太平间的后面。两天前的夜里，他们已经来过一次太平间了，上一次是为了弄到李楚生的血液和皮肤样本，想不到现在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夜晚来的时候，江洋没有仔细打量太平间四周的情形。现在白天来到这里，他才发现这是一幢黑灰色砖石砌成的平房，四四方方，酷似骨灰盒的形状。平房四周，种满了松树与柏树，有风掠过的时候，便会传来飒飒的响声，犹如鬼哭狼嚎一般。

现在恰好就起风了，站在太平间外，两人只觉得阴风惨惨，后背冷飕飕的。尽管是秋天，但两人却觉得如同置身寒冷的无界地狱，身后仿佛藏着青面獠牙的恶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都是学医的，读书时解剖过无数尸体，按理说应该不会惧怕太平间里躺着的死尸。难道是真有冤死的病人想向他们传递什么信息吗？又或者是因为最近医院里死亡的人数太多，让人在潜意识里感觉到反常？

止住了胡思乱想，江洋对自己说，还是做正事要紧。

于是他和杜单竖起衣领，遮住裸露在外的脖子，敲响太平间的大门。

太平间的看守者，是一位姓丘的老头，干瘦如柴，满面沟壑，却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滴溜乱转。丘老头眯缝着眼睛，终于看清楚了江洋递来的证件，然后挥挥手放两人进了阴森的太平间。

这几天的变故，活活把丘老头也锻炼成了机智的特警。前几天死者家属闹事的时候，丘老头总是藏在太平间里不出来。刚才江洋和杜

单来到太平间外敲门时，也全靠杜单扯着个破箩嗓子喊了一圈，差点没把尸体叫醒，才把丘老头叫了出来。

丘老头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一直尾随着江洋、杜单。直到杜单喊说不用跟来，他才阴魂般溜出了太平间。

太平间里实在阴寒，一具具叠放在一起的冰棺如同抽屉一般，尽管棺盖都封闭着，但依然有寒气溢出，令整个四四方方的屋子里仿佛寒窖一般。

冰柜的棺盖上都贴着死者的姓名。按照尸检同意书上的名单，江洋拉开了几具冰棺的棺盖。冰柜里的尸体，面色均已发黑，颅脑肿胀，身体浮肿，有明显细菌感染引致的皮肤黏膜溃烂。还有一股尸体腐烂时所发出的恶臭，正向江洋和杜单扑来，两人赶紧戴上口罩，遮住口鼻。

合上棺盖，江洋在几个冰柜上做好顺序号，准备让随后赶来的病理科工作人员按顺序移进解剖室进行解剖。顺序是按死亡时间先后排列的，先解剖刚死亡不久的，最好在强活体细菌没有离开尸体前，得到样本取证。而病房里还未送入太平间的死者，则直接先送入解剖室。

医院里本来就有专用解剖室，所以就不用将尸体带回警局的验检房中。

在医院的解剖室里，看着解剖台上缓缓流出的黑血、腐肉，还有发臭的脑浆，杜单几乎快要吐出来了。毕竟他已经太久没动刀了，但看到江洋如同缝绣花的大姑娘般，小心翼翼地仔细解剖着，杜单也只好咬牙坚持。

江洋也很诧异，怎么如此短的死亡时间内，尸体竟然腐臭到了如此地步。看来这并不是一般的感染，细菌迅速直达脑内，没有任何抗菌素可以压住。

难道是烈性的传染病？但是为何单单发生在刚手术完的脑外科病人身上？

第四章 矛与盾 (2)

别的科室手术一律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脑外科？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恶性烈性细菌感染，是整个医院病房每周例行的空气细菌培养中，没有发现过的细菌均群。

一具刚死亡不久的病人尸体被送进了解剖室里。江洋下了第一刀后，便目瞪口呆地停住了手中的解剖刀。从刀口缓缓流出的血液，竟然呈绿色的！

江洋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霉菌污染的颜色！

是什么污染源，才会导致这样的恶性感染？

江洋将病理切片陆续送到了医院的病理科，尸体各个组织的切片都有。几个小时后，切片病理报告出来了，报告显示：送检的各个组织，均有不同程度感染灶，以脑组织和脑脊液的感染最重！

看到结果，江洋不由蓦地一惊。

无菌手术怎么会有如此高的颅内感染率？这太不正常了！

江洋想了想，立刻让杜单再次去脑外科病房和专科手术室里，进行空气细菌菌落检测。但检查报告却显示：正常允许范围内。

难道章彪是被自己人陷害了？江洋不禁心想，会不会是某个脑外科医生因为某种原因想要报复科室，报复社会？

但这也说不通，无论哪个医生，只能控制自己的手术，无法插手别人的手术。而术后护理也是在监护室里，医生和护士都是他的亲信，每日紫外线消毒3次，不可能几个医生的手术病人同时都出问题。

外部几乎没有理由造成感染，再加上章彪用心良苦地让手下准备手术病人时，根本就没收任何重危病人，哪里谈得上自身抵抗力的问题？所有死者都身强力壮，足以抵御一般感染。哪怕有一般感染出现，术后常规少量用些抗菌素就可以预防感染。

这样的组合和死亡模式，显得很是怪异与牵强。

难道是有人肆意操作，复仇杀人？但是，至于要杀这样多人吗？而且全是无辜的患者。有什么样的仇恨，能大到不惜杀害那么多患者？

江洋开始推理，如果脑外科出现的真是凶杀，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

牵扯面如此广泛，凶杀的推理就应该不成立。而在本案中，脑外科前后累计死亡20多人。目标性如此模糊的杀人，是愚蠢的。

也就是说，凶杀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成立的几率是0。

荼毒生灵的死亡幽灵究竟在哪里？江洋不由得再次陷入沉思之中。

脑外科准备封科，预备封闭消毒。

但江洋却认为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想象，他要求医院方面派人在脑外科监护室外拉了黄线，进行警备。高度怀疑区域的所有人员一律集中，不得外出，检查身体，并隔离观察。专科手术室的麻醉师和护士，相关人员一律候命，不得擅离，随时等待召集。

而从口腔医院也传来消息，在颌面外科急救的脑外科主任章彪，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章彪的言语能力尚不清晰，表达吃力，无法进行对话。

江洋只好等待章彪意识恢复后再安排谈话。

2

江洋精疲力竭地做完安排后，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他与杜单刚走出住院部，便看到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察迎面向他们走来。借着路灯灯光，江洋认出这个警察正是负责女童赵傻傻遇害案件的马灿勇警官。

马警官走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江法医，我总算是等到你了。”

“什么事？马警官，你今天不是在这里维持秩序吗？”江洋想起今天早一点的时候，曾经看到马警官在门诊部楼上拿着DV机摄像。

第四章 矛与盾 (3)

马警官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才懒得管医院里的破事呢。早晨在门诊部里摄像，是因为协助维持医院秩序的警力不够，领头的同事看到我正好也在这里，所以叫我帮忙摄摄像。”

“哦，你正好在这里？那你到医院里是来办什么案？”

“还不是那桩智障女童的案件。”马警官苦笑着答道。

马警官首先调查树人小学里的教师。

之所以调查教师，是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去怀疑学生，而学生家长的范围又太大，调查起来有老虎咬天的感觉，丝毫使不上劲来。

但他很快就得知，智障女童赵傻傻失踪的那一天，放学之后，树人小学的校长恰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了一个大会。大会的话题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如何不再在区教学评比里垫底。

会议上，校长很悲观，因为只要有智障女童赵傻傻的存在，教学质量与教师的情绪都不能得到稳定。期末考试的成绩也很难比上个学期有所进步。

所有教师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也就是说，在赵傻傻失踪的时候，学校教师“几乎”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全校教师大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缺席，就是那位智障女童的班主任。

班主任叫童碧林，她在女童失踪前两天，就因为丈夫重病而请假回家了。她丈夫是因为突发脑溢血而入院，已经用上了呼吸机。

资料上显示，童碧林的丈夫名叫隋恩超。很巧，隋恩超也在海岸市医科大学里上班，是舆情所的主任，副教授职称。所谓舆情所，就是为医科大学搜集国外相关资料与情报的机构，以及社会对学校的评价。舆情所的事务不会太繁杂，在大学里地位也不算重要，算是个颐养天年的好去处。

尽管马警官并不认为童老师有作案的嫌疑，但出于流程，他还是得去一趟隋恩超住院的医院。哪怕只是排除嫌疑，他也不算没有白来。

所以今天他就来到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隋恩超是医科大学的副教授，他当然是住在附属医院里。

隋恩超只有59岁，竟然得此病症，实属不幸。

马警官听隋恩超的主治医生说，隋主任是夜里3点的时候发病的，但直到凌晨7点才送来，已经错过脑外科的最佳手术时间。转到神经内科时，CT检查见脑内压迫成不可逆性，而且已经危及呼吸中枢。没多久隋主任就呼吸急促、间歇呼吸，失去自主呼吸能力，只能用上呼吸机了。

说实话，隋主任已经是临床脑死亡，只是在等他女儿从外地赶回来见最后一面而已，救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马警官来到病房的时候，却看到童碧林并不在病房里。听主治医生说，她是回家拿换洗衣服了。反正隋恩超用上了呼吸机，没有自主意识，又有医院护士看护，身边有没有家属都无所谓。

过了两个多小时，也就是马警官帮执勤警员拍摄完闹事者的画面后，他再次回到病房，总算是等到了隋恩超的太太，也就是遇害女童赵傻傻的班主任童碧林。

童碧林面对马警官的询问，作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马警官耐着性子找话题攀谈，才知道她竟是隋主任的第三任妻子。他们没有亲生孩子，那个正赶回的女儿，是隋恩超的前妻所生。

从童碧林站得远远的模样，还不住掩鼻遮挡着病房内来苏水的气味，她与隋恩超看上去并不像是太和睦的夫妻。

童碧林的眼神闪烁不定，斜斜地看着被呼吸机包围的丈夫。马警官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个怪异的想法：这样的三婚妻子，真会在请假后一直待在丈夫身边吗？她会不会趁着丈夫昏迷不醒的时候，外出杀害智障女童？反正她丈夫现在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已经临床脑死亡，身边有没有人陪都是无所谓的。

第四章 矛与盾 (4)

就在马警官沉思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忽然满面泪痕地冲进了病房中。她一看到病床上的隋恩超，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脸上挂满了泪水。她哭泣着叫道：“爸爸！爸爸！”

不用说，这年轻女子就是隋恩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之前马警官听童碧林说过，这个女孩名叫隋小蝶。

隋小蝶大约二十多岁，人长得很漂亮，留着一头清汤挂面似的短发，看上去很是清纯。据说她在另一个城市的电影公司任职，常常跟着剧组全国各地到处跑。在剧组里，她是场记，另外还兼为群众演员化妆，薪水还算不低。这次她听说父亲突发疾病，为了赶回来见父亲一面，不得不辞去了在外地电影公司的高薪工作。

见到隋小蝶痛哭不已，童碧林赶紧上前劝慰，隋小蝶却翻了个白眼，根本不理睬这位后妈。至于同在病房里的马警官，隋小蝶更是问都不问，只一门心思地看着自己躺在病房上人事不省的父亲。

等隋小蝶止住了哭泣后，她根本没有和后妈打声招呼，就气呼呼地转过身，径直进了医生办公室。

“医生，我爸爸怎么会莫名其妙发病？他一向身体健康，又从来没有脑部疾病的病史，怎么会突然就脑死亡了？”隋小蝶的声音很大，马警官在病房里都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声音。

问这话的时候，马警官注意到童碧林的脸上阴晴不定。

主治医生尽量慎重地选择用词，告诉隋小蝶，他父亲是凌晨三点生病，七点才被送入医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这不禁让隋小蝶勃然大怒，她怒发冲冠地出了医生办公室，又进了病房，抬起手指着童碧林大骂道：“为什么父亲发病后，你耽误了四个小时才送进医院？你究竟是在干什么？是不是想存心想害死老爸后独占遗产？”

“小蝶，你别这么说……你听我解释……”童碧林的眼泪也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面对隋小蝶，童碧林解释道，当时隋恩超忽然喊着头疼得厉害，然后就昏迷了过去，怎么都叫不醒。童碧林先给舆情所的副主任打了个电话为丈夫请假，然后在家里寻找医保卡与病历，但医保卡却怎么也找不到。

虽说没有医保卡，等住院后再补拿也没什么关系，但在补拿之前必须先行垫付治疗费用。童碧林在家里也找不到足够的现金，平时钱都是老隋在管，现在他昏过去了，就算找到存折，童碧林也不知道密码。

没钱，她又怎敢送丈夫去医院？医院又不是慈善家。就连医院派救护车，也是要收费的，而且还是按里程收费，金额比出租车还高出了好几倍。

就在童碧林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隋恩超忽然又醒了过来。他说自己没事，不用去医院。听了这话，童碧林松了一口气，还以为丈夫没问题了，但她也多了个心眼，问来了存折的密码，又找到了医保卡，以防万一。

哪料到了早晨，丈夫再度昏迷，而且看情况比上次昏迷更严重。

童碧林坐不住了，好在找到了医保卡，又知道了存折密码，所以她立刻拨打了120，将丈夫送到了医院里。

“再度清醒，又再度昏迷，是非常凶险的脑科症候。病人现在的状况你们都看到了，家属随时得做好精神准备。你们少些争吵，争吵有什么用？”听到争吵声，来到病房的主治医生倒也雷厉风行，一句话就让隋小蝶与童碧林停止了争吵。

但随后主治医生又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其实三点的时候你就应该把隋主任送到医院里来。就算没有医保卡又有什么关系？咱们医院是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隋主任又是大学的部门主任，只要报了身份谁又会找你先垫付治疗费用呢？”

第四章 矛与盾（5）

这句话彻底引爆了刚刚熄灭的火药桶，隋小蝶立刻跳了起来，怀疑在那被耽误的四个小时，后母有可能与父亲发生了争吵或是打斗，导致年龄大过女方10岁的父亲突然脑血管爆裂，从而导致生命垂危。

父亲平日身体健康，根本就没有脑血管疾患，而且他还是大学老年体育协会的人员，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怎么可能就突然躺在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了呢？这太反常了。

面对隋小蝶的质疑，童碧林只能无助地哭泣。

隋小蝶又当着主治医生与马警官的面，给舆情所的副主任打了电话，确认夜半电话的事。副主任姓谢，他先表示慰问后，又接着说当时童碧林确实在半夜打来了电话。当时谢副主任就吼着让童碧林赶快将隋主任送到医院去，却不知道主任是直到清晨七点才被送入了医院中。

隋小蝶气得不行，她忿忿地说了一句：“我老爸的病，肯定有问题！我会去报案的，让警方立案后进行调查。”说完后，她便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了病房。

看着继女发火，童碧林只能继续哭泣，两只眼睛肿得仿佛烂透了的桃子一般。

马警官知道，面对如此状况，他根本无法再向童碧林询问女童失踪那天的情形。他只好郁闷地走出病房，在路过脑外科的时候，恰好看到了正在忙碌的江洋。

于是他留在了医院里，希望等江洋忙完后，再和江洋好好聊一下。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深夜。

3

“马警官，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什么？”江洋对隋恩超所遭遇的一切并没有太多兴趣。只要脑部确实存在病灶，脑溢血的发

生时间很难预测，有很大的随机性，病灶的加重就有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他也并不认为童碧林有谋杀亲夫的嫌疑。

马灿勇笑了笑，说：“隋小蝶果然去报了警，但我上司的想法也和你差不多，所以对此并不是太在意。同时因为童碧林是遇难智障女童赵傻傻的班主任，所以上级领导干脆把这个案件扔给了我，让我顺便调查一下。于是我就来找你了。”

“找我干什么？”江洋有些不解。

马警官皮笑肉不笑地说：“您是法医呀！要调查隋恩超的事，我必须得去医科大学了解相关情况。但我却一点也不懂医药方面的知识，所以需要找一位懂得医学的人协助才行。”

“可是，我很忙。”江洋不客气地指出。他确实很忙，脑外科监护室出现的死亡事件，已经足够让他头疼了。如果查不出监护室里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只怕连环死亡事件还会继续出现。

他可没时间去陪马警官调查一桩莫须有的谋杀亲夫案。

马警官却一本正经地说：“江法医，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给您的上级领导刘处长打过电话，他也同意您来协助我的工作。呵呵，费不了太多时间的，最多就让你明天陪我一上午录录口供就行了。”

“哦？！刘处长已经同意了？”江洋更是诧异。刘处长怎么会这么没有原则，让他去协同调查一桩没有意义的案件？难道他不知道脑外科监护室发生的事件有多重要吗？

江洋立刻给刘处长打了一个电话。刘处长果然说，让他明天上午陪马警官去医科大学录口供。隋恩超的案件没什么疑点，随便做做样子就行了。

听了刘处长的话，江洋很是生气，但既然自己现在的身份是法医，就唯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挂断电话，江洋无奈地耸耸肩膀，对马警官说：“真不知道你给刘处长灌了什么迷魂汤，竟让他同意我浪费一上午的时间，来做些没营

养的事。”

第四章 矛与盾（6）

马警官得意地笑了：“我只给刘处长说，我无意间在警方内部网络里查了查江法医的名字，发现江法医的名字根本就没出现在网络中。我还没说完，刘处长就让我别再说了，让我尽管去找江法医协助工作。”

江洋吃了一惊，眼前这貌不惊人的马警官，看来并不是什么善茬，居然向刘处长使出了要挟这一招。为什么他会如此有恃无恐？难道他有什么背景，能让刘处长不得不对他有所忌惮？

江洋不由得在心里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小心防备马警官这个人！

马警官显然看出了江洋的想法，他笑嘻嘻地说：“江法医，您也别生气。刘处长也是知道我的职业操守，所以才会同意让你来协助我。放心好了，虽然有时候我做事不是太循规蹈矩，常用些非常规手段进行查案，但我绝对是个好警察，也是个好人。”

江洋瞪大了眼睛，盯着马警官。

他心想，这马警官或许还真不简单。或许真是因为他的能力极强，所以刘处长才让自己协助他的。

搞不好在医科大学里调查隋恩超突发脑溢血的原因，还真能调查出什么事来。

既然接了任务，那就得尽职。所以江洋让疲倦的杜单先行回家，而他则与马警官来到了神经内科，从值班医生那里要来了隋恩超的电子病历。

病历上显示，发病当天，隋恩超血液里的乳酸含量较高。血乳酸含量较高，通常是因为过度疲劳而造成的。隋恩超这么一个59岁的老人，平时在一清闲单位里任职，又有什么理由会导致这么高的血乳酸含量呢？隋小蝶说过，隋恩超是学校老年体育协会会员，难道他在发

病当天的下午，曾经剧烈运动过？又抑或是在那被耽误的四个小时里，真与妻子争吵打斗过？所以才引起血乳酸偏高？

发病那天，甚至前几天，隋恩超究竟遭遇了什么事？

4

在医科大学里进行调查，江洋派来了自己的帮手——司徒。

次日清晨，打扮光鲜的司徒来到了医科大学中。作为医药代表，他认识许多医科大学里的教师。他能言善道巧舌如簧，在餐厅里与年轻教师交谈，特别是女性年轻教师，更是他的长项。

很快他就在舆情所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和几位性格外向爱聊天的年轻女教师熟络起来，套出许多内情。

隋恩超虽是舆情所主任，看似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但他却一直醉心于学术研究中，让本来清闲的工作变得很是繁忙。数了数，挂在他名下的课题竟有30项之多，即使在全校范围内，这个数量也是名列前茅的。

他之所以这样拼命，是因为他只是副教授，一直想要提正高。不过，每次他报职称的时候，却总有人找他碴，卡着不向市里报。

卡他的那位，是学校主管行政的李松李主任。这位李某人，在课题上根本就没法和隋副教授相提并论，但仗着把持行政的管卡，自己反而早就提了正高。

“这厮一个课题都没有，就混了本传记之类闲扯的书，也算是科研？”说到这里的时候，在冷饮店里的女教师都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隋恩超与李松两人结怨很远，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个专业就读，毕业后又分到同一所大学里。李松一直工于人际关系学，行政方面爬得很快，但学术上却一无建树。而隋恩超从学校毕业后，更专注于学术研究，课题年年都有。

隋恩超主要的研究集中在药物学情报搜集和情报合法获取，是许多药品生产企业的指导论述，对民营企业指导性尤其大。

第四章 矛与盾 (7)

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并不具有主流影响力，所以隋副教授的课题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官方没给他太大的回馈。他的课题，甚至有时候到了急需的时候，科研经费都得自己出。

但有人说，是因为李松在背后做了太多手脚，才导致了如此结果。

半年前，学校舆情所突然莫名其妙归在了网络中心的行政管辖名下，而网络中心又归属于李松的管理之下。李松终于盼到了报复的那一天，于是他给了隋恩超最屈辱的待遇——让隋恩超这位舆情所主任在学院门口和保安坐在一起，还美其名曰说舆情所就是为全校师生信息提供第一咨询。

所以按照李松的改革计划，舆情所就和咨询部合并在一起，隋恩超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隋恩超年过半百的人，只好每天中午蜷在保安休息室旁的角落里蜷着。偶有年轻人从温暖舒服的休息室出来，看到隋副教授都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最近几天，李松说为了体贴大家上班辛苦，每人都发了一张质量相当好的折叠床，外加一床温暖牌被子。但是隋副教授却什么都没得到，就连偶尔内急上个厕所，如果被李松看到了，准会在即日的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

如果隋副教授被选上优秀之类的称号，铁定会被李松涮下来，理由却不公开。

由于李松总在大会上批评隋副教授，大家都以为隋副教授有很大的过错。老教师都心里有数，有时也和年轻人悄悄说说，年轻人听过就算，私下里骂骂李某人，但当面却也要跟着嘲笑隋副教授——谁让李松主任正当政呢？

如此的恶势，隋副教授仍然顽强地以绝对的论文数量，再次在59岁高龄提出正高要求。这一次李松终于无法卡压了，因为那些论文数量只有隋恩超1/3的人都提了，再压隋副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可就在报告刚打上去，即将要批下来的时候，隋副教授却出事了。

听了这么多的话，司徒脑海里泛起了一个名词：心理迫害。

这种导致高校教师精神病发作的案例，已经有了先例，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世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阳光明媚。

记得医科大学以前有位姓郝的老师，就是在连续不断的心理迫害中心态失衡，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他的脊梁骨，在极度的狂躁失衡中失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如果没记错，老同学江洋现在就是租住了郝老师以前杀妻的那间凶宅。

司徒不禁心想，如果李松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学术排挤，外加人身侮辱、心理迫害，不动声色地致人死地于无形，这类新型犯罪是抓不住辫子的，也无法进行法律追究。

而隋副教授能以惊人的毅力在如此恶劣的人际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学术研究，完全如此多的课题，可见是位宠辱不惊的学者。

在前几天里，一定发生了更为隐秘更为严重的人际陷害与压迫，才使得隋副教授夜半病危脑死亡，形同一具空壳。

司徒在医科大学里套情况的时候，江洋也没闲着。他和马灿勇在校园里找相关人员一个一个谈话，了解隋恩超的相关情况。

其实有没有江洋在场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无论是找舆情所谢副主任，还是和主管行政的李主任谈话，他们都不会谈论到任何医学名词。

所有人都把隋副教授描述成一个只知埋头做学问的迂腐老头，不通人情世故，但学问也没怎么做出来，还把职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别看他名下挂的课题不少，但他研究的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课题，和

鲁迅笔下那个只知道研究“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乙己没什么区别。隋恩超在学校里也没什么朋友，更不知道他到底最近在研究些什么。

第四章 矛与盾 (8)

总而言之，没人拿隋恩超当一回事，他只是个无关轻重的小角色罢了。

做笔录的时候，江洋听得昏昏欲睡，好几次心思都神游到了脑外科的监护室里。他一直惦记着监护室里发生的奇怪事件，没心思再待在医科大学里。

马警官也不太认真，因为他明知对方说的都是一些偏颇之词，毫无用处。

问了几个人后，马警官就草草收兵，和江洋一起出了医科大学。江洋打了个哈欠，不满地说：“真是浪费了一个上午！”

马警官却微微一笑，说：“那可不一定。”

“此话怎讲？”

“因为有你这位留洋法医博士与我一起来做笔录，人家隋小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会认为警方对她的报案是很重视的。而做笔录时你不停打哈欠，我也心不在焉，又会让隋恩超发病以前身边的人放松警惕，以为我们根本就不重视促使隋恩超发病的原因。当所有人都认为警方在做无用功的时候，咱们最佳的办案机会就来了——江法医，其实我觉得隋恩超的案子，很有深度可挖呢！”

听了马警官的话，也不由得让江洋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这年龄看似不大的警官，竟是位扮猪吃老虎的狠角色。看来刘处长让自己来协助他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的。

“有什么深处可挖？”江洋诧异地问。其实他已经料到隋恩超是在心理迫害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下，才导致了脑溢血突发。但就算证实了这一点，也无法将李松送上法庭。别忘了，法律无法制裁实施心理迫害的人，最多只能在道德层面上指责一下罢了。

可对于脸皮够厚的人来说，道德上的指责又有什么关系？身上又不会掉一块肉。

马警官却诡异一笑，答道：“天机不可泄露也。”

在医科大学外，两人握手告别的时候，马警官也由衷地说了一声：“江法医，谢谢你今天上午陪我演了一场好戏。日后案情若有了重大进展，我一定请你喝酒。”

“没问题，到时候我一定来喝你的庆功酒。”此时，江洋也对马警官的印象大为改观了。

5

与马警官告别后，江洋径直走入了与医科大学一墙之隔的附属医院中。协助完马警官的调查，他得再去关注一下脑外科监护室里的进展。

来到脑外科的时候，江洋看到科室的小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杜单坐在首席上，正对着投影屏幕上的幻灯画面侃侃而谈。

会议室里，除了脑外科的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医院院长派来的一位助理。

杜单手里也有一张警局技术科连夜伪造的证件，再加上他那天生凶恶的模样，医院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警方办案人员，哪里猜得到他也是一位曾经留洋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医学博士？

杜单一边看着投影屏幕，一边以掷地有声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着目前警方推断的各种可能性。

“第一，有人想要加害某位科室内部医务人员，从而采取的报复性行为。作案的人员很可能限于科室内部。”杜单说这话的时候，立刻瞪大了铜铃般的眼珠，恶狠狠地梭巡着整个科室里的医生护士们。

下面坐着的人群，顿时传来了窃窃私语声与阵阵抗议声。

杜单才没理会这么多，继续冷冷地说道：

“第二，有可能是某位曾经在脑外科做过手术，但是效果不佳的患者，对科室采取的报复行为。但这个人一定拥有专业知识，而且能够介入医疗流程内部，才可以得到如此迅速而高效的杀人手段。除非此

人与医院内部有染，并且熟悉医疗过程与程序，否则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第四章 矛与盾 (9)

会议室里坐着的医生护士，听到杜单最后一句话时，纷纷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如果真是某个患者干的，那么监护室里发生的怪事，就是一件刑事案件。只要最终破案，科室的声誉就能重新挽回，毕竟残忍的罪犯是和科室无关的，脑外科也可以从重重危机中解脱出来。

可惜，杜单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

杜单顿了顿，又继续说：

“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对现状不满企图报复社会的凶徒，所进行的小面积恐吓性投毒致死案件。但是因为致死途径的特殊性，使得理论判断难以支撑，可能性也不大，除非是有内部人员联手作案。”

“第四种可能性，如此大批的死亡连锁，已经不是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所能掩盖的，本案上升到谋害案件高度。全部相关人员列为排查对象，甚至包括躺在病房的章彪。”

“第五，事件始终针对脑外科，而章彪又是科室主任，出了什么事都难辞其咎。那么曾经与他有过节的人，都有可能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说完之后，杜单便关掉了投影仪，拎着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而他所说的第四第五种可能性，则让会议室里炸了锅，所有医生护士都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阵怒骂声。他们认为杜单说得太离谱了，怎么能怀疑是他们英明神武的主任章彪惹来了科室的无妄之灾呢？

杜单却面无表情地走出了会议室，出门时，他看了站在门外的江洋，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江洋也笑了。

刚才杜单所说的一切，都是他们昨天夜里想出的一招敲山震虎的计策。

通过这个小型会议，杜单向科室内部人员传达了警方正在高度重视脑外科监护室的精神。何况这件事越闹越大，不出几小时，会议上

的内容肯定会流传得整个医院人尽皆知。

如果科室里或医院里真有某位狂徒，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肯定不敢继续杀人，否则肯定会露出马脚。

尽管有打草惊蛇之嫌，但起码可以让监护室不再出现新的病危者。

拯救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把罪犯吓走了，也在所不惜。江洋不愿意看到在自己调查此事的时候，还有患者离奇死亡。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才是自己的耻辱。

以上五点，也是江洋与杜单司徒几个人连夜想出来的。前面几点，都可以忽略不计，只是理论上的一些推断罢了。但最后一点，却是江洋敲山震虎的关键。

而现在的關鍵就是，查清章彪究竟有哪些仇人？

与章彪有过纠结的人倒也不少。

章彪是一个典型的欺上瞒下的小人。对于上面有用的人，他总是阿谀奉承，而对于下面无关紧要的人，则呼来唤去不断呵斥。他很不尊重科室里的麻醉师，稍有不满意便破口大骂。对于护士，章彪则很不干净，时常做出骚扰的举动，口碑很是糟糕。事实上，在手术护士中，就有一个是他的情妇。

但是，章彪在大外科主任那儿口碑却很好，因为大外科主任家里的许多事务都是他亲自在打点。事实上，章彪也娶了大外科主任的女儿，但那个女人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下半身不能动弹，也无法尽夫妻义务。章彪娶她，只是为了替大外科主任解决掉一个麻烦。所以章彪在外面拈花惹草，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身为岳父的大外科主任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也正因为大外科主任的极力推荐与保驾护航，章彪才得以在科室主任的竞争中战胜老主任易鼎然，爬上了脑外科主任的位子。

第四章 矛与盾 (10)

说实话，易鼎然是章彪的硕士导师，亲手培养出了他。但是，易鼎然却没有得到学生最起码的尊重与报答，反而成了学生向上爬的垫脚石，甚至还被学生视作绊脚石。

当上脑外科主任后，章彪以为老主任再也没什么用了，于是耍尽花招，逼迫易鼎然提前退休。德高望重的易鼎然伤心离开医科大学，不再继任博导，出国和女儿一家共享天伦。

哪料世事如棋、祸福难料，前不久，老主任在美国又被一家微神经科学杂志特邀为权威微神经杂志主审。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听说章彪第一时间就写了一封热情得有些肉麻的信件，邮递到易鼎然的手中。

天哪，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厚颜无耻，他居然还敢给老主任写信？

易鼎然的离去，令医科大学痛失帅才，这是极大的损失！老主任易鼎然一生人品高洁，视病人的健康重如泰山。江洋深信，易教授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遥控怀疑对象。即使易鼎然没有再返聘，他也绝对不屑与章彪为仇，去残害病人的！

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做过易鼎然的学生，江洋才作出如此判断。事实上，易老先生在学校里有口皆碑，在美国则受到了更为尊敬的礼遇，他根本不需要去报复章彪。

那么，还有谁有复仇的动机呢？

江洋反复看着手中的科室人员名单。

手术室的人，如果要在某个环节下毒，或是制造医疗意外，都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与专业知识背景。在医院这个治疗感染的地方投进细菌或是病毒，是很难被列为案件而怀疑的，因为这里毕竟本来就是细菌病毒集中的地方。就算出现了感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引起怀疑。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嫌疑，但至于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事，尚有待进一步确认。

再来考虑一下科室的麻醉师。

如果从麻醉下毒的话，可以在手术时由麻醉师负责管理的输液管道偷偷给毒。手术进行中，众人都手忙脚乱，想要把提前准备好的活菌或病毒掺杂在药液里，从加药侧壁灌注进去，也是不无可能的，而且极为隐秘。

好在章彪原来是准备将自己的手术作为专科教材，向医科大学学生进行展示，所以命人现场进行了摄录。于是江洋立刻遣人调出手术录像，逐一查对，看看麻醉师在手术中的N次加药过程中，是否存在蹊跷的地方？

不过江洋也认为，对手术过程进行摄录，是章彪在手术前就作出的决定，科室里所有人都知道，麻醉师更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谁又敢在全程摄录之下做出小动作？所以麻醉师作案的可能性也很小。

江洋离开脑外科，出了住院部，拐了个弯，向附属医院的最深处走去。沈洁音工作的医院中心实验室就在靠近围墙的一个偏僻角落中。

昨天，江洋曾经考虑过，脑外科监护室里出现的情况，会不会与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出现过的医疗事件有着类似的情况，是医疗设备与耗材出了质量问题？

所以他让沈洁音检验脑外科手术室与监护室中的所有医疗设备和耗材是否存在隐患。从输液管到引流管，从消毒液到手术衣，不分巨细一律检查一番。

既然沈洁音是安排在医院的卧底，江洋自然不方便去中心实验室与她见面。所以他只是站在医院的林荫道里，给沈洁音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检查结果怎么样？”

几分钟后，沈洁音回了话，短息里只有四个字：“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也就是说，手术室与监护室里的设备和耗材并没出现任何问题。

第四章 矛与盾 (11)

看来脑外科监护室里出事，应该是另有原因了？

江洋有些郁闷，他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手机铃声忽然响了。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沈洁音打来的。

接通电话后，沈洁音用压低了的声音说道：“江洋，我还有件事要给你说。你前天不是去了一趟精神病院吗？去看那个岑季红是否真是精神病？”

“是的。”江洋答道。他不知道为什么沈洁音会突然提到岑季红，而且很明显，沈洁音是冒着被别人知道她与江洋认识的危险，偷偷从中心实验室里打出了这个电话。

沈洁音继续小声说：“江洋，你知道精神病院与我们附属医院一直有着很广泛的合作，我们医院也是精神病院的技术指导医院。每个月都会有一批医生护士到精神病院进行技术支持，恰好这个月我有个师妹也到精神病院的检验科进行技术支持，今天正好回来。中午我和她吃饭时，无意提到了岑季红，她向我透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什么细节？”

“师妹说，岑季红在大部分的时间看起来还算正常，虽然两眼空洞，但却很安静，并不像躁狂型精神病患者。但她经常无缘无故打哈欠、流鼻涕、流眼泪，还四肢瘫软无力。师妹说，岑季红看上去更像是毒瘾上瘾时的反应……”

江洋吃了一惊。

岑季红吸毒？如果真是这样，那完全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把大便朝自己的嘴里塞——在吸食了毒品之后，身体正处于极度亢奋之中，意识模糊，做出什么样的事都是有可能的。

假设真能确定岑季红吸毒，那么她是否真患精神疾病，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在精神病院里，她又怎能获得毒品吸食？除非有人偷偷向她提供毒品。这个人是谁？

还有，吸毒上瘾症状与精神疾病病发，就算在某些时候有共同之处，能够瞒过旁人，但在医院长时间的观察治疗中，是不可能不露出马脚的。为什么精神病院没有相关的消息传来？难道真有医生和岑季红串通在了一起？

难道是那个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有问题？

但是吸食了毒品之后，在血液与尿液里都能检测出残留毒品的成分。前天那个值班医生非常配合地协助江洋提取了岑季红的血液、尿液样本。如果心里有鬼，值班医生怎么又会这么帮忙呢？他就不怕在血样和尿样里发现问题吗？

江洋有些疑惑了，挂断了电话，他又打了个电话给杜单——前天得到岑季红的血液、尿液样本后，样本是送到杜单的小型实验室里进行化验的。自从遇到脑外科监护室这档事后，江洋就把那边抛在了一边没去理会。现在正好问一问，岑季红的血液、尿液里是否含有毒品的成分。

6

杜单接到江洋打来的电话时，还在脑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在这之前，他离开会议室，就有好几个脑外科的麻醉师、护士主动找到了他。

麻醉师们当着杜单的面，恶骂了一顿章彪，连“那条大外科主任的狗”这样的话都破口而出。他们认为章彪树了太多敌，才引来了监护室里的悲剧。

杜单不动声色地听着，没有表态。他只是瞪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每个麻醉师的反应。

麻醉师们都称自己虽然和章彪有过节，但却不可能向患者下手。手术全过程都有摄影机摄录，根本无法做任何手脚。再说了，就算真

能做手脚，他们也只会对章彪一个人的手术进行报复，而不会对其他医生报复的。当然，这只是气话而已，当不得真的。

第四章 矛与盾（12）

手术室的护士找到杜单的时候，则叽叽喳喳快把杜单的头都喊炸了。

护士们纷纷提供线索，说章彪常在手术室里试图非礼她们。那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当他被砍伤的时候，护士们还集体外出喝酒唱歌庆祝了一番。不过护士们可没胆量寻仇报复，她们赌咒发誓地说，家里全靠这份护士工作的薪水买米买菜，面对章彪的骚扰能避就避，哪有什么必要以杀死患者来报复？

杜单也认同护士们的说法，从他的接触来看，护士里似乎一个有心机的人都没有。如此蓄意的谋杀，不是这些脾气浮躁的护士能干得出来的？

杜单也去找科室医生分别谈了话。

因为病人家属信任警局的留洋法医博士江洋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大多已经离开了医院，也不再来找脑外科的麻烦，医生们刚从医科大学的“艾滋病病毒实验室”回到了科室中。

经历了这么一遭后，医生们心里也憋着火，杜单一问话，火就冒了出来。

这脑外科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医生们个个都和章彪一个德性。他们见了杜单，递烟点火倒是很殷勤，但一提到杜单敲山震虎的那场会议后，他们就开始咬了，相互告状拆台，连谁看过黄色录像谁包有二奶都揭发。

甲医生说乙医生偷梁换柱，课题实验数据全是抄袭；乙医生说丙医生能进科室，全靠给章彪送了礼；丙医生说丁医生不收红包，就坚决不给病人动手术……

如此这般等等，医生们似乎巴不得同事出事，自己好借题发挥浑水摸鱼，把别人当做自己升迁的垫脚石。看来章彪的团队早已是个貌

合神离的架子，每个人都心怀阴恨，只是以前不好发作而已，现在总算趁着和杜单谈话，才找到了发泄的口子。

真是难为他们了，要是心中淤积的肮脏玩意儿不找个口子来发泄，时间长了，会憋出癌来的。

杜单又去询问了监护室里的护士。这些护士大概是因为见过了太多死亡，早变得心冷如铁。面对杜单的询问，她们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什么有用的情况都提供不出来。

当杜单单独询问一个衣着白素的监护室护士时，这位脸色有些苍白但却明显是个美人胚子的护士，被杜单的问候逼得哭了，却什么话也不回答。从名单上看，杜单知道这位护士早就打过申请要调离此处，但是章彪偏偏卡着不批，而且对她一直关心有加。

从护士那愤怨的眼泪里，杜单似乎读懂了一个清白姑娘的难言之隐。谁都知道章彪这样的色狼，对一个漂亮女孩的关心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女孩，会有借机报复章彪的动机吗？她会是监护室中唯一有这样遭遇的护士吗？”

杜单不禁陷入了沉思。

杜单又接触了章彪的亲信，那位叫王勒的医生，与姓覃的护士长。

王勒倒也忠心，只字不提章彪的不是，反倒提供线索，说科室里有哪些医生与章彪结过仇，有可能是幕后元凶。他连谁谁谁上电梯时曾被章彪挡了路，章彪和谁谁谁的女友多说过两句话，都视作了这些医生对章彪心怀复仇之心的原因。

覃护士长是章彪的老乡，据说章彪甫一上任，就借口免去了以前的护士长，让自己的老乡上了位。章彪的目的自然是培植亲信，日后两人可以相互照应，互相包庇失误。覃护士长对章彪倒是忠心耿耿，警惕的小眼睛左右翻着，看着同样小眼睛的杜单，却一句有用的话都不说。

杜单被看得心里暗火直冒，暗骂了一句脏话，却忍在了嘴里。

第四章 矛与盾（13）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江洋打来的电话。

江洋来电询问岑季红的血液、尿液样本的检测结果，是否存在毒品残留物。

杜单稍作回忆后，便斩钉截铁地答道：“岑季红的血液及尿液样本，前天深夜就已经出来了结果。没什么疑点，样本中没有任何毒品残留物的成分。”

——看来沈洁音那位小师妹的说法并不准确。

江洋暗自寻思道。

但杜单很快又补充道：“在这份检验报告中，却显示在岑季红的血液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成分，应该是某种中药的代谢物。土匪，你知道，我主攻的是西医，在我的光谱数据库里，无法根据此代谢物来确定岑季红曾经服用过何种中药。”

中药？江洋蹙紧了眉头。记得前天在精神病院里探访岑季红的时候，那位值班医生曾经说过，对岑季红实施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服用中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事实上，江洋也亲眼看到精神病院VIP病区的美艳护士，为岑季红送来了深棕色的中药药汁。

为了谨慎起见，最好还是弄清楚岑季红究竟服用了什么中药。这难不倒江洋，他立刻给沈洁音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江洋说：“洁音，麻烦你问问在精神病院的那位小师妹，是否知道岑季红的用药清单？”

“嗯，你稍等一会儿哦。那位小师妹今天正好回到附属医院，就待在我隔壁的操作室里。等操作室里人少一点的时候，我就去问。”沈洁音爽快地答道。

只过了十多分钟，沈洁音就从小师妹那里问清了情况。

——岑季红所服用的中药中，含有大剂量的胆南星。

江洋和杜单一样，对中医中药都无甚了解。江洋只是上网查了查胆南星的性状，了解了胆南星是由制天南星的细粉与牛、羊或猪胆汁经加工而成的中药。性状为呈方块状或圆柱状，棕黄色、灰棕色或棕黑色，质硬，气微腥，味苦。功能主治清热化痰，息风定惊。用于痰热咳嗽、咯痰黄稠、中风痰迷、癫狂惊痫。

既然有癫狂惊痫这一条，在精神病院里使用到胆南星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江洋仍然疑惑，岑季红有必要使用这么大剂量的胆南星吗？

杜单显然看出了江洋的困惑，他坏笑着说：“要不要咨询一下中医专家呀？你怎么忘了，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中医药专家哦。”

江洋明白，杜单所说的人，是墨儿。

墨儿现在研究的，正是中医药，以及中药古籍。

读书的时候，江洋就暗恋过冰雪聪明的墨儿，他很喜欢导师易老爷子的这个侄女，也知道对方似乎也对自己有这个意思。但当时性格过于腼腆的江洋始终不敢捅开这层窗户纸，只敢在远处默默注视着心上人，渐渐将这段感情扼杀在了温室之中。

他怎么都忘不了，有一个日本留学生曾经试图追求墨儿，他得知消息后，在寝室里莫名其妙发了三天三夜脾气，见东西就摔。也正是那次反常的举动，让杜单和司徒知道了自己暗恋墨儿的秘密，还连同沈洁音一起帮他从墨儿身边赶走了那个日本留学生。

直到现在，他还是有点不敢去主动接触墨儿，他怕对方会拒绝这份爱，最后两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他太在乎墨儿了，他不敢想象墨儿拒绝自己时的情形，所以不敢做出任何捅破窗户纸的大胆举动。

何况前天就听杜单说过了，墨儿因为大学古籍部中的种种阴霾，选择了辞职，现在已经飞去了日本。

第四章 矛与盾 (14)

他们更没可能走到一起了。一想到这里，江洋就觉得心里一阵隐隐的疼痛。说不定墨儿去日本，就是去见以前那个曾经追求过她的日本留学生……

他不敢再想了。再想，就会觉得左胸传来一阵阵隐痛。

“唉，土匪，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呀？”杜单恨铁不成钢地朝写字台砸了一拳头，然后在写字台上留了一张纸片，就自顾自地走了。

纸片上，留着一个电子邮箱的地址。

不用说，是墨儿的电子邮箱。

捏着纸片，江洋翻来覆去的思索着，要不要给墨儿发封邮件呢？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

唉，我这是在办案呀！干嘛要沉溺在儿女私情的困惑中呢？不能再这么犹豫了，办案的机会稍纵即逝，这涉及到47条婴儿与李楚生能否沉冤得雪啊！

江洋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是47条婴儿的生命重要，还是自己的面子重要？”

想通了这一点后，江洋终于深吸了一口气，打开电脑，在新邮件的地址栏中，写下墨儿的电子邮件地址。

8

次日清晨，江洋收到了墨儿的回复邮件。

墨儿在邮件里简单明了地写道：

“胆南星如果大量服用，可以强烈抑制鸦片类药物的反应。根据中药配伍，十九畏，十八反，《汤头诀》载：与胆南星相畏的是生姜。可调制高浓度姜汁，嘱嫌疑人服用。三个小时后，重测嫌疑人血液及尿液毒品反应，即可知是否服用鸦片类药物。”

江洋如获至宝，带着杜单来到了精神病院。

杜单凶神恶煞般砸开门，亮出警局技术科的证件，进入VIP病区。当然，那位值班医生先在办公室里以要求江洋和杜单填写会客单为由，进行了半小时左右的阻扰。等杜单和江洋来到岑季红的病房外，透过观察孔，他们看到岑季红正迷蒙着一双眼睛，用头撞向墙壁，脑门被撞出了血，她还不依不饶地继续撞着。病房里传来了“咚咚咚”的撞墙声，几个戴着橡皮袖套的男护士闻讯冲进病房，都阻止不了岑季红的自残行为。

“很明显的躁狂反应！”值班医生斩钉截铁地说道，同时冷笑着注视江洋和杜单。

江洋却不为所动，微微一笑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只保温瓶，用同样冷笑着的表情对值班医生说：“你知道保温瓶里装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值班医生好奇地反问，声音似乎有点颤抖，这是很明显的没有底气的反应。

“是姜汁。”杜单瞪着眼睛，恶狠狠地代替江洋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听到姜汁这两个字，值班医生的眼睛都绿了。

岑季红饮下姜汁，三小时后验血验尿。血液毒品试验：强阳性反应（三个+）；尿液毒品反应，阳性（两个+）。

杜单当即控制住值班医生，而江洋则打电话给刘处长，说道：“快到精神病院来，我们已经确认，岑季红的精神病有伪！”

挂断电话，江洋冷冷地对值班医生说：“你以为有了胆南星的这副坚固的盾牌，我们就找不到姜汁这柄利矛了吗？”

值班医生浑身瘫软地倒在了地上，额头渗出了一绺绺汗液，身体颤抖着，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几个身着粉红色制服的美艳护士路过这里的时候，都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

1

脸色苍白浑身虚弱无力的岑季红被请出精神病院，直接送入了拘留所中。

面对确凿的证据，她先是无话可说，只沉默了几分钟后，便崩溃地一股脑全撂了。

岑季红的毒瘾，是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沾染上的。

她做访问学者，做学问倒是其次，游山玩水才是真正的目的。加拿大那地方，可以玩的地方都玩了一番后，剩下的便是无聊空虚，需要寻找刺激了。在附属医院做设备采购，回扣早已拿得盆满钵满，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岑季红和一帮家底殷实的留学垃圾混在了一起，在加拿大玩起了吸毒。

一开始是大麻，接着玩摇头丸和K粉，然后是可卡因，最后玩到了海洛因。一沾上毒瘾，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也正因为她吸毒，李楚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三番五次劝说情人戒掉毒瘾，还不惜以分手相逼。为了挽留情郎，岑季红也尝试过戒毒。可毒瘾好戒，心瘾却难戒，她每次戒毒都无奈地以失败而告终，复吸后还更加变本加厉。

每次吸完毒，岑季红都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比如脱光衣服大喊大叫，比如拼命用头撞墙，又比如朝嘴里塞刚排泄出的大便。这让李楚生实在是难以接受，同时这也是促使李楚生决定举报的重要原因——把岑季红送进监狱里，看她戒不戒得了毒。

但李楚生犯了一个错，他不该告诉岑季红，自己准备举报她。尽管当时他这么说，是想最后一次挽留情人。

但岑季红得知李楚生的想法后，心中便产生了可怕的念头。吸毒的事传出去后，将意味着她身败名裂，在国内也不可能继续在附属医院里采购医疗设备了。那会断了她的财路，更让她无法再获取毒资。

为了阻止李楚生举报，岑季红决定铤而走险。她从马戏团买来一条五步蛇，又借助医疗情报，匿名从澳大利亚邮购了防止尸体腐烂的西药和皮肤还原剂。

她的计划就是，趁着自己出差的机会，在离开海岸市的当天，就用五步蛇毒死了李楚生，同时又在李楚生体内注射了防止尸体腐烂的西药与皮肤还原剂。

李楚生的尸体被发现后，按照尸体的迹象来看，多半会被别人看做是心肾功能衰竭而死。因为五步蛇中毒的体征表现，确实与心肾衰竭而死的体征大致相似。皮肤还原剂已经消除了蛇咬的齿痕，而尸体防腐剂则可以让警方作出错误的死亡时间判断，令她拥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

只要不对李楚生的尸体进行尸检，就没人能知道她曾经做过何等诡秘的行迹。

那天江洋偷偷去医院太平间提取李楚生的血液皮肤样本，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被躲在太平间里的丘老头看到了。丘老头明哲保身，也不知道江洋是何种来头，所以当时不敢跳出来赶走江洋。但当江洋离开后，丘老头却立刻通知了岑季红——谁都知道岑季红主管设备采购，是医院里的红人，巴结巴结她，日后说不定能捞到什么好处。

岑季红听说有人提取了李楚生的血液与皮肤样本后，心中顿时惴惴不安，担心末日来临东窗事发。

她不知道是谁提取走了李楚生的血液和皮肤样本，更不敢肯定这个人会不会发现皮肤还原剂与防腐西药的秘密。但她却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那个人真发现了尸体的秘密，她该如何应对。

想来想去，为了逃脱刑责，她决定使出险招，利用吸毒后的怪癖来装疯！

——如果皮肤还原剂的秘密被人发现，但她却疯了，警方也没办法让一个疯子去服刑的。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2）

——如果秘密没有被发现，她可以在精神病院医师的治疗下，逐步康复。到时候只要说自己是因为男友去世而心情崩溃，再加上设备采购的压力实在太太大，才引发了心理疾病，就能官复原位。

进可攻退可守，这是岑季红所能想到的最佳应对方法。

那位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是岑季红的远房表弟，当年读医科大学的时候，学费是岑季红赞助的——不义之财拿多了，就会考虑做点善事，许多贪官都是这样想的，岑季红同样也是这样想的。

当年做的善事，现在终于得到回报了。岑季红在装疯前，给远房表弟打了个电话，让他在精神病院里继续为她提供毒品。装疯事小，要是断了毒品就是件大事了。毒瘾一发作，自己所有的伪装就全被揭穿了。

表弟在医科大学里专攻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疾病，所以对中药研究颇深。为了掩盖提供毒品的罪证，他让表姐在吸毒前事先服下了大剂量的胆南星。

在审讯室里，岑季红丑态毕露。毒瘾来临的时候，她满脸鼻涕地哀求，给她打一针海洛因，她就什么都说。杜单却冷笑着回答，只有她全部说了，才会考虑能不能给她一口烟抽。江洋也冷笑，他知道就算岑季红全招了，警察也不能给她提供毒品的，这是原则问题。

岑季红为了飘渺的希望，还是全都撂了。

她承认，两年前为了高额回扣，从一个老乡那里进了一大批医疗设备与耗材，其中就包括一部分老乡自己生产的新生儿专用消毒液。事后想来，问题只出在新生儿监护室里，想必就是那批新生儿消毒液质量不合格。

那个售卖医疗器械的老乡，早已发现苗头不对，带着不义之财移民海外，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找不到踪迹，无法追究责任了。

岑季红痛哭流涕地说，当李楚生发现监护室里消毒液测试无效后，她就知道完蛋了，卖给她消毒液的上家已经找不到了，一旦追究责任，就只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47条婴儿的性命，她可没胆量去承担责任。

她不得不与李楚生一起隐瞒真相，尽管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他们已经骑虎难下。上报责任，他们就会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不仅会被追究私拿回扣的问题，说不定还会被追究责任。就算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们也会被47个婴儿的家长追杀到天涯海角。

一整天，江洋和杜单都待在警局的审讯室里，全程关注着岑季红的案子。当岑季红终于说出两年前的所有事时，他们和刘处长都欢呼了起来，可惜在拘留所里不能饮酒，否则只怕当场他们就要喝个痛快一醉方休。

不管怎么说，两年前的新生儿监护室医疗事件可以说完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江洋本来就是受了导师易鼎然的委托，回到海岸市协助警方调查这起公案。现在47个婴儿的沉冤得雪，江洋也总算不辱使命，完成了导师交给自己的任务。

不过，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的医疗事件告破了，但现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却依然阴云笼罩，脑外科监护室里同样也出事了。而且脑外科的事态，远远比两年前更为复杂，更为凶险。所以江洋暂时还不能置身事外，毕竟他已经作为警方留洋法医，出现在了医院中。他是个有始有终的人，绝不可能做出全身而退的姿态。

不过，岑季红一案就算是告破了，警局也受到了不少压力。从岑季红被押到拘留所开始，刘处长的电话就一直不断地响着，有附属医院院长打来的，有市里某领导打来的。医院院长的电话可以不接，但市里某领导的电话却不能不接。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3)

市里某领导要求警方不能向公众通告岑季红案件的结果。理由很简单，毕竟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旦公开，又会引起社会群情激奋，甚至激发群体事件。一切以稳定为主，以前的死亡婴儿家属都已得到了相应的赔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又是海岸市里的王牌医院，何必重新揭开伤疤呢？

市某领导要求，对于岑季红案件的处理，将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进行审理。其最后结果，终将秘而不宣。

领导要求捂住盖子，刘处长据理力争却也无计可施。领导发了话，要是这起案件外泄了任何一点风声，就要以行政责任来追究刘处长及其手下，特别是那个叫江洋的留洋博士，还有杜单家里的房屋连锁中介公司，都会有麻烦。

刘处长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妥协了。他不愿意让江洋和司徒背黑锅，而且他也知道那位市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某些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眼看附属医院脑外科的患者已经在闹事了，而且事态愈演愈烈，如果再加上新生儿科这码事，只怕这家市内的王牌医院将会名声扫地，一大批医生护士面临下岗，更多的病人也将失去应有的治疗。

捂盖子，貌似对附属医院那些尽职尽责的医生是公平的。

但是，对于那47条婴儿的生命，谁又来对他们尽到道义上的公平呢？

于是，庆功酒变成了一顿闷酒。

江洋和杜单都喝醉了，杜单满嘴胡话，怒骂着市领导。而司徒与沈洁音，干脆就没来喝庆功酒。

江洋的酒醒了后，好容易让几乎裂开的脑袋平复了冷静。回到那套位于附属医院家属区的出租屋里，他才忽然想到，自己还是应该感谢一下墨儿。

如果不是墨儿的那封邮件，他根本无法发现岑季红掩盖吸毒痕迹的秘密。说起来，让47条婴儿的生命沉冤得雪，墨儿才是最大的功臣。

江洋坐在电脑旁，酝酿了很久情绪，盘算着该怎样写这封邮件。是应该先问问她在日本的情况？还是询问一下最近她的感情状态？对了，她为什么要去日本？以前读书时那个想要追求她的家伙不就是日本人吗？难道墨儿是为了那个日本男孩才出国的吗？

江洋越想就越觉得情况不妙，更是不敢提笔来写这封意在感谢的邮件。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看看来电显示，是个陌生的号码，还是越洋长途。

接通电话后，一个温柔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

“江洋吗？我是墨儿，我刚找杜单要来了你的电话。我想问问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了？查出结果来了吗？”

听到这温柔的声音，江洋仿若被一阵强电流击中。他捏着电话，脑海一片空白，手心里也全是汗。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怦怦乱跳，怀里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

他慌乱得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结束与墨儿谈话的。他只记得从接听电话，直到挂断电话前，他似乎只说了一句话：“案破了，谢谢你。”

自己真没用！怎么就不敢和墨儿多说一句话呢？为什么就不能眉飞色舞地说一说整个破案的经过？为什么不能表达一下对海岸市市领导的不满？本来有很多话可以说的，为什么自己却只憋出了一句话来？

浪费了多好的机会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墨儿才会打下一个电话给自己？

江洋狠狠抽了自己一嘴巴，他想再打个越洋电话给墨儿。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翻出墨儿的号码后，他还是手指颤抖个不停，始终不敢按下号码。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4)

良久之后，江洋又抽了自己一嘴巴，放下了手机。

话筒沉默地挂在电话机上，他只觉得嘴角火辣辣的疼。一定是刚才抽自己嘴巴时，抽得太重了。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穴。江洋的死穴，就是远在海外的墨儿。

2

在警局里耽搁了一整天后，江洋郁郁不乐地再次来到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一次，他是应医院院长的请求，进行一次私下的面谈。

院长姓邝，脑外科出事时，邝院长一直躲在住院部顶层的办公室里不见人。如果以为他是个推诿责任的人，那就猜错了。事实上，邝院长只是不想被人打扰，好静下心来好好梳理一下思绪，痛定思痛。

——最近这段时间，让他头疼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邝院长和易鼎然一样，都是从法国归来的老一辈医学家。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剩得不多了，他们都拥有着很纯粹的献身医学的信念。他们的继承者们，已经被这个五光十色的功利年代搞得六神无主，被身外之物迷失了眼界。

章彪竞选脑外科主任时，除了大外科主任的保荐之外，邝院长还收到了章彪送来的一封亲笔血书。章彪在血书中声称，他会将病人的健康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会让脑外科的金字招牌发扬光大，成为学术上的一面旗帜。

说实话，邝院长看到这份血书时，真的很感动。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那代人很纯粹的医学精神。所以在最终的竞选中，他投了章彪的票。他甚至还劝说易鼎然，把手中的职责交给接班人，让年轻人闯一闯。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他们的。”当时，邝院长就是这样劝说易鼎然的。

其实，邝院长也即将退休了，他正在站最后一班岗。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手中的行政权力移交给即将上任的新院长。新院长是从卫生局空降来的，直到现在还没见过面，据说姓肖，曾在奥地利留洋镀过金，在省里卫生厅又有很密切的关系，属于“上面有人”的典型。

这让邝院长很无奈，很早以前他就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易鼎然算一个；被称为“海岸市普外第一把刀”的普外科主任算一个；医术医德俱佳的急诊室的洪浩主任算一个；肝胆外科那位擅长肝脏移植且死亡率极低的主任，也算一个人选。这些人都是好医生，收到的感谢信连科室的柜子都装不下了。

可口碑极佳的好医生，却抵不过一个因为有上层关系而空降来的新院长，这怎么能让邝院长不感到悲哀？

邝院长也打听到新院长的底细，知道这位肖院长以前在另一家区级医院当过院长，上任期间手术成功率甚至超过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也是新院长能够空降的一个硬件优势。但普通人却不知道，肖院长之所以能在小医院里达到这样的效率，是因为他为了政绩，确保表面成绩和减少医疗投诉，竟授意手下拒收危重患者。

他们只做中小型没有风险的手术，把重病人推之门外，任他们等死。这样的背景，又如何不会让治愈率位居全市前茅？但他们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为人类健康而不断进取的医学治疗研究宗旨。

医疗在这些人的眼里，只不过是往上爬的台阶而已。

把医院交给这样的人，又如何能让邝院长安心？

据说那个章彪，早已私下与肖院长有了联系。章彪在脑外科进行作秀一般的手术，所安排的身强力壮的病患人员，岂不正是学了肖院长在区级医院里的伎俩？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5)

邝院长后悔自己真是看错了人，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邝院长彻底明白了，章彪写血书只是作秀而已，顺便欺骗一下他。章彪要的就是脑外科主任的位子，以谋取私利。

这附属医院，如一根枝节蔓生的藤。如果他们都同心同力，藤将茁壮成长，开出美艳的花。但如果根都腐烂了，那么每根茎每片叶都会渗出滴滴的血，留下斑驳的伤痕，令常青藤变作一根血藤。

整座医院，就仿佛一艘正在缓缓下沉的邮轮。邝院长想要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却又有心无力。

满地都是鼠蚁，又怎可独施高行？

他需要有人协助，拔掉血藤那腐烂的根。而江洋，正是他心目中的人选。

晚上十点，江洋走入位于住院部顶层的院长办公室中。只有在这个时候，邝院长才能避开医院中小人的耳目，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一看到江洋，邝院长先站了起来，朝江洋鞠了一个躬，嘴里说了一句：“对不起。”

“为何要说对不起？”江洋搀扶起邝院长。在这几天巨大的压力之下，邝院长已经脱了人形，花白的头发更稀落地衬托出这位一生严谨的老学者的事业落寞。

邝院长低着头，默然地答道：“因为我请你们保守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里出事的真实原因，所以我必须向你和你的团队说声对不起！”

邝院长解释，自从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出事后，他们就引以为戒，厉行整改。这两年来，小儿科再未出过类似的事，甚至连任何一个小失误都没出现过。邝院长发誓，他一定不会让岑季红这样的医界败类逍遥法外。就算是不公开审理，也同样会让她绳之于法。

但是如果真相被捅出去，现在的小儿科势必会再度被卷入漩涡中心。就全市范围来看，起码这两年，小儿科重新恢复了金字招牌，如

果旧事重提，受伤的将是无辜的小儿科医生，以及住在科室里的病儿们。

“难道两年前那47条在新生儿监护室里去世的弱小生命，难道就不无辜了吗？”江洋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在他心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芥蒂，但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向邝院长通报了针对脑外科的调查情况。

邝院长的眉头一直紧蹙着，当他听完江洋的推理分析后，老人愤怒得一拳砸烂了茶几上的玻璃！手上的玻璃扎进皮肤，顿时鲜血直流。

“20多条珍贵的生命呀，人世间最珍贵的生命呀！面对痛苦失控的家属，没有脸面的人是我们呀！问问心，如果是我们的亲人，又会作出如何反应？医生的良心，就在于把握细节，绝对不能在任何环节上有所疏忽！细节决定成败，医院不是吃请的关系网，不是吃请的酒店饭桌！”邝院长痛苦地吼道。

江洋一向尊重老人，却知道在这时候不能上前劝慰邝院长，更不能为他包扎伤口。

他知道像邝院长这样的老人，与他的导师易鼎然一样，一生都不愿意示弱，更不需要任何帮忙。如今医院里的现状虽然令他有所消沉，但江洋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老人心中有多么的痛苦。

刹那间，江洋下定决心，一定要连根拔除暗藏在附属医院地底的毒瘤。

3

大洋彼岸，易鼎然老先生在女儿家的独栋别墅中，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电脑前，正查阅着一封来自国内的邮件。他的眼睛没有以前好使了，所以最近几年都没怎么上手术台动刀，而是着重于在医科大学里培养后继人才。

易老爷子一边看着这封邮件，他的身体一边止不住地剧烈地颤抖着，胸腔不住地起伏。他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颤栗，而是因为他的心

中正升腾着一团怒气，这团怒气已经占据了他的整颗心。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6)

这封邮件是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邝院长发来的。

邝院长在办公室里结束了与江洋的谈话后，便连夜起草了这封电子邮件，然后发到易鼎然的邮箱中。

邝院长将医院脑外科最近发生的神秘死亡事件，详细记述了一番，同时也加入了江洋对此事的分析意见。最后，邝院长还把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里那桩公案的真相，也告知了易鼎然。

可想而知，现在易鼎然心中的震惊达到了何种程度。

两年前新生儿监护室的事，早在易老的预料之中。正是他受到老朋友刘处长的委托，才让得意弟子江洋赶回海岸市，协助警方查案。

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脑外科里发生的一切。

半个世纪前，易鼎然从法国辗转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医疗事业。

他付出全部心血，在海岸市首建了脑外科重症中心。

没想到，现在全被章彪那家伙给毁了。章彪为了政绩，竟然只做轻微症状患者的手术，这样做无异于让如今的脑外科失去了重症治疗的使命。即便如此，脑外科居然还导致如此高的术后死亡率，简直是医疗界的耻辱！

易鼎然自问桃李遍天下，而他更是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脑外科怀着很深的感情。

他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会培养出章彪这个白眼狼？而且还养虎为患，眼睁睁看着章彪一步步爬到脑外科二把手的位置，最后还在科室主任竞争中靠歪门邪道打败了自己。

当年，整个海岸市医科大学中，只有易鼎然有招收脑外科研究生的资格。第一次招生中，报考的人当中就有章彪。

说实话，章彪的理论成绩不错，但实际动刀的技术技巧就都稍差了一点，毕竟是小医院来的，又并非科班出身，以前做过的同类手术有限。

如果换做刚毕业的年轻本科生，或许还有培养的价值。但当时章彪已三十多岁了，日后在专业上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即使他能够安于勤奋，以后也只能做做一般的开颅手术，不可能担当什么大任。

所以易鼎然一直犹豫，是否要将章彪收为弟子。

章彪上门作秀来了。他跪在易鼎然面前，一跪就是半个小时。他不停哭诉，嚎啕着提到自己来易老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是父亲的遗愿，而他父亲也正是因为脑瘤手术遇到了庸医才不幸撒手人寰。他不希望再有其他患者像他父亲那样冤枉地死去，他要竭尽全力去拯救人类的生命！

易鼎然向来注重培养弟子们的道德品格，正所谓医者父母心，所以听到章彪不断提及亡父的意愿，他心中的天平终于倾斜了。

他破格录取了章彪，原本希望章彪可以凭借勤奋努力而笨鸟先飞。可是章彪确实飞了，却不是靠勤奋飞起来的。

章彪进了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就与老家的发妻离了婚，理由是分居两地感情不和。那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辣得要命，三天两头到学校来找麻烦，一哭二闹三上吊，害得教研室臭名远扬。

另一幕则更让易鼎然寒心。

章彪明明说他父亲死于脑瘤手术中，但有一天易鼎然却亲眼看到一个乡下老农到研究生院来找章彪，说自己是来找儿子的。章彪一出来，就连忙一把拉走了老农……

易鼎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却很不舒服。章彪靠欺骗换来的学业，他能成为有前途的青年吗？

如今看来确实如此，此人果然是医界的败类！

毕业的时候，原本易鼎然不同意章彪留校的，但章彪却在毕业前突然间与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的女儿结婚了，而且还据说已经恋爱了三年有余。原来他进校时甩掉老家的发妻，就是他早有预谋的计划中的第一步。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7)

大外科主任的女儿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两条腿细得像麻杆一样，脸上也长满麻子，据说还不能尽夫妻义务。章彪愿意和这样的女人结婚，看来他果真是下了很多工夫，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不得不说，章彪的举动，也解除了大外科主任的一块心病，所以也帮着章彪做了很多事。

也正是大外科主任的极力活动，再加上章彪的手术能力确有大幅度提高，留校公示的时候又恰逢易鼎然外出讲学。在电话里易鼎然实在是无法回绝大外科主任的请求，从而养虎为患，最终让章彪留在了附属医院的脑外科中。

再之后章彪的飞黄腾达，就不是易鼎然这个科室主任所能控制的了，不仅大外科主任鼎力相助，章彪还不知不觉中在科室里培养了自己的羽翼，比如王勒、覃护士之流。尽管早有章彪在手术室里骚扰女护士的传言，但身为岳父大人的大外科主任却不闻不问，看来岳父也理解女婿在性方面的苦恼，毕竟他女儿无法尽夫妻义务。据说大外科主任对章彪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和其他女人弄出小孩，不能和他女儿离婚。

很可笑吧，章彪和他的岳父，只是凭借一纸婚约缔为亲戚，然后各取所需罢了。

一年前的科室主任竞聘中，章彪凭借血书，获得了邝院长的信任，终于打败了易鼎然。他甚至还逼曾经的恩师退休，不得不去国外颐养天年。

没想到易鼎然在国外又收到了美国权威微神经科学杂志送来的烫金聘书，成为杂志主审。易鼎然立刻收到了章彪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件，易鼎然当然明白章彪的意思，他是想靠着易鼎然的关系，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镀金。易鼎然看都懒得看，就将章彪的信件插进了碎纸机。

人品不好的人，就算能力再强也是不可取的。章彪想要算计易鼎然本人，无所谓。但要想算计神圣的医学，那就绝对不行。

易鼎然已经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不言不语，看着邝院长寄来的电子邮件发愣。

女儿女婿不无担忧地走入书房，询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易鼎然沉默良久，最后说了四个字：“我想回国。”

女儿女婿都是医生，他们阅读了邝院长发来的电子邮件后，了解了前因后果。他们都知道老人的心思，女儿更深切地知道父亲对脑外科所怀有的深厚感情。在收到邮件之前，他们常常看到父亲没事就找出以前在国内科室里的录像和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眼里充满留恋。

如今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脑外科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又怎能让老人不牵肠挂肚？与其让他在国外惦记着，还不如让老人家回国去大显一番身手。

善解人意的女儿立刻为父亲准备好了机票、行李与降压药。

最后，女儿给江洋打了一个电话，通报了父亲的归国日期。

4

接到恩师的女儿打来的电话，江洋欣喜若狂。本来这次回国，他就是遵从了恩师的吩咐，来调查两年前的疑案，但没想到节外生枝，医院里又发生了脑外科监护室里的怪事。

现在易老就要回来了，他一定能镇住医院中小人的鬼蜮伎俩。

不管章彪能有什么样的靠山，毕竟邪不压正，他本人不也被患者家属砍伤，进了口腔医院吗。易老爷子回国，也有正当理由重回脑外科主持工作，只要邝院长签署一张返聘合同就行了。

这几天，大概是杜单的敲山震虎起到了作用，脑外科里倒也平安无事，没有新的病人出现术后危重症状——病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死的死，转院的转院。本身就没安排几例手术，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8)

有杜单在医院里以警方的正面形象出面，又有司徒以医药代表的身份暗中在医院里摸索，江洋反倒不方便出现在脑外科。

恰好那位负责侦办智障女童赵傻傻遇害案的马灿勇警官，又一次找到了江洋，邀请江洋与他一同办案。马警官的理由是，江洋这个留洋法医博士在医院中已经出名了，有他出面，什么事都能好办一点。

隋副教授的女儿隋小蝶始终不愿意亲手在停止呼吸机的申请上签字，她不愿意亲眼看到父亲离开自己。所以隋副教授仍然在呼吸机的吹打下，艰难地行进着生命的最后里程。

而隋副教授的三婚太太童碧林看到隋小蝶已经回来了，她也懒得天天陪床——反正那女儿看她也不顺眼，去陪床也免不了吵闹。只过了一天，童碧林竟然已经去上班了，还打扮得花枝招展颜色鲜艳，就连头发也用足了颜料，漂染成橘红色，仿佛从染坊出来的一般。

看着童碧林现在这副模样，马警官真是不敢相信这样的女人会在隋副教授上呼吸机的时候，一直陪在丈夫身边。他也悄悄询问过当班护士，得知确实在女童赵傻傻失踪的当天下午，童碧林曾经离开过医院。当时她说回去拿换洗衣服，但究竟去了哪里却无人可知。

也就是说，赵傻傻遇害的时候，童碧林没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马警官也当面质询过童碧林，但这女人却相当厉害，她只冷冷地回答：“我怎么可能提前知道那天赵傻傻会失踪？否则我一定找个人陪我一起回家去拿换洗衣服！可是我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丈夫生病已经都让我神魂颠倒了，我哪里还能想到找个人来陪我去拿换洗衣物呢？再说了，就算我没有不在场证明又如何？现在是法治社会，讲的是无罪推断。如果你找不出我犯罪的证据，不能证明是我杀的女童，就不要来找我麻烦！”

童碧林击中了马警官的死穴，他确实无法找到童碧林犯罪的证据。尽管他认为童碧林有重大嫌疑，但那只是出于逻辑推断，没有任何事实作为依据。没有目击证人，没找到肢解工具，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证明童碧林杀了那个叫赵傻傻的智障女童。

调查就仿若老虎咬天，没地方可以下口。

马警官只好另辟蹊径，从隋副教授突发脑溢血这方面开始着手调查。他想，如果童碧林真是杀害女童的凶手，那么这心狠手辣的女人说不定也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对自己的丈夫下毒手。毕竟凌晨三点发病，七点才送医院，实在是说不过去。而童碧林说丈夫曾经中途醒过一次，意识暂时恢复，亲口表达了不用去医院的意愿，尽管符合逻辑推演，但天知道这是真是假！

谋杀亲夫的动机，总是逃不过爱恨情仇这四个字，所以马警官准备从童碧林与隋副教授之间的关系，以及身边的关联人物入手进行调查。

不过，调查却并不顺利。尽管童碧林确实和丈夫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但从多方面搜集到的信息却显示，她并没有情人。她之所以与丈夫关系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来自工作上的压力。那个叫赵傻傻的智障女童，确实让她伤透了脑筋，而丈夫却整天忙着搞科研，很少为她排解心中的忧愁。

事业狂的妻子，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到，这正是童碧林感到最悲伤的一件事。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9)

但江洋的看法却与马警官大相径庭。他始终认为隋副教授的突然发病，如果真有黑幕，应该与那位主管行政的李松主任有着某种关联。

因为江洋这几天老和马警官在医科大学里转悠，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在调查隋副教授的事。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教师悄悄找到了江洋，东张西望确定附近没人偷听后，才告诉江洋，以前他曾经和隋副教授聊过天，那时正是隋副教授被李松整得最惨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这位教师问隋副教授，他究竟是哪一点惹恼了李松，会引来如此的报复。

隋副教授苦笑着回答，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一些李松见不得人的事吧。

等到这位教师再刨根问底深究的时候，隋副教授却闭紧了嘴，只是长叹了口气。隋副教授本来就是是个不喜欢乱论是非的人，就连整过他的人，他也不会背后说坏话。

唉，迂腐的知识分子啊！

这位学校教师还透露情况，李松在学校里一向标榜自己是个好丈夫的形象。他的妻子也是学校老师，教病理学的，又黑又丑，干瘦如柴，年龄还比他大六岁。李松是在自己最穷的时候娶了妻子，而且还是妻子主动追求他的。按照成功男人的心理来分析，李松心里应该是不甘心的。但是李松向来擅长做表面文章，为了仕途可以隐藏一切，说不定他与老婆早就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隋副教授会不会是因为无意中撞破了李松偷情，所以才招来了疯狂的报复？这位学校教师不禁做出了如此猜测。

不过，江洋却并不这么认为。

获得了仇人偷情的证据，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只能让对方投鼠忌器，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要是一拍两散，拼个鱼死网破才是最糟

糕的下场。如果真如这位教师猜测的那样，李松只会处处迁就隋副教授，而不会变本加厉地报复。

所以，男女私情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暂时不做考虑。

但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教师提供的情况，仍然很有价值，起码证明除了嫉恨之外，李松与隋副教授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矛盾。

隋副教授究竟知道了什么？会招来如此肆无忌惮的报复？

要弄清这一点，就只有先搞清楚李松整天在忙些什么。

于是，江洋让司徒在暗中跟踪了李松两天。从司徒那里反馈回来的情况，与李松联系最密切的人，是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处处长。此人名叫赵昱雨，不满五十岁，留美博士后，是靠真本事才当上研究处处长的。他居然会与李松走得很近，实在是令人有些意外。

最近两年，生命科学学院一直在研究一种秘而不宣的新鲜食品配方。据说一旦研制成功，将带来极高的经济效益。

生命科学学院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其严格，所有研究数据都放在赵昱雨自己的手提电脑里。无论走到哪里，赵昱雨都把手提电脑带在身边。学校的电脑和校园网上，都查不到赵昱雨究竟在研究什么，就更别提网络了，根本没有透露出半点秘密。

赵昱雨与几位专职科研人员，每天都早出晚归，钻在实验室里不出来。实验室的窗帘也一直密闭着，就连冬天也开着空调换空气，但就是不开窗。进实验室要刷卡，是指纹密码锁，旁人根本就别想进去。出实验室同样也要刷卡，而且在刷卡前必须脱掉衣服赤身裸体过一趟消毒室，没人能够带走实验室里任何一件东西。

但是李松却可以自由进出，他似乎是在替赵昱雨处理着情报信息方面的事宜。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0)

用着纳税人的钱，这帮人究竟在折腾什么而不能公示？即使是商业价值极高的研究，也是需要广告作用的，何须处处设防，做得如此神秘？除非这项研究在伊始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买主。

不管怎么说，赵昱雨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口。突破了他，就能知道李松在干什么。知道了李松在干什么，或许就能知道隋副教授究竟掌握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可就在江洋准备正面接触赵昱雨的时候，一件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5

张二是个卡车司机，开的是泥头车，专为建筑工地运送土石方。拉土石方的活，是计件算酬，所以每趟车都得拼命超载才能挣到钱。超载的车，最麻烦的就是行驶的时候突然踩刹车。因为车辆本身的重量实在太太大，踩下刹车后，在惯性的作用之下要很久才能停稳。

好在泥头车只能夜间出来拉土石方，白天城市是禁止卡车入城的。张二每次出车，都选择比较偏僻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上没有交警，他可以一边按喇叭一边快速行车。就算马路边上有行人，听到尖利骇人的喇叭声，就会自动惊慌地闪开，正好也就可以避免车祸的发生。

这一天，他那载重仅有八吨的卡车，足足拉了二十多吨的土石方，车身被搞得灰扑扑的，正好也对得起泥头车的称号。一离开工地，为了躲避交警，他就将车驶向了一条偏僻小道。

上了路后，他就开始按起了喇叭。他才不担心扰民的问题，这条路附近根本就没有居民，夜晚行驶的全是泥头车，交警也不来管，睁只眼闭只眼，几乎将这条路当做了泥头车的专用道路。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如果不给泥头车留条便道，城市里建筑工地的建筑垃圾又怎么才能运出去呢？

在张二前方四五百米处，有另一辆泥头车。在车后差不多相同的位置，也有一辆同样的泥头车。所以张二今天干脆就不按喇叭了，反正前面的泥头车按着喇叭，可以为他清除所有障碍。

可张二就有那么倒霉，当他行驶到一处弯道的时候，忽然前方车前灯照射的道路边缘，有一条摇摇晃晃的黑影，正颈脖僵硬地朝马路中间走来。黑影似乎捂着脑袋，仿佛头很疼，又像很劳累的样子。在黑影旁边，仿佛依稀还有一条人影，但转瞬即逝，天这么黑，天知道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

只听车头的挡泥板传来轻微的一声“咔哒”，然后卡车微微颤抖了一下。

张二是个有经验的司机，暗叫了一声不好。糟糕，车撞到人了！一定就是那条摇摇晃晃的人影。张二踩下了刹车，但在惯性的作用力之下，卡车足足向前滑行了两百米后，才慢悠悠地停了下来。

回头望去，马路上留着两道清晰的刹车痕迹。在一百米远的地方，刹车印的中央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脑袋都被碾扁了，地上铺了一大摊血泊。

“靠！”张二狠狠骂了一声。

后面那辆泥头车没有停车，只是减低了速度，绕过了躺在路中间的尸体，然后又提速向前行驶。当这辆泥头车经过张二身边的时候，张二清楚地看到泥头车司机正拿出手机，拨打着电话。

靠！这司机一定在报警！

泥头车的生意不好做，报警之后，张二肯定会被抓。就算不是他的事故责任，超载也是一项违规，卡车停运几天也是没跑的事。一辆车被停运，就正好可以让其他车多跑两趟。做这一行的司机，都是相互提防着的，现在后面这辆车的人报了警，肯定也说了张二的车牌号，他就算想要逃逸也没机会了。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1)

后面这辆车并没停下来等待交警提供目击情况，也是因为自己的屁股也没擦干净——他同样也超载了，等待交警就等于自投罗网。

张二情不自禁又狠狠骂了一声：“靠！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前面的车和后面的车都没事，怎么偏偏我就遇到了？”

人命关天，交警在十分钟后就赶到了这条偏僻小道。

在这具躺在马路中央的尸体的衣服口袋里，交警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死者是海岸市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处的处长，赵昱雨。

在赵昱雨的身上，还找到了一张纸条，正文是打印的，而下方则留着赵昱雨龙飞凤舞的亲笔签名。

这是一封遗书，充满了悲观厌世的种种论调。赵昱雨在遗书里说，他患有男性疾病方面的毛病，不能让妻子得到满足，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决定离开人世。他还在遗书里让妻子不要难过，一定要找个健康的好男人再嫁。

卡车司机张二也在一边哭哭啼啼地说：“交警同志，真的不关我事！这人是自己摇摇晃晃地冲上了马路，迎头撞向卡车车头的！”

有了遗书，又有张二的证言，交警没有太为难张二，只是让他交了五百块的超载罚款，就让他离开了现场，根本就没让他停运今天的泥头车。挡泥板撞出了凹痕，保险公司会做出赔付，张二唯一的损失，就是得掏钱买块红布挂在车头上——这是司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撞死了人就得挂块红布，不是为了超度亡魂，而是为了吓走日后来寻仇的怨灵。

6

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赵昱雨已经身亡，所以警察直接召来殡仪馆的灵车，将他的尸体送入了殡仪馆的停尸间，并未送入医院抢救。

随后交警通知了家属与所在单位领导，也就是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江洋与马警官对于赵昱雨的调查，一直都是暗中进行，因此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出于种种原因，也并未将赵昱雨自杀的事在第一时间通报给警方。

江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这让他很是意外，怎么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莫名其妙身亡了？

江洋深知赵昱雨的死，绝对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立刻叫上马警官赶到了殡仪馆。他希望再看一看赵昱雨的尸体，是否存在什么蹊跷。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因为赵昱雨的###认为丈夫自杀的动机，实在是见不得人。特别是遗书里让她找个健康的男人再嫁，似乎暗示自己曾因为他的隐疾而多次吵骂过。所以她无心请求生命科学学院的领导为丈夫筹划体面风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准备当天就火化遗体，连告别遗体瞻仰遗容的程序都免去了，反正也没有亲朋好友前来悼唁。

随后她准备将赵昱雨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这样就可以把在海岸市市内买处公墓的钱都省了。

当江洋与马警官赶到殡仪馆的时候，赵昱雨的###正在火化大厅外等待着烧尸工人喊号——今天在殡仪馆等候火化的尸体有点多，其他尸体都是几天前就送到了殡仪馆，并提前安排了火化时间。

而赵昱雨的尸体是前一天深夜才送到了殡仪馆，火化时间又是###临时提出的，就算是烧尸，也得讲个先来后到的。赵昱雨的尸体是后送到的，所以只好向后延一延了。

说实话，烧尸工人也对赵昱雨的###很有意见，居然连遗体道别仪式都省了。这样一来，就没人送花圈，殡仪馆外的花圈店是烧尸工的老婆开的，无形之中家里就少了一份收入。所以烧尸工将赵昱雨的遗体留在当天上午最后一个火化。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12）

哼，连花圈都不买，就让你多等等吧。在殡仪馆里多待一会儿，可不会留下什么美好记忆的。

也正因为烧尸工人出于报复性的安排，才为江洋和马警官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眼看还有半小时就要轮到赵昱雨的火化时间了。时间不等人，江洋与马警官来到火化车间隔壁的停尸间，亮出警官证，又塞给守门老头一张百元大钞，混进了停尸间中。

殡仪馆的停尸间和医院的太平间不一样，可没什么叠在一起的冰棺。反正马上就要火化变成一捧骨灰，所以这里的尸体就不需要再放置在冰棺里。

停尸间是一间很大很宽敞的屋子，摆了很多张带轮子的木桌子。这些木桌子其实起到的是停尸床兼推车的作用，尸体就躺在这些桌子上。只要把桌子推到火化车间的履带上，就能减少工序直接进行火化。

每具尸体身上都蒙着白布，脚丫上捆着写有姓名的硬卡片。

通过查找硬卡片，江洋与马警官很快就找到了赵昱雨的尸体。掀开白布，映入两人眼帘的，是一具缺失了头颅的残缺尸体。因为火化时间过于仓促，而且又不进行瞻仰遗容的仪式，所以赵昱雨的####连尸体化妆师都没有请，就这样让丈夫面目全非的尸体被送进火化炉中。

时间仓促，没办法做仔细的检查，也不可能做尸检——没经过家属同意，擅自验尸是违法的，对于这种不尊重死者的做法，家属是可以起诉的。而且交警在赵昱雨尸体身上找到了遗书，经过警方鉴定，遗书上的签名的确是由赵昱雨亲笔所写。既然是自杀，就自然无人报警立案，更谈不上尸检了。

所以江洋只能粗略地看看尸体，但从表象上来看，确实也找不出什么异常。赵昱雨的尸体，与一般的车祸罹难者，并无什么区别。

就在这时，太平间外传来了脚步声，还夹杂着一听就知道很勉强的哭声。站在门外的守门老头不住咳嗽，提醒太平间里那两个警察，死者的###来了！

江洋与马警官避无可避，幸好江洋急中生智，拉着马警官跳上一张空置的停尸床，又各自拉来一张白布蒙住了身体。可惜白布稍稍短了一点，蒙住头，就蒙不住脚。好在殓工进了太平间后，熟门熟路地来到了等待火化的赵昱雨的尸体前，然后推走了停尸床。如果他们稍稍注意一下，一定会发现在这躺满尸体的停尸间里，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脚丫上不仅没有挂写有姓名的硬卡片，还各自穿着皮鞋。

一旦赵昱雨的尸体被火化，就算尸体体内藏有什么秘密，也都将死无对证不复存在了。

“难道真要前功尽弃了？”江洋懊恼地自言自语道。

马警官的脸上却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不紧不慢地说道：“看来，我必须又要使出非常规手段了！”

江洋早就领教过马警官的非常规手段，如果不是马警官以警方内部资料里没有江洋的名字来要挟刘处长，他又岂会跟着马警官卷入这场是非中？

距离火化时间还有十来分钟了，赵昱雨的尸体已经被殓工抬上了火化炉前的履带上。只要时间一到，赵昱雨的###按下按钮，尸体就会被送入火化炉中。只消几秒钟，尸体就会在一千度以上的高温下，变作一堆散碎骨灰。

江洋与马警官出了停尸间，马警官找到守门老头，鬼鬼祟祟地塞了一张百元大钞，悄声问道：“配电房在哪里？”守门老头乐呵呵地接过了钱，然后朝停尸间后面指了指，说：“后面那间小房子就是。门外挂了骷髅头警示标志的那间。”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 (13)

两人立刻快步跑到了配电房外。配电房铁将军把关，门死死地锁着。

马警官从衣兜里摸出了两根柔软的细铁丝，插进锁孔里，轻轻摇晃了一下，只听“吧嗒”一声，门锁开了。

进了配电房，马警官在配电房门后找到了一柄消防斧，还找到了一双绝缘手套。站在配电箱前，马警官戴上绝缘手套，拉开配电箱，挥起消防斧，朝着一堆搅在一起的电缆砍了下去。

只见一阵火花“噼里啪啦”地冒起，接着是一阵青烟。随之而来的，则是黑暗——整个殡仪馆陷入了一团黑暗，在马警官的努力之下，这里停电了！

火化炉是靠电力维持工作的，停电了，火化炉自然无法工作，赵昱雨的尸体当然也就没办法火化了。而马警官将配电箱破坏得如此彻底，一时半会也是没办法让殡仪馆重新来电的。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那个停尸间的守门老头肯定也不敢说是两个警察来破坏了配电房，毕竟他收了这两个警察的两张百元大钞。

趁着殡仪馆工作人员还没赶到配电房，江洋与马警官一脸坏笑地溜了出来。现在，他们想去看看赵昱雨那位###现在又是什么反应。

当他们来到火化车间的时候，看到赵昱雨的###戴着墨镜，正着急地握着手机打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五分钟，###总算是挂断了电话。

一挂断电话，她就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赶紧把我老公的尸体放进冰棺里，然后送到另一家殡仪馆进行火化！真是邪门了，我就不信另一家殡仪馆也会停电！”

真够绝的！为什么赵昱雨的###会这么着急火化丈夫的尸体？其中一定有鬼！她的电话是打给谁的？一定是电话那头的人向她发出了指令。

不过当江洋与马警官听到要换一家殡仪馆火化尸体的时候，两人都不得苦笑着互视一眼，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看来他们真的无法再阻止赵昱雨###的行动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再让另一家殡仪馆的电力也同样出现问题。

难道就要眼睁睁看着线索中断吗？

马警官懊恼到了极点，而在这时，江洋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

7

电话是司徒打来的。

就在江洋与马警官在殡仪馆里忙碌的时候，司徒也没闲着。他穿了一件到处都是衣兜的马甲，扛着一台摄影机来到了童碧林上班的那家小学。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电视台记者。

见到童碧林后，司徒自我介绍身份后，说他准备拍一部关于隋恩超副教授的传记纪录片。因为隋副教授身患重病，情况不容乐观，他奉了医科大学的委托，来拍一点隋副教授的事迹。当然，也会在纪录片里讴歌一下教授与童碧林之间纯真的爱情。

童碧林听得心花怒放，满面笑容，完全不像自己的丈夫还躺在被呼吸机包围的病床上。在拍片前，她还特意去换了一件漂亮的外套，还将橘红色的头发抹了一层定型啫喱水。

听童碧林唠叨完她与隋恩超的相识相恋经过后，司徒问：“隋副教授突发脑溢血的时候，还有什么细节？童老师，请你巨细无遗地都告诉我，这对将来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童碧林思索良久之后，说：“我们吃了饭后，老隋就进了书房，不知道在电脑前捣鼓着什么。我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听到书房里传来砰的一声，大概是老隋坐的椅子倒了。我进去一看，看到老隋正抓着自己的喉咙，声音含混地叫着什么……啊，对了！老隋叫的是‘小番茄，是小番茄！’”

第五章 拦截运尸车（14）

小番茄？隋副教授在发病的时候怎么会叫着小番茄这三个字？
是投毒吗？

还是童碧林听错了？毕竟在隋副教授的体内除了检出血乳酸含量较高之外，并没检出任何毒素。

如果听错了，那么隋副教授说的又是什么呢？

是“校方去……”，还是“兴奋期”？

司徒有些糊涂了，不禁又多问了一句：“真是小番茄吗？”

童碧林点点头，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老隋特别喜欢吃小番茄。我不喜欢这玩意儿，从来也没买过，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买来的……”

“哦……”司徒明白了。

与童碧林告辞后，他赶紧给江洋打了个电话，告知了自己的新进展。

江洋倾向于小番茄投毒的说法。

隋恩超与李松有恩怨，李松与赵昱雨关系密切，赵昱雨所在的研究所又是专门研究生物的，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投毒的可能性。研究生物的人，制造出了暂时不为人知的某种毒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有可能小番茄所带的并不是毒素，而是令人体突然间血乳酸含量激增。血乳酸激增，类似剧烈运动后的状况，同样也能引致脑溢血，而且这种投毒手法更加隐蔽，也不容易被揭穿。

而赵昱雨现在也死了，是不是被灭口呢？

那个泥头车司机张二也曾说过，赵昱雨在夜幕中冲上马路的时候，手一直捂着头，仿佛头很疼，又很像劳累的模样。这岂不也符合血乳酸激增后的身体反应吗？

张二还说过，他似乎看到赵昱雨身后依稀还有另一条黑影，但转瞬即逝，他一直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

如果他没看花眼，那条黑影很有可能就是让赵昱雨被撞身亡的罪魁祸首。一个因血乳酸激增而全身感到疲惫的人被另一个人突然推到马路中央，看到迎头呼啸而来的泥头车，是根本没气力逃开躲避的！

可惜，隋恩超突发脑溢血后，就被送进了医院急救。而医科大学与附属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校园里的教师与医院向来关系密切，李松等人完全有办法合情合理地来到医院，消除小番茄投毒的证据。

不过，赵昱雨出事后，他的尸体是被直接送到殡仪馆的停尸间里去的，并未与医科大学的人有任何接触。只要检验赵昱雨体内血液是否血乳酸含量偏高，就能初步确认他的死亡另有蹊跷。

联系到他老婆如此急着要火化尸体，难道就是为了消除罪证？同时也能说明，就连他老婆都已经被人收买了。

收买的人是谁？会是李松吗？

但也正因为赵昱雨的尸体是直接被送到殡仪馆的，所以他体内应该还留存着证据。

一想到这一点，江洋顿时兴奋了。刚才马灿勇的非常规手段真是太及时了，否则赵昱雨的尸体已经变作了一捧散发着焦臭味的骨灰。

现在，应该再使用一次非常规手段了！

江洋偏过头，问：“马警官，如果现在我们去办一件事，有可能会揭开真相，但也因此会让你失去警察这份职业，你敢去做吗？”

马警官却坏笑着说：“我可以跟着你去做，反正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法医，只是个社会闲杂分子。如果真出了事，你是主犯，而我不明真相被蒙蔽的围观群众。”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要是办案的非常规手段实在是太过于惊世骇俗了，我会选择隐藏身份的。”

他一边说，一边和江洋出了停尸间，然后在殡仪馆里转悠，只过了几分钟，就转悠到了殡仪馆职工宿舍外。

宿舍外是片空地，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的篮架上，挂着几件女式外衣，还有几双迎风飘扬的黑色长筒丝袜。马警官笑吟吟地伸出

手，从篮架上扯下了两只黑丝袜，递了一只给江洋，说：“现在我们就来隐藏身份吧。这一次，我们扮演银行劫匪！”

马警官的非常规手段还真多，就在殡仪馆里，他撬开了一辆用作灵车的黑色依维柯的车门，然后在仪表盘下扯出两根电线。两根电线相触后，闪过一道蓝色的火花，便启动了引擎。

现在，赵昱雨的老婆已经租用了殡仪馆的另一辆黑色灵车，载着丈夫的尸体，正向另一家殡仪馆驶去，刚离开没多久。

在偷来的灵车上，江洋与马警官将黑丝袜套在了头上。透过黑纱，虽然视野有点朦胧，但还是能清楚看到前方的情形。

将车驶出殡仪馆后，马警官陡然提速，因为惯性的原因，江洋的身体重重地倚在了副驾座的靠背上。

十多分钟后，两人开着车终于追上了载有赵昱雨尸体的那辆灵车。

马警官按着喇叭，全速超过了那辆灵车后，立刻扳动方向盘，一个漂亮的反刹车，将车横在了灵车前。载着赵昱雨尸体的灵车，为了躲避碰撞，不得不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

紧接着，马警官抽出腰间的手枪，跳下了车。

赵昱雨的老婆，以及开灵车的殡仪馆司机，都吓了一跳，同时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过戴着黑丝袜的持枪歹徒抢劫运钞车，谁又见过歹徒抢灵车？

赵昱雨的老婆心中有鬼，知道不妙，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却无计可施。

马警官用枪指着驾驶台，命令赵昱雨的老婆与司机不得妄动。而江洋则一个箭步，从后车门跃上了灵车，拉开了冰棺的棺盖。

赵昱雨的头颅已经被泥头车碾碎了，但他的颈子还很完整。

江洋先又用针管提取了尸体体内的血液，然后又撬开尸体的喉管，用细镊子在喉管中仔细摸索。事情太突然，他没提前准备摄像设备，所以只好将取证的严谨性这条原则省略了。

凭借敏感的手感，江洋在尸体的喉咙处果然夹出了一丝肉样的红色东西，看上去有点像小番茄经晾晒后所得的果干，但色泽却微微有些不太对劲。

小番茄，果然是小番茄。

毫无疑问，赵昱雨的死，与隋恩超的突发重病，有着非同寻常的关联。而将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小番茄。而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人——李松！

赵昱雨与他的研究团队，究竟在实验室里研究什么？难道是他们研究，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

1

江洋与马警官拦截运尸车的时候，是在一条不算太偏僻的马路上。因为有人看到拦车的人戴着黑丝袜，还用手枪指着驾驶室，以为发生了抢劫案，于是报了警。

当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来的时候，江洋已经从赵昱雨的喉咙中发现了小番茄果干。

听到警笛声后，江洋苦笑了一下，跳下了车，对马警官说：“好了，我们不用扮银行劫匪了。”同时，他伸出食指与中指，做出胜利的手势。

按照拦车前的约定，如果找不到喉咙中的证据，江洋提取了血液样本后，就会与马警官赶在警车到来前驾车逃离现场。现在既然找到了证据，就不用再隐瞒身份了。江洋只希望面对压力时，刘处长能够力保他和马警官没事。

拦截运尸车，还显露出自己的身份，就意味着撕破脸要与隐藏在暗中的凶手正面为敌，也意味着打草惊蛇。但是江洋深知，不打草惊蛇已经不行了，否则还会有人死。和那帮人的较量还有着艰险的路要走，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死亡事件的再度发生。

看来，侧面的迂回该收场了，下面就是正面的针锋相对。江洋似乎看到了看不见的刀光血影，正张牙舞爪地等待着他们。

江洋与马警官卸去黑丝袜，向赶来的警察解释身份的时候，赵昱雨的老婆开始歇斯底里地哭闹，说丈夫尸骨未寒，就有警察来做侮辱尸体的龌龊事。围观的群众也在起哄，还有人拿出手机拍摄着现场的情形。

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有好事者将这段视频上传到网络。警民关系一向是网络上的关注热点，不知道这次上传的视频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事。

可是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所以江洋只是对此报以冷笑，以及一脸的鄙夷。然后江洋请警察命令灵车司机将车直接驶往警局，并将车上的尸体卸在警局的殓检房中。

等小番茄果干的检验结果出来后，看你等小人还敢不敢如此嚣张？

回到警局，在解剖室里，刘处长阴着一张脸，手中捏着一份红头文件，不无忧虑地望着江洋。

“这些都是别的部门转来的投诉信，说你们整天在医科大学里问来问去，干扰大学科学教研任务，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有关方面要求我们严厉查处，勒令停止。”

果然，压力与阻力已经如江洋想象中排山倒海一般到来了。

“江洋，你和马灿勇今天的行为，虽然是不得已之下的情急举动，但你们有绝对把握查出蹊跷吗？如果没有把握，尸体解剖一定要慎重，否则死者家属可以以尸体侮辱罪起诉你们。”

江洋垂下眼睑，自信地答道：“一切后果，只管放马过来！”

刘处长看了一眼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低声说：“要解剖，就快点解剖。过一会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就要赶过来了，还带着律师。”

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是个姓郭的老头。在之前的调查中，江洋一直认为郭院长是个无关轻重的人，在学院里早就被赵昱雨架空了，实验室的研究根本就与他无关。但现在这个关键时刻，郭院长却带着律师来到警局。是因为赵昱雨老婆的胡搅蛮缠，受不了压力而来的？还是因为郭院长本身也与此事有关，只是隐藏得比较深，才让江洋小觑了他？

江洋与殓检房的实验技师常浩互换了一下眼神后，穿上白大衣，戴上口罩手套，额头上佩戴上绑带固定式显微镜，便昂头走到赵昱雨的尸体前，拿起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了赵昱雨的胃腹部……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2）

赵昱雨的肌肉与脂肪，已经成为了僵白色。

江洋之所以如此胸有成竹，一方面是因为确实知道赵昱雨的死存在着某种蹊跷，他确信会在血液样本里发现超标的乳酸含量。另一方面，则是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邮件。

邮件，是墨儿发来的。

虽然江洋不敢与墨儿说话，也不敢给墨儿发邮件，但墨儿却一直与杜单有着联系。

杜单从司徒口中得知江洋在调查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所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课题，于是便把这件事写成邮件，发给了墨儿。而墨儿在得到相关情报后，又立刻写了封邮件，直接发回给了江洋。

墨儿不仅仅醉心于中医古籍研究，同时她精通多国语言，并对医药情报检索有着很深的了解。在辞职前，她在医科大学里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所以对生命科学学院以前的研究课题也有所了解。

生命科学学院一直研究的，是南海地区干果的特殊研制方。已经有一些新品种问世了，但因为牵扯到改变食品基因，对于人体的影响不能确定，而被禁止市场销售。不能市场化，就意味着科研经费与制造链的连环恶费，可谓损失惨重。

生命科学学院的教职员工，已经两年没发奖金了。

郭院长实在是没有面子，以前引进人才时承诺的厚实资金待遇成为空话，所以一门心思想要研究出一个重磅成果出来挽回以前的一切损失。

因为司徒在大学里调查时，询问的都是年轻女教师，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内幕，也造成了江洋对郭院长的忽视。

这半年来，科研处处长赵昱雨一直攒足了劲又在研制新的食物研制方。但是却没有半点情报往外透露，即使科研处里这些人半年没有

科研论文都在所不惜，哪怕不能完成职称论文也顾不得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扳回过去的经济损失和名誉。

他们想要打一场震惊学术界的翻身仗。

但在前两周的《科研管理》专业杂志的网站上，发布了即将出刊的新杂志的目录，目录出现了一篇署名赵昱雨的论文。但网站刚推出目录后不到十二小时，海岸市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便发去公函，以“不批准科研成果异地发表”为由，要求杂志社迅速撤稿，并删除目录。

学院的反应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诧异！

而墨儿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她恰好有一位大学同学在这家杂志社里担任编辑。遇到学院要求撤稿，她的同学不得不千方百计找其他论文，去填补空白的天窗。不过当墨儿询问论文内容时，同学却因为良好的职业素养，拒绝了墨儿的要求——毕竟版权是人家作者的，未经作者允许，严禁向任何人透露。

紧接着，赵昱雨就出事了，或许就是这篇论文让他惹祸上身的吧。

赵昱雨大概寻思着自己的论文只要不在最权威的《药物与食品》杂志上发表，就没有人会知道。而专业杂志的论文发表等待时间很长，所以他就投稿过去，以为杂志出刊的时候，会在他们公布成果之后，到时候正好可以吃到第一啖汤。

就算是小杂志，只要有了重磅论文，同样可以被大杂志转载。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的论文，将是最有权威性的，完全可以胜过日后那些加了许多领导名字的联合署名论文。

江洋也试着给杂志打电话，要求了解那篇被删除的论文内容，但却也遭到了拒绝。

“警察又怎么样？如果人人都打电话说自己是警察，要求了解已删除的论文内容，以后还有专业作者敢投稿吗？泄露了商业机密怎么

办？版权官司可不是说着玩的。我们要对作者的知识产权负责！”杂志的编辑如此答道。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3）

尽管江洋很生气，但也很佩服杂志编辑所遵从的职业道德。

不过，还是墨儿有办法。她查出《科研管理》杂志为了增加国际知名度，与英国的一家杂志联合网站有合作，所有论文都必须配备英文检索词。一旦论文在《科研管理》杂志的网站上发布后，就会由网站程序控制，即刻被那家英国网站所收录。

尽管杂志的目录被删除了，但英国网站却没有被通知删除，保留了部分情报信息。所以墨儿在日本登录英国网站，找到了那篇论文的英文检索词。

那个网站只有转英文摘要的权利，只授权到引介程度。但是墨儿已经大体了解到，赵昱雨与他的团队正试图在小番茄中添加一种隐秘成分，制成果干。他们的目的是让此类食品成为世界第一，登上食品研究销售的首席。

这会是什么样的隐秘成分？又怎样才能达到让每个购买者都喜欢的效果呢？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口味，他们又怎能一揽所有人的口味？

小番茄，又是小番茄！

小番茄干果里，又藏着何种诡异？

还是让赵昱雨的尸体来说话吧！看看他服下小番茄果干后，究竟在他体内造成了何种影响！

2

下刀解剖前，江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第一次去精神病院调查岑季红案件的时候，曾经从那位值班医生，也就是岑季红的远房表弟口中，得知在医院里还住着另一位医科大学的职工家属。是一位女孩，她是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女儿。

也就是郭院长的女儿。

据说郭院长的女儿是因为误服了某种食品后而精神失常的。

是因为误服了小番茄干果吗？但时间又有点对不上号。郭院长的女儿几年前就已经精神失常了，但赵昱雨对小番茄的研究却就是这半年的事。

据说郭院长因为女儿发疯，迁怒于自己的老婆没管好女儿，所以与太太关系恶化。不过为了女儿，他们并没离婚。学校里还有小道消息，说赵昱雨的老婆是个性格开放的女人，和郭院长走得相当近……

江洋的脑海里忽然泛起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会不会是郭院长因为女儿被零食伤害，所以决心报复社会，借助院长权利，动用科研经费，来研制伤害儿童的食物？

而科研处里的科研人员，以前都曾因为研制出来的干果食品被勒令严禁市场销售，并且两年没发奖金。这些人都含着怨气，心怀憎恨，觉得自己大好的才华没有被社会认同采纳。他们会不会与郭院长沆瀣一气，组成阴谋集团？

江洋越想越觉得可怕。

如果报复社会的凶徒是有文化有专业技术的一群人，绝对可以将这个平静祥和的世界变作血雨腥风的阿鼻地狱！

再回到解剖台上的这具尸体。

在赵昱雨的胃里，江洋找到了很多小番茄果干的半消化物，从消化程度来看，如果小番茄果干里真的存在不明药物，药性应该是肯定发作了。

血液中的乳酸含量确实有增加，但是否由药物引起，还尚待确认。

喉咙和胃里的小番茄干果可疑物，被江洋保存在试验器皿里，留待进一步检测。可惜可疑物实在是太少了，以后的实验一定要节约使用。

赵昱雨的半个头颅都被泥头车车轮碾扁了，但依然还有半个藏在头盖骨里的大脑被完整保存。

司徒也赶到了警局，协助江洋对死者大脑内的细胞纤维组织进行显微镜提取，缜密监测尸体中毒及药物吸收情况，以供日后作为法庭呈堂证供。别忘了，他也是操作医学实验的好手。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4）

开颅提取脑组织时，司徒突然“啊……”的一声喊了出来，惊异的眼睛差点从眼镜后蹦了出来。

在显示药水的作用下，赵昱雨那肿胀的脑细胞显示充血，脑组织中的血液染色呈灰色，这足以证明有药物透过血脑屏障，才会产生如此结果。也就是说，确实有某种神秘药物存在，而且这种药物应该可以圈定为某种可以透过血脑屏障的精神类药物。

江洋与司徒面面相觑，江洋掷地有声地对司徒说：“隋恩超的手术提取物里，一定也会有同样的疑点！我现在去医院收集回来，再交给你进行对比，然后你赶快找出结果！”说完后，他便脱下手套，迈开虎步出了殓检房。

在马警官的陪同下，江洋来到了附属医院——现在他俩已经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不尽快找出疑点，马警官也会被迫下岗的。

在医院的病理室内，江洋亮出警局技术科为他做的那张证件，病理医师很配合地找出了隋副教授术后的手术标本与切片。江洋先在病理室内用医学显微镜进行初步观察，也发现了细胞肿胀、细胞核改变、细胞浆溢出的迹象。

看来司徒在警局殓检房内的发现很是准确。隋副教授的脑组织损害不小，已宣布脑死亡，命不久矣。这也是幕后黑手的如意算盘吧？隋副教授的病理切片显示，明显与单纯脑溢血的脑组织病变有着不同。

这就是证据！

向病理医生写了借据后，江洋与马警官赶紧开车把隋副教授的病理标本与切片送回警局。

在车上，马警官皱着眉头，对江洋说：“我总觉得那个智障女童赵傻傻的遇害案，与我们遇到这桩医科大学内的学术大案有着某种若隐若现的关联。”

“何以见得？”江洋饶有兴趣地问。

马警官沉吟片刻，说：“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调查女童赵傻傻遇害案时，我曾正面接触过隋恩超的太太童碧林，当时她那有恃无恐的态度令我印象很深。如果她真是凶手，为什么就一点不担心骗走女童时，不会被某个目击证人看到？而她丈夫突发脑溢血，如果第一次昏迷的时候就送往医院，也许就不会造成现在这种不死不活的后果。据我观察，她与丈夫的关系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正是来自她工作上的压力……”

“你的意思是……”

“童碧林是那智障女童赵傻傻的班主任，而赵傻傻给她的班级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她有多恨赵傻傻，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吧。如果有人告诉她，会为她解决这个麻烦，你说她会不会也帮对方做点事呢？”

尽管马警官说得很隐晦，但江洋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只要有那智障女童赵傻傻的存在，童碧林的班级就永远只能排在全区同年级横向对比的末名，永远拿不到学校发的奖金，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作为普通小学的教师，收入本来就不高，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就更会让童碧林痛苦，甚至痛苦到无以复加心理失衡的地步。

隐藏在医科大学的幕后黑手了解到童碧林的心头之恨，掌握了她的弱点，就无异于拿捏住了蛇的七寸。尽管小学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想将那智障女童除之而后快，但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谁又真正下得了手？但学校外界的人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敢于对隋副教授和赵昱雨下毒手的幕后黑手？

给隋副教授下毒，并不难，难的却是如何让隋副教授在病发后，不要马上送往医院。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5)

隋副教授病发后，被耽误的那四个小时，非常关键。如果不是被耽误了时间，只怕他已经被附属医院的医生抢救了回来。

如果有人与童碧林做一笔交易，而其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延缓丈夫入院就医的时间，童碧林会答应吗？反正她和丈夫的感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好，否则也不会在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回来后，便急着去上班，而且还染了发。

从染发的细节来看，也看得出来现在童碧林的心情不错，这也是一个疑点吗？

不过，隋副教授发病后掐着自己的脖子，说出“小番茄”三个字的细节，却是童碧林提供的。如果她真是幕后黑手的同党，为什么会说出小番茄的事？难道另有隐情？难道是幕后黑手利用杀害女童，来让警方将怀疑的视线转向童碧林，搅乱一潭浑水吗？

不管怎么说，隋副教授被送入医院后，大脑病变已经突破血脑屏障，这是不争的事实。饶是华佗在世，也无计可施。让隋副教授这样活着，比杀他灭口更加安全可靠，幕后黑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正思忖间，江洋忽然觉得警车猛的震动了一下，令他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

转头看驾车的马警官，马警官正使劲咬牙，直视前方的马路，猛踩了一脚油门。紧接着，警车又震动了一下。江洋也立刻明白了，有车正从后方撞他们的车尾。

回过头，江洋看到一辆没有车牌的越野吉普正狠狠朝他们撞来。

现在正是不冷不热的天气，但越野吉普却紧闭车窗，还拉上了窗帘。驾车的人脑袋上笼着黑色的丝袜，与江洋和马警官拦截运尸车时的打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是杀手！”马警官沉重地说道。

江洋早就料到他们的调查会引来疯狂的反扑，从拦截运尸车开始，就宣告了他们将与幕后黑手进行正面冲突，但他没想到反扑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前面是个三岔路口。马警官踩了一脚离合，车速微微减低，后面的越野吉普又一次撞到了他们的后保险杠上。马警官从腰间抽出手枪，打开保险，再扳了一下方向盘。警车朝左边的岔路驶去，转弯的一刹那，马警官将枪伸出左侧车窗，朝着正后面还没来得及打方向盘的越野车挡风玻璃开了一枪。

“砰！”

挡风玻璃没有碎，应该是防弹玻璃。但在惊吓之下，越野吉普踩了紧急刹车，停在了三岔路口前，没敢再来继续追击警车。

马警官握着方向盘，长舒一口气，骂了一声：“这些宵小的胆子也忒大了，居然连警车也敢撞！”

江洋却微笑着说：“他们的胆子也不够大，才挨了一枪，就不敢再追我们了。”

3

回到警局，还没来得及把病理切片交到司徒手中，江洋就被刘处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面对江洋，刘处长以极为凝重的语气说道：“今天刚收到的消息，卫生局的高层突然易人，新任卫生局食品处的处长，叫徐志光，是生命科学学院郭院长的老乡。新上任的徐处长今天上午宣布，科研处处长赵昱雨是因为近日科研工作太过劳累，外出散步时突发疾病才遭遇了车祸而身亡。”

按照卫生局食品处的说法，赵昱雨是奉献在科研一线的科研人员，他的英年早逝是整个卫生系统的损失。郭院长已经追认他为学校年度优秀教师与科研工作者，卫生局食品处也将他列为高科技研发先进典型，并号召整个卫生系统与食品研发系统都学习他的忘我工作精神。

而且，同一时间，卫生局食品处以纪念研发新科技的科研人员为名，宣布科研处的新产品即将全面上市，用以告慰赵昱雨的在天之灵。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6）

新产品，是一种以小番茄为原料制成的果脯，据说加入了某种有利于益智的添加剂，将以中小学生作为主要销售对象。

同时，由于卫生局食品处徐处长的亲自推荐，这算得上是再好不过的广告作用，新产品已经着手准备开始全面铺货。卫生局局长乐观地说，相信这种小番茄果脯今后的收入，一天就能超过同行业一月的总和。

江洋不禁暗叹，对手真是来势汹汹。

而因为舆论的关系，刘处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市领导发文，责令警方停止解剖所谓“科研先进者”的遗体，说这是对英年早逝的老师的极不尊重！

同时，就连隋副教授也被冠以先进科研工作者和教育系统模范，今天还有许多人去附属医院送花。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关于卫生局的正面报道，却只字没提运尸车被拦截的事——当时就有围观市民用手机拍下了江洋与赵昱雨之妻的对峙。市民将相关的帖子挂在了网络上，但没多久就立刻被网站下令删除了。

似乎那幕后的黑手，正试图绕过是非。

而那个名叫张二的肇事司机已经在本市消失了。大概是他收了好处，拿了封口费，所以才跑路的吧。那位卫生局的新处长徐志光，也曾在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仗着学历高与过硬的关系——多半是钱打下来的关系吧——才空降坐上了现在的位置。

总之，新处长实权在握，又与生命学院的郭院长串通，成了挡在江洋面前最硬的茅厕石头。

刘处长被上级命令，暂时不能再在明处进行任何调查，勒令迅速归还赵昱雨的尸体送去火化。另外，还不允许警方再去干扰优秀科研工作者隋副教授的病养，更不能损坏他的名誉。总之，就是不能再让警察接触到医科大学里的黑幕。

乌云很重，重得遮天蔽日，让人无法看到蓝天。

而上级领导也查到江洋并非警队中人，因为这个原因，就连刘处长都被停职反省了。但也正因为刘处长的退让，上级领导也放弃了对江洋及其团队的进一步责任追究。

不过，马警官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勒令先缴枪放两个月长假，销假后调往郊区水库，担任当地派出所片警。他那一套非常规手段，几乎再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赵昱雨的尸体，在江洋和马警官去医院取病理切片的时候，已经被运去殡仪馆火化了。当时司徒和实验技师常浩在场，他们并没有硬作抵抗，而是悄悄转移了提前提取的病样切片，保住了手上的证据。

介绍完情况后，刘处长黑着一张脸，无力地挥了挥手，对江洋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在警局里出现了。就这样吧，我心脏不太舒服，要休息一下。”

走出警局大门，江洋看到了同样满脸郁闷的马警官和司徒。

马警官没好气地说：“我可不想去水库那边一边钓鱼一边混吃等死！趁着还有两个月长假，我干脆跟你们混吧！”

江洋稍作考虑后，想到今天从医院回来的时候，马警官随机应变驱走越野吉普，确实身手不凡。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了幕后黑手的眼中钉肉中刺，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让马警官待在他们身边，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马警官没有警车配备了，开出去没那么拉风。好在司徒有车，做了这么多年医药代表，他倒也收入颇丰。可是上了车，三个人却不知道该去哪里。

原本不晴不阴的天空，忽然阴云密布，几道闪电突如其来地掠过天际，又是几声从远方传来的绵长惊雷，一场暴雨没有征兆地到来了。细细密密的雨丝，将马路两旁的泥土冲出了一个一个小坑。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7）

——看来就连老天爷也为江洋等人的遭遇感到不公了。

垂头丧气之际，江洋的手机忽然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电话是杜单打来的。

一接通电话，杜单就大声说道：“土匪，你是怎么的，今天是易老爷子回国的大日子，你怎么不到机场来？”

“啊哦！”江洋目瞪口呆。

因为智障女童赵傻傻遇害案，江洋莫名其妙被马警官拉到了医科大学，又卷入了隋恩超和赵昱雨这档破事，他把恩师回国的事都给忘记了。他扭过头，问司徒：“你忘记了吗？”司徒也耸耸肩膀，答道：“早上还记得的，但被你叫到警局来协助解剖尸体，脑子本来就被尸臭味搞得有些晕乎了。后来尸体又被卫生局的人拉走，我更被这堆事搞得头昏脑胀。所以一不小心就把老爷子回国的事给忘记了。”

好在距离易鼎然到达机场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再加上雷雨天气很可能会让飞机晚点。现在开车去机场，时间应该绰绰有余。

半小时后，三人就来到了机场。在路上，江洋停车买了一大捧鲜花。

不过，到了机场后，司徒却没有下车。他扬了扬手中的皮包，说：“我还得把赵昱雨与隋恩超的病理切片拿到杜单的私人实验室里进行检测呢！”

那天在私人实验室里聚会时，司徒一看到杜单自己配置的医用试验设备，就眼红得不行。拿杜单的话来说，司徒就像饿了三天的狗见了骨头一般。所以杜单也送了一把实验室的钥匙给司徒，让他随时来实验室里做实验。

江洋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曝光，医科大学与附属医院只有一墙之隔，难保消息不会传到脑外科去。以后他再要出现在脑外科，不免会遭到抵触。而司徒与他的关系，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日后还有用得

着司徒的地方。现在在机场的候机厅里，说不定也有附属医院的人在场，司徒不出现在候机厅里，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于是江洋点点头，对司徒说：“那就拜托你了。我敢肯定赵昱雨与隋恩超的病理切片会有着惊人的类似点。他们的细胞检测结果一定有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哪个生化链转变而来的，时间越快越好！小番茄果脯马上就要上市了，我们必须赶在上市前掌握证据，阻止他们大规模进行销售！”

司徒却摇摇头，说：“小番茄果脯的研制者，都是走在生化研究前沿的学者。既然他们能拿到生产批准文号，即便使用很精密的检测仪器，也很难搜集出不符合食品法的物质。我对死者喉咙与胃里的半消化物做过初步的检测，也没发现有何异常。”

也就是说，令赵昱雨与隋恩超体内血乳酸增高的药物，很有可能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新型药物，仪器根本就无法检测出来。

江洋只好挥挥手，为了保证安全，他让马警官和司徒一同去实验室。

4

果然，因为天降大雨，航班降落时间延后。

在候机厅里，江洋见到了杜单与头发花白的附属医院邝院长。但脑外科的人并没有来，那章彪已经恢复了意识，随时会回脑外科继续当主任，他的手下又哪里敢来机场接老主任？

等候的时候，邝院长不无唏嘘地说：“我就知道，老易看完邮件，一定会选择归国的。”

杜单也说：“易老这次回国可真不容易。他在美国的权威微神经杂志担任主审，回国的决定做得相当仓促，连辞职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委托女儿女婿代表他去撤除杂志主审的合同，连违约金都提前准备好了。本来杂志方面并不让老爷子赔钱，但老爷子却觉得自己违约是事实，对不起杂志，所以必须要赔付违约金——他老人家就是这么一个

讲原则的人。听他女儿说，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始终牵绕着老人的魂，他这次回国是下定了决心的，甚至做好了不再回美国的准备。”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8）

江洋非常感动，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才能让恩师做出如此的决定！

杜单忽然把江洋拉到了一边，小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易老爷子的身体不太好，一直都有高血压，他夫人又走得早。他女儿很不放心，但却因为她在美国也是当医生的，所以没法请假回来照顾父亲。所以……”杜单顿了顿，又说，“所以，她请远在日本的表妹回国，替她照顾易老爷子。飞机明天上午就到。”

易老爷子女儿的表妹，不正是墨儿吗？

江洋的心脏顿时怦怦乱跳了起来，胸中似乎燃起了一团炙热的火焰。这团火焰几乎要将他熔化掉了。

墨儿要回国了！他魂牵梦萦的墨儿，要回国了！而且明天就会抵达海岸市！

江洋心乱如麻。

如果真正见到了墨儿，他会不会再次因为腼腆局促而退缩呢？这个问题，就连江洋自己都说不清楚。

墨儿，就是江洋的死穴。

雨停了，姗姗来迟的飞机，终于降落在海岸市国际机场。

精神矍铄的易鼎然拎着一只皮箱，一走出接机口，就迎来了江洋送上的鲜花。与邝院长握手后，他又和江洋杜单紧紧拥抱在了一起。面相凶恶的杜单一向是个铮铮铁汉，但在这时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候机室里引来了不少旅客的侧目。

杜单赶紧从易老爷子手中抢过皮箱，拎在自己的手里。邝院长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来接易老爷子，所以没派车来，而司徒又开着车先走了，所以江洋则忙着先一步出机场，去招呼回城的出租车。

杜单与易老爷子、邝院长并排着向候机厅出口的落地玻璃大门走去的时候，忽然眼前一花，看到前方不远处闪过了一道光亮。是有人

正在用闪光灯拍照。杜单抬眼望去，看到拍照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衣兜的马甲，似乎是个记者。

这记者见到杜单正在注视他，立刻将镜头朝其他地方移去，又连续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转身就走出了出口。杜单心中有疑，总觉得这个记者的第一张照片，是拍向易老爷子的。

这记者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归国的易老爷子？杜单不禁心生疑窦。眼看那记者想溜，杜单赶紧追了过去，连给易老爷子和邝院长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来不及。

出了机场，杜单看到那记者上了一辆出租车，他连忙也招了一辆出租车，追在了记者乘坐的那辆车之后，进行跟踪。可等他上了车，他才发现恩师的皮箱还拎在自己的手里。

看到杜单突然拎着皮箱离开，易老爷子知道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那箱子里装的全是美金，他也丝毫不在意，因为他相信杜单的人品。他转过头，问邝院长：“事情并不仅仅是医疗事故这么简单吧？老同学？”他眼里写满了酸楚，他正为脑外科里所出的事而感到了痛心。

老院长说不出话，脸上的咬肌高高隆起，仿佛正无言地忍耐着莫大的痛苦。

易鼎然见邝院长感伤，赶紧岔开了话题：“怎么样，我这两个关门弟子还不错吧？江洋做事踏实，考虑周详，心思缜密；杜单很是机敏，不仅业务水平不错，还练了一身好拳脚。一个有勇，一个有谋。而更重要的，是他俩都勇于奉献，拥有为医学事业献身的勇气。有了他俩，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医院里的阴霾。”

他还不知道，江洋已经把他的另两位关门弟子，沈洁音与司徒，也拉进了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里。

易老爷子不说还罢，说了这段话后，邝院长终于老泪纵横，原本因为忍耐痛苦而显得有些狰狞的脸上，滑下了一行又一行泪水。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 (9)

当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这些舍弃名利荣华富贵的医学才子们，靠着才能、博爱的医心、坚持的精神，才有了如今许多西医学科的蓬勃发展。是他们这代人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才打拼下了锦绣名声。

如今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却血斑累累，血藤蔓生，不知欠下了多少病人的血债。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悲哀了。回想他们这代人，许多人已经累死在了手术台上，有些人又因为只专注专业而遭致人际关系陷害，不得不悲痛地面临重新选择。剩下的还能动刀的人，已经不多了。

几年前，邝院长也曾想过开一次同学会，于是让海内海外有心的弟子，代为联系。但最后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是，同期从法国归国的医学人才中，就只剩下易教授和邝院长了。即使是他们俩，也因为劳累过度而患上了疾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老年人该得的病，都不约而同地找上了他们。

但在这关键时刻，易鼎然却能毅然归国，风尘仆仆赶回附属医院，又怎能不让邝院长老泪纵横？

得知杜单突然拎着皮箱不告而别，江洋很是震惊。给杜单打电话，对方电话却关机了。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因为不方便接电话而关了机。倒是易老爷子豁达，笑着说：“那家伙，拎了装满美金的箱子，携款潜逃了。”

随后，他和江洋都笑了。他们都知道，杜单不是这样的人。要是仅仅为了钱，杜单完全可以当他的房屋中介公司小老板，而不用来趟这道浑水。

江洋叫来了车，直接将恩师拉回了自己租住的那套位于医科大学家属小区的房中。自从易鼎然出国后，原先学校分配给他的那套房，

就在新任脑外科主任章彪的主持下，由科室收回，找装修工人重新粉刷并隔成单间，分给科室的年轻医生用作单身宿舍。

易鼎然以前只埋头于工作，女儿又在国外定居，他在海岸市连套房都没买，一直住的是大学分配的房子。现在回国了，他连自己的窝都没有一个。

走进小区后，易鼎然不停遇到过去相熟的教职工，他热情地打着招呼，还笑着回答：“是的，这次我回来了。回来了，就不走了！金窝银窝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狗窝。”

在小区里也遇到了正好出来遛狗的章彪。章彪的下颌好得差不多了，但还托着个颈垫。看到易老爷子后，章彪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翻了个白眼，自顾自地继续遛狗去了。

江洋不由得鄙夷地轻声说道：“真不是个东西。”

易鼎然却笑道：“就算他和我打招呼，我也不想理他。”虽然只是说笑，但江洋却体会到老人不怒自威的铮铮铁骨。

——在老爷子的心目里，章彪早已称不上是他的弟子了，因为章彪触及了老教授最不能接受的痛处：那就是病人至上！

其余的什么不对，都可以忍耐。但是，不把病人当回事的人，是不配穿圣洁的白大褂的！

老人，是真的动怒了！

5

当天夜里，杜单没有回来，天知道他跟踪那个记者，跟踪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江洋体恤恩师长途跋涉太过劳累，所以让易老爷子继续在家里休息，而他约沈洁音和司徒去机场接墨儿——是去接小师妹，名正言顺，江洋不怕被医院里章彪的狗腿子知道。同样的道理，沈洁音也不怕。

但是，司徒自从前一天来到杜单的实验室里，就一直忙碌着检测赵昱雨与隋恩超的病理切片，一夜都没合眼，实在是没气力开车。所

以江洋只好和沈洁音一起乘坐出租车去了机场。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0）

在出租车上，沈洁音打趣地问：“土匪，墨儿要回来了，昨天夜里你没睡着吧？”

江洋不知道怎么回答，脸都红到耳根了。

沈洁音又说：“你是不是依然不能确定墨儿是否喜欢你，所以不敢向她表迹？”

江洋还是没说话。

沈洁音小声笑了起来：“要不这样，我们一会儿在机场做个测试。我把你的手挽着，然后看墨儿的反应。如果她喜欢你，肯定会露出嫉妒不爽的表情。”

“切……”江洋没好气地答道，“少来这一套，我怕我会被司徒打！”

别人不知道，他江洋又怎么会不知道。早在读书的时候，司徒就暗恋沈洁音，一恋就是好几年，但沈洁音却一直没有答应。不是嫌司徒不够优秀，而是觉得趁着年轻要多做点事业。不过，司徒依然暗恋着沈洁音，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沈洁音作势要打江洋，但出租车已经停在了机场大门外。

沈洁音正想走进候机厅，江洋却拉住了她，指着机场大门外的小卖部，说：“我去买一束花。”

“玫瑰吗？土匪，这次你总算是开窍了！”沈洁音打趣地说。

“买一束香水百合，呵呵，欢迎墨儿归国的，没其他别的意思。”江洋傻乎乎地解释。

“呵呵，你就欲盖弥彰吧。”沈洁音笑道，“你居然连墨儿最喜欢香水百合都记得，真是有心了。”

江洋却红着脸说：“花，我买。一会献花的时候，你去送。”

沈洁音无奈地将头摇了又摇，然后喃喃说了三个字：“大头鬼！”

十多分钟后，墨儿从接机口走了出来，接过沈洁音送来的香水百合，深深嗅了嗅，感激地说：“洁音，谢谢你，还记得我最喜欢香水百合。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对此，沈洁音只能报以苦笑。

而身高一米八的江洋则躲在身高一米六八的沈洁音身后，抬起头装作看云。可在候机厅里，哪里看得到云？只能看到天花板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射灯。

“大头鬼！”沈洁音不由再次莞尔偷笑。

墨儿拥抱了沈洁音后，又与停止看云的江洋握了握手。

沈洁音敏锐地注意到，墨儿握手的时候，脸很红很红，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唉，这两个互相爱着的人，为什么就捅不破那层窗户纸呢？沈洁音禁不住叹了口气。要是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他们会越走越远呢……

这时，沈洁音的提包里响起了音乐声，是王菲的歌，“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

“哎哟，电话来了！”沈洁音叫道，然后拿出手机，旁若无人地接听，“喂……我是。什么……让我立刻回来？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然后她不无遗憾地对江洋和墨儿说：“真是不好意思，医院让我赶紧回去。我得先走了！”说完后，她便大步跑出了候机厅，招呼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墨儿红着脸，问：“江洋，我姨夫住在哪家酒店？”

“他住在我租的房里。在医科大学家属小区里……”

“哎哟，这沈洁音真是的。她明明是回医院，医科大学家属小区不就在医院旁没多远的地方吗？怎么她不和我们一起走呢？”墨儿埋怨道。但刚一说完，她便明白了，沈洁音这是在给她和江洋制造独处的机会呢。顿时，她的脸又一次红到了耳根。

这个道理，江洋也懂。

沈洁音平时的手机铃音，是蜡笔小新唱大象之歌的音乐，刚才响起的却是王菲的歌曲，那是她设为起床闹铃的铃声。沈洁音只是用心良苦地寻了个借口，留给两人一个独处的机会。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1）

可是，回城的路上，江洋依然像个闷葫芦一样，不知道该给墨儿说什么才好。同样，墨儿也一直垂着头，看着自己交叉在一起的手。

就在快要抵达小区的时候，江洋的手机突然响了。一看来电显示，他顿时大叫了起来：“呀！是杜单那家伙打来的！”

“你在哪里？”接通电话后，江洋问。

“我到邻市去了一趟，现在刚回海岸市。”

“赶紧到我家去！就是你租给我的那套凶宅！易老师的皮箱你没弄丢吧？”

“当然没有！人在皮箱在！”尽管杜单说了句调侃的话，但江洋却能听出，杜单的语气很是低沉，似乎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这家伙，究竟遇到什么事了？

而墨儿则好奇地问：“凶宅？为什么你说你租的房子是凶宅？”

江洋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这下他终于找到话题可以给墨儿说说话了。可惜，出租车马上就要到小区大门，就算说，也说不了多久了。

6

杜单脏兮兮地回来了。

他跟踪那条诡秘的人影，一直跟到了另一邻近城市。一路上，杜单小心翼翼，一会儿让出租车司机超过那家伙乘坐的车，一会儿又放慢速度让对方超车，提防着被那家伙发现。

后来，那家伙乘坐的出租车在邻市的一家报社外停了下来。他下车后，便径直钻进了报社中。果然正如杜单所料，那家伙和他的打扮一样，是个记者，而且还是当地一家极有影响力的正规报社的记者。

杜单不禁心生疑惑，如果是报社记者，完全可以在易老爷子回国的时候进行公开采访，毕竟名医归国也算得上一条小新闻。可这记者为何要如此鬼鬼祟祟，还刻意躲避旁人？

而且即使有记者关注，也应该是海岸市本地媒体记者来采访，为什么会惊动一家邻近城市的报社？难道是杜单误会了他？这记者只是因为其他采访任务，而恰好出现在了海岸市机场？

应该没冤枉这家伙。杜单回忆，一路包乘出租车跟踪这记者的时候，透过记者所乘坐的那辆出租车的车后窗，杜单就看到记者一直鬼祟祟地回头张望，还在车上一直打着电话，神情很是不善。

看这记者如此心急，或许正在酝酿一篇很有内幕的稿件。

会是什么稿件呢？杜单决定铤而走险，查清来龙去脉。

第二天凌晨，杜单扮作搬装工人，混进了报社的印刷厂中。在即将出厂的报纸上，杜单一看到外埠新闻版的头条，不禁大吃一惊。

外埠版的头条新闻竟然是，以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即将赴任的新院长肖某和脑外科主任章彪为歌颂主角的长篇报道。

在报导中，新院长和章彪摇身一变，成为爱民如子，为病人累倒的先进典型。报纸赫然赞扬新任院长爱心如金、惜民如亲，以及脑外科主任章彪为了医疗事业而呕心沥血的事迹。报道甚至还用大段文字渲染了章彪被误会了他的病人家属毆至重伤，但他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乃高风亮节的好医生云云。

报纸上还注明了，以后还将继续进行跟踪报道。

这种文章，很显然就是隐型广告般的吹捧肉麻文。

杜单再细看，这篇报道是邻市报社与海岸市记者站的联合报道，报社方面早就做好了报道的安排。

这家报纸将这篇肉麻吹捧文放在了外埠新闻的头条，甚至挤掉了同样发生在海岸市的一起严重车祸——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撞开高架桥护栏，从六十米高空坠下，司机当场死亡，还压死了两名在高架桥下晨练的老年妇女。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2）

这条悲惨的车祸新闻只安排了一点点可怜的版面，草草记述。如果换了平时，绝对是图文并茂，极尽渲染那恐怖血腥的一幕。

用脚后跟都能猜得出，这条吹捧报道的出炉，肯定藏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玄机，其中必定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

江洋一直忙着查案，杜单一直忙着在脑外科敲山震虎，邝院长一直忙着考虑医院里的反常现象。大家都在忙，忙得别说看报，就连饭都顾不上吃，所以忽略了即将上任的新院长和章彪正企图制造有利于他们的新闻舆论。

可能邻市报社早就在做类似的可疑跟踪采访了，只是以前没有被邝院长和江洋注意到罢了。好在易老爷子回国时，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记者拍照时避无可避，因此才被杜单机警地发现了。

不过，报社吹捧新院长和章彪，为什么要来拍易老爷子回国的照片呢？新院长和章彪是不是又在酝酿什么阴谋呢？难道是针对易老爷子的阴谋？

杜单回到海岸市的这天，医院那边也出现了新的状况。

姓肖的新院长今天已经来到了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卫生局也在催促邝院长尽快办理退休手续，把手中的权力移交给肖院长。

因为昨天夜里，医院里很多人都在家属小区里遇到了刚回国的易老爷子。所以今天一上班，便有风言风语在医院各科室里流传。

有人传言说，有老年抑郁症早期症状的邝老院长，面临退休却不愿从位子上下来，于是就联合了老年无势的易老。还有传闻说，邝院长为了找回当年的感觉，不惜装作救世主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想要毁掉医院。如此这般下来，一定会害得医院病员与收入同时减少，更会害得医院今年的优秀申报无望。

就连邝院长中午去吃食堂吃饭的时候，平时总以尊敬目光仰视他的年轻医生，此刻眼神里似乎也带着刺。

谣言实在是太凶猛了。

吃过午饭，那位即将上任的肖院长出现在各个科室中，名为探望工作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但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在给尚未离任的邝院长施加压力。肖某人甫一出现，医院里一千人等便亲热地鞍前马后恭维着，还热情地称呼为“肖院长”。

至于邝院长，则没人理睬，毕竟由来只有新人笑，谁人听到旧人哭。

邝院长也懒得理会这些市侩的人，还没到下班时间，他便干脆提前离开医院，到江洋家来找易老爷子聊天。

在离开医院前，邝院长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一定要趁着自己还没交接完权力的时候，就与易鼎然签署返聘合同，而且还要把易老爷子安排到脑外科中。就算章彪不把易老爷子安排在住院部中，让他坐坐门诊，也同样可以制约章彪的嚣张不羁。

就算医院里有风言风语，邝院长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反正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医院了，眼不见为净，自己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还会害怕别人的嘴里说什么？

7

虽然墨儿辞职前在医科大学中医古籍部里待得并不愉快，但她从打心眼里说，是个清澈透明的人，从来都不记仇。

这次她从日本回来，尽管时间仓促，但还是给以前的同事们带来了一些小礼物，都是她亲自在日本街头购买的当地土特产。

中午，墨儿和姨夫在江洋屋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出门去了医科大学。

当她走进古籍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那几个中年妇女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咦，你怎么回来了？”她们的语气并不和善，哪怕墨儿拿出了礼物，她们也只是不咸不淡地随意问了几句，便借口要上班了，纷纷坐在办公桌前，假意忙碌了起来。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3）

这些庸俗的老年妇女，只怕一辈子都没出国的机会，而墨儿这么年轻就去趟日本，她们从心里嫉妒墨儿。她们甚至还以为，墨儿回国后到古籍部来送礼物，分明是向她们在示威呢。

古籍部本身就是个清水衙门，平时也没什么事可以忙碌。墨儿冰雪聪明，自然明白办公室里的人不欢迎自己，是在下闭门羹呢。

“自己已经离开这个部门了，为什么办公室里的人还要这样对待自己呢？”

墨儿越想越委屈，不知不觉中，两行泪水从眼眶里悄然滑出。她跺了跺脚，转身走出了古籍部。她怕再不走，就真的会在以前的同事面前痛哭流涕了。

刚走出来几步，一个以前的同事追了出来。这同事有个女儿，与墨儿年龄相仿，也准备去日本留学，曾经给墨儿发邮件询问过留学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墨儿为了回这封邮件，还特意去了一趟东京，为同事的女儿索要招生简章。

在部门里，这位同事和墨儿走得还算近。

追出来后，同事递给墨儿一本杂志，说：“这是中午的时候，附属医院那边脑外科主任章彪发到各个大学这边各个部门来的，只怕也发到了医院的各科室里。”说完后，同事便急促地转身跑回了古籍部，似乎担心别人知道她与墨儿说过话，刻意与墨儿拉开了距离。

杂志里刊登了什么？为什么会让章彪上蹿下跳地在医院和学校里四处散发？

墨儿满脑狐疑地打开了杂志。

这是一本今天出刊的八卦杂志，由邻市那家报社编辑发行的。只翻开一页，墨儿就看到姨夫与医院邝老院长在机场里握手的照片，下面紧跟着是邝院长老泪纵横的特写照片。

杂志内文中，含沙射影地讲述着易老爷子和邝院长之间的事情，而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老年人离退休后应克服的几种不良心态》。

杂志请来了一个所谓的老年心理学专家，对老年人离退休时的心态进行分析，煞有介事地声称离退休前担任重要职位的老年人，退休后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交往发生变化，常常会睹物思旧，留恋过去，多愁善感，产生不良心态。比如引发抑郁、急躁、孤独、忧郁、多疑、牵挂等各种不良反应。

而即将离休的邝院长与已经退休的易老爷子，就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变异心理的作用下，试图挽回即将被世人忘却的现实，正准备作出一些不利于本医院发展的计划。文章还煞有介事地说，估计邝院长一定会在正式退休前，与易鼎然签署一份返聘合同，让易老爷子重回脑外科工作。而这种未经大多数脑外科医生护士和脑外科主任章彪同意的做法，势必会影响科室团结。

文章还特意指出，易老爷子有眼疾，早已不再亲自动手术了，现在更多地是担任教学工作。邝院长把这种等同于废物的老医生空降在脑外科，难道是想让他继续动手术吗？要是出了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

报社请来的那位心理专家，还居心叵测地列出了一些治疗干预手段，甚至以邝院长和易鼎然为例，建议两人立刻服用抗抑郁药物，打消让易老爷子重回脑外科的打算。

墨儿觉得有些眩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隐忍着走到一颗高大的合欢树下，想要掩饰自己的哭态，但是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珍珠，怎么也擦拭不干。

这杂志居然会颠倒黑白，写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文章。墨儿觉得生气，更觉得委屈，她不知道姨夫这趟回国，究竟惹了什么样的人，甫一归国便遭来了疯狂的攻击。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4）

墨儿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在高大的合欢树下，她是显得那么娇弱，又是那么无助。

这时，一块干净的手帕从她身侧递了过来。一个富有磁性的男性嗓音在墨儿身畔响起：“擦擦泪吧，别让旁人看笑话。”

抬起头，墨儿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二十七八岁，温文尔雅，稳重斯文地站在合欢树旁，正注视着她。

“你是谁？”墨儿脱口问道。

一张名片适时地递了过来，名片上写着：医学影像科博士后，冷豪诚。

墨儿暗暗忖道，医学影像科博士后？他认识我吗？他为什么要递给我手帕？

冷豪诚却严肃地注视着墨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哭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不反击？面对恶势力却一味隐忍，是行不通的！软弱只能激发对手的狼性，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嚣张下去！”

墨儿蓦地一惊，她这才看到在冷豪诚的手中，也拿着一本邻市报社出的八卦杂志。

这冷豪诚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他知道很多隐情吗？他所说的恶势力又是什么？姨夫和江洋又能如何反击？

在墨儿的脑海里，不禁泛起一个又一个疑问。

冷豪诚却微微一笑，说道：“你的姨夫易鼎然教授，是我从上医科大学时就崇拜的专家。可惜我从一入学，学的就是影像专业，没机会动手术刀，更没机会追随易教授这样的脑外科权威。但我知道，易教授才是真正的医生楷模。我一直都想为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刚刚到这边来递检索报告，正巧看见你在这里哭……”

“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易鼎然是我的姨夫？”墨儿吃惊地问。

冷豪诚点点头，答道：“是的，我以前就来过古籍部查阅资料，还和你说过话。不过那时你没注意到我罢了。”

墨儿想了想，似乎也觉得冷豪诚有些许面熟。

冷豪诚又道：“我看了这本八卦杂志，里面内容写得太混蛋了！你们不能让那些医界败类牵着媒体的鼻子走，必须要反击才行！”

“可是，媒体都被附属医院新任的肖院长和章彪买通了，平时我姨夫只顾着埋头做学问，哪懂这些污七八糟的事？”

冷豪诚笑了笑，说：“我倒有个办法的。他们能买通传统印刷媒体，对自己进行吹捧，对易教授进行诬陷。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利用新媒体资源进行反击。墨儿，我们可以办个网站，网站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域名，不能挂靠在其他网站上。在门户网站做链接，邀请名医进行网上坐诊，有专属的患者来信E-MAIL信箱，有专属的固定医学门户网站窗口……资金方面你不用担心，网站必须尽快办起来，以抵对流言。我们联手，你来组织稿件，我来管理网站，怎么样？你的文笔我早有耳闻了。”

看着眼前这位斯斯文文的师兄，墨儿实在没想到冷豪诚竟是如此有魄力。

而冷豪诚则郑重其事地说，其实他早已经申请了一个域名，建立好了初步的网站，只不过一直没有填充内容。现在正好可以拿来填充有利于易教授的内容，一点也不费事。

同时，墨儿也从冷豪诚口中得知，他是新加坡籍香港人，但本科时就已经考入海岸市医科大学就学，而现在在大学里攻读医学影像博士后，同时也在附属医院的影像科中实习。

墨儿要来了冷豪诚的电子邮箱，准备当天晚上就把相关资料发给他。

墨儿深知，建立这样的网站非常有必要。网站里不需攻击任何人，只需怀着一颗医者的良心将事实列于人们面前即可，是非任人评说。

第六章 脑外科专家归国后的阴霾（15）

8

墨儿带着那本八卦杂志回到江洋家里时，屋里只有易老爷子与邝院长在。

江洋和杜单都出去了，早一点的时候，他们接到沈洁音打来的电话，说医院中心实验室在脑外科死者的尸体中发现了异常情况，叫他们立刻过去看看。

沈洁音在医院检测室里发现的情况是，在脑外科最新死亡病例的尸体体内，发现了活菌，细菌培养菌落已经快形成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这消息令人振奋，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好了许多。

只要弄清了是何种活菌，就能顺藤摸瓜，找出致命感染的源头，对症进行治疗，防范进一步的感染。

面对姨夫和邝院长，墨儿把建立医学网站的想法说了出来，易老爷子和邝院长都觉得这是一个让外界了解他们的良好途径，可以放手试一试。

这时，墨儿忽然听到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瞄了瞄，墨儿转过头了，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道：“是章彪来了。要给他开门吗？”

“开，当然开！”易老爷子笑吟吟地说，“看样子他是来先礼后兵了，就让人进来，看看他想要点什么花招。”

开了门，章彪拎着一大袋时令水果走了进来。他果然是来“先礼”的，但“礼”了还不到三分钟，章彪便阴着一张脸，问：“易老师，你这次回来，准备在国内待多久呀？”

易鼎然微笑着答道：“美国那蛮夷之地，我待不惯。这次回来了，我就不打算走了。”

“哦，易老师买套房，养养花喂喂鱼，颐养天年，倒也不错嘛，很享受生活的。”

“我还没这么老吧？这副跟了我七十多年的老骨头还结实着呢。我还准备再挣两年钱呢。”

两人悄然暗战着。邝院长也不动声色地插了句话，说：“易教授准备继续发挥余热，为患者服务，为医院服务。我已经打印好了聘书，盖好了医院公章，现在就是来三顾茅庐请易教授出山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易教授签字同意了。”他掏出了一张纸片，扬了扬，却不给章彪看，还补充了一句，“这样有利于医院，有利于患者的大好事，章主任不会不同意吧？如果你同意，不妨也在返聘合同上签个意见？”

那份八卦杂志不是说，邝院长准备空降返聘易鼎然，是绕过了脑外科科室，特别是没经过脑外科主任章彪的提议。现在章彪送上门来了，邝院长又抛出“有利于医院、有利于患者”的说法，逼迫章彪表态，也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彼身。

章彪气得脸一阵阵发青，脖子上本来就托着颈垫，血气不通，不一会儿脸就变成了猪肝色。他的嘴也歪了，不知道是血气不通造成的，还是以前假话说得太多了。

章彪倒也是个人物，很快就平复了情绪，歪着嘴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当然不反对，可是易老师回到脑外科，我很难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据我所知，即将上任的肖院长对医师的从业资格，要求很严格，来不得半点虚假。”

“怎么？！你是说易教授不够资格去你们脑外科？”邝院长勃然大怒。

章彪阴险地一笑，答道：“易老师出国后，已经在美国办理了长期定居手续。虽然易老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国内医师资格证从签证起，就已经在国内被吊销了。”

说完后，他便放下水果，连句道别的话都没说，就歪着脑袋出去了。

易鼎然沮丧地坐在沙发上，问邝院长：“真有这样的规定吗？”

邝院长无奈地答道：“就算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怕章彪与肖院长也会利用卫生局的密切关系，出台临时文件。”

易鼎然气得一拳头砸在茶几上，愤怒地说道：“好，他们不让我做事，我就偏偏要做点事出来！他们不让我回医院，干脆我们就自己开一家医院！”

“开医院？”邝院长愣了。

“对！我们自己招商引资，联系投资商，成立一家民营医院！”易鼎然掷地有声地答道。

第七章 霍乱来袭 (1)

1

江洋和杜单来到附属医院，甫一进入脑外科楼层，就看到了双双白眼。几个护士将他们推了出来，一边推，还一边叫嚷着：“死骗子！你们把我们骗得太惨了！”

江洋哑然失笑，风声果然传得这么快。

因为调查赵昱雨一案的时候，警局刘处长的上司发现了江洋的身份，这个消息肯定通过某种途径传回了医科大学，接着又传到了附属医院。

学校与医院，就如缠在一起的藤，你分不开我，我也分不开你。只是现在这根藤上，已经渗出了鲜血，散发着恶心的气味。

两人在医院里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医院保安跟着。还好保安对满脸凶相的杜单很是忌惮，所以不敢撕破脸，没把他俩直接轰出医院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想去中心实验室向沈洁音了解情况，难度无异于登天。无奈之下，江洋和杜单只好离开了附属医院。

沈洁音也不好过，装有细菌培养菌落的密封试管送进了中心实验室检测室中，因为院方查出她也是易鼎然的弟子，所以立刻以莫须有的名义，勒令她退出脑外科监护室菌落研究实验组，暂时停职。

她只能眼睁睁看到即将上任的新院长派人从检测室里取走了密封试管，送入新院长的办公室中。那姓肖的新院长拿到密封试管后，立刻便锁入了保险柜，对外秘而不宣。

天知道脑外科监护室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病毒！如果一直锁在保险柜里，检测结果将永远石沉大海不见天日。

不用猜都能想得到，肖院长和章彪上了同一张邻市的报纸，他们早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同党。为了不让章彪背上责任，所以肖院长情愿让试管永远成为秘密。

就在沈洁音收拾好办公桌上的东西，放入一个小纸箱里，走出检测室的时候，一个戴着厚厚镜片的男同事偷偷跟了出来，一直跟到了医院外。

在医院外一条偏僻的小巷里，男同事叫住了沈洁音。沈洁音正诧异的时候，男同事已经从白大褂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只密封的试管，递给了她，轻声说：“洁音，我偷偷多做了一份细菌菌落培养试验，都在试管里的。你找个偏远医院的化验室检测吧，在附属医院里，没有人能永远一手遮天的！”

接过试管，沈洁音的泪珠子都快落下来了。平时她与这位男同事并不熟，但现在男同事却冒着被处分的风险，把珍贵的密封试管交给了她，又怎能让她不激动？

她知道，男同事一方面是凭着对医学事业的执著，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是易鼎然的弟子，所以才信任她的。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任那坏人再是翻云覆雨，也终有拨云见日轮到他们被审判的那一天。

沈洁音坚信这一点。

沈洁音将试管带到了杜单的私人实验室里。

江洋与杜单如获至宝，杜单赶紧从父母的连锁房屋中介公司中调出了大笔现金，将私人实验室隔成了两间，并配备灭菌设备。江洋和杜单在一间实验室里，研究脑外科监护室里的活菌究竟是什么；而停了职的沈洁音则与司徒在另一间实验室里，研究赵昱雨与隋恩超体内的病毒，以及小番茄果干的成分。

这段时间，四个人夜以继日地待在实验室里。江洋累得像个逃犯一样蓬头垢面，每次回家去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头发长得把小区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吓哭了。

回到家中，也常常见不到人。

就在章彪拜访后的第二天，邝院长突然接到卫生局发来的函，提前批准他退休。也就是说，姓肖的新院长决定提前把实权握在了手

中。

第七章 霍乱来袭 (2)

邝院长被迫迁出位于住院部顶层的院长办公室，肖院长给了他一个肿瘤门诊的专家坐诊位子，算是交代。

闻讯后，老人仰天长笑！

易鼎然明白他为什么会笑！当年邝院长将一些比院长更耀眼的位子都放弃了，现在又哪里会在乎一个专家坐诊的位子？他不是为了争那片弹丸之地而笑，他笑的是这帮井底之蛙鼠目寸光！

邝院长被卫生局劝退后，他与易老爷子这几天一直忙着办理开设私人医院的手续。开设医院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以邝院长或易鼎然的名义去申请，铁定过不了卫生局那一关，他们早已上了黑名单。

所以易老爷子让远在美国的女儿女婿，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写了授权书，美其名曰“开设海岸市首家外资私人医院”，直接找到市招商引资办公室。有了美籍华人的授权书，这事就好办多了，申请从招商办转到市长那里，市长当即作了批示，要求卫生局特事特办，一路开绿灯，医院执照指日可待。

医院的事有了眉目，易老爷子又开始了招兵买马。他和邝院长在网上联系以前的弟子，真可谓一呼百应，几十个在脑外科与心胸外科有所建树的弟子都回复邮件，只要医院开张，他们就会立即奔赴海岸市。

以前两位老人曾让贤给年轻人，为弟子们做辅助工作，该鼓励他们去闯荡天下。如今两位老人高调出场，那些曾经沧海的弟子们，更应该懂得教授的人格力量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和这样的教授一起做事，才是真正的事业！

至于墨儿，每次江洋回家的时候，都看到墨儿待在书房的电脑前写着什么。江洋想问墨儿在忙什么，但一见到墨儿却不知道该怎么开

口，还没说话脸就红了，只好如鬼魅一般走过书房大门，冲回自己的卧室里倒头就睡。

但江洋没有注意到，每当他走过书房大门，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墨儿的眼中都会闪过一丝失望。

墨儿和冷豪诚共同建立的网站，已经基本上建立好了。因为有名医网上坐诊，其中很多名医还是来自新加坡与香港，再加上在本地各大门户网站上做了链接，网站的点击率相当高。还有门户网站对冷豪诚进行了专访，在专访视频上，冷豪诚侃侃而谈道：“我们做这个网站，就是想做点实事，为患者谋取福利。我郑重承诺，本网站内容一律可以免费阅读下载，绝不收取任何费用！”

正如墨儿一开始下定的决心，网站上没有攻击任何人的言论，他们只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事。

网站上有视频专区，挂上了易鼎然以前的教学演示手术的录像。易老爷子的精湛技艺，就连闻讯前来观看的国外医师也忍不住留言叫好。

网友们通过网站，看到了易邝两位老爷子的拳拳之心，相互信任的渠道也逐渐建立。如此良好氛围的医患互通渠道，堪称全国首家。患者不用千里奔波，就可以免费咨询到尖端学科的医疗疑难。

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以前易鼎然主持附属医院脑外科时而得益的患者，更是怀着感激之心在网站上留言，向易老爷子表示感谢。

网站没有提及新任肖院长与章彪的半句不是，因为易老爷子觉得不值得。他和邝院长的心里只有病人，那些宵小只是他们所不屑的尘埃，不值一提。

2

大家都在忙碌。

那位沈洁音在医院检验室工作的男同事，接连不断送来从其他来自脑外科尸体身上提取的活菌试管——他知道，一例密封试管，还不

足以得到准确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偶然误差，必须进行多次检测进行对比。

第七章 霍乱来袭 (3)

江洋、杜单、司徒与沈洁音天天都泡在实验室里，男人顾不上刮胡子，女人没时间梳头。四个人累得像野人一样，连饭都吃不下。

墨儿听说后，与冷豪诚商量了一下，在编辑网站文章的间歇，抽空熬了一锅乌鸡汤，送到了实验室中。

揭开盖子，实验室里的四个野人一看到那黄黑色的乌鸡汤，立刻就吐了，就连白色的米饭也见不得——长时间的劳累，已经严重伤了他们的胃。

墨儿难过得直掉泪，江洋猛然一抬头，却看到站在墨儿身后那身材高大却斯斯文文的陌生男人。江洋一下子来了精神，斗鸡一般冲了过去，想要打架般嘴里大声叫道：“你是谁？外人不能进入这个地方的！”

其实江洋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这个男人站得实在是离墨儿太近了，几乎紧紧贴到了墨儿的后背。而墨儿却并不在意，甚至身体还微微后倾，倚在了这陌生男人的胸前。这又如何能让江洋不愤怒？

“我是外人吗？”冷豪诚理了理被江洋拉乱的领带，又整理了一下头发，眼睛温柔地看着眼泪汪汪的墨儿。

墨儿连忙介绍：“这位是冷豪诚，这次医疗网站的建立，全靠他支持。他是新加坡籍香港人，也是自己人，值得信赖。”

江洋傻了眼。他整天泡在解剖室，哪儿听说过网站的事。杜单也傻子一般看着眼前的情形，觉得要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比揭开尸体细菌之谜还要难。

江洋还想说点什么，但冷豪诚却不紧不慢地抢先说道：“现在就等你们的结果了。你们一天没有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邝老院长被劝退了，易教授的医师资格证书又面临吊销，医院已经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只有拿到实验结果，我们才能进行反戈一击！”

这句话立刻让江洋冷静了下来，他拍着自己的脑袋，说道：“这个实验让我们几个人太累了！我们心里急，压力也大，所以刚才冒犯了你，真是对不起。”

“就算吃不下，也勉强自己吃些东西吧。”冷豪诚说。

江洋却摇头，吃不下，实在是吃不下。吃多少吐多少。

冷豪诚笑了笑，扯下江洋的白大衣，戴上手套，直接就朝里间的实验室走去。江洋刚要喊，却听到墨儿说：“让他去替你工作一会儿吧，豪诚是医学博士后，不比你差的，人又靠得住，你放心好了。”

杜单苦笑着假意脱自己的白大衣，喃喃说：“如果哪位仁兄也能来替换一下我，让我回两天人间就好了。”

江洋只好看着杜单跟着走进实验室，与冷豪诚并肩作战。司徒和沈洁音准备出去随便吃点开胃的东西，叫江洋一起去。江洋想让墨儿也去，墨儿却说她在来的路上已经和冷豪诚吃过了。

“那就出去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吧。”江洋鼓起勇气说。

墨儿却依然摇头，她说自己要在这里等冷豪诚。

江洋无计可施，心里实在是空空落落的。他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但他也不能说什么，只好拉着脸出去了。

在实验室外的路边摊，三个人吃了一点酸汤羊肉米粉，总算填饱了肚子。吃完后，江洋却不想回实验室。司徒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不想去面对墨儿和冷豪诚，所以留在路边摊陪着江洋。

沈洁音先回了实验室，看到墨儿依然等在实验室外的房间里。

“你和那个香港仔在一起了？”沈洁音试探地问。

墨儿羞红了脸，说：“我们只是互有好感，还没在一起呢，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第七章 霍乱来袭（4）

“你就不怕惹江洋不开心？”

墨儿叹了口气，答道：“江洋……他又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

“如果他喜欢我，为什么不对我说？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他不开口，难道还要我继续等下去吗？豪诚就是这一点比江洋好，他起码有勇气对我说，他对我有好感。”

“呃，原来他已经做了告白了？”

墨儿害羞地点头。

沈洁音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心里暗忖：“这江洋，真是个大头鬼！”

不过，墨儿和冷豪诚能够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坏事。说不定，墨儿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呢。

3

在江洋、杜单和冷豪诚的协调作战之下，密封试管里藏着的恶魔，终于渐渐地一点点地被抽丝剥茧，扒去所有伪装，露出了真面目。

根据菌落培养试验，再结合情报检索回馈，试管里竟是一种让所有人意外的细菌。

病人感染的病菌，应是已经在本国绝迹的霍乱菌。虽然还并发了一些别的细菌感染，但是从解剖培养的尸体比例上可以断定，导致脑外科监护室患者骤然死亡的元凶，是霍乱杆菌！

而且霍乱杆菌是直接从颅内爆发的！

这是前所未有过的恶性感染病例！

可是令人惊讶与疑惑的是，这些霍乱杆菌是从何而来的？

沈洁音和司徒放下对小番茄成分的分析，也来协助江洋和杜单、冷豪诚的工作。他们对霍乱杆菌进行的微层析报告如下：

此类霍乱菌群是本国没有的一类新型菌。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本地区的霍乱死灰复燃，而是从某个地方接种而来的。

冷豪诚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只有菲律宾在前一段时间爆发过霍乱，而且细菌类型与试管里的霍乱杆菌为同一类型。

结果令大家愕然，每个人的后背都渗出了细细密密的冷汗。

霍乱病菌绝对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难道细菌是从菲律宾带入国内的？可是根据病历显示，脑外科所收的病人并无菲律宾籍患者，同时所有患者近期都未去过菲律宾。

那么霍乱细菌又是如何进入脑外科监护室里的呢？

但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知底细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现在还不知道霍乱在脑外科里的爆发是否已经停止，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处于爆发进行时。

必须尽快把这些霍乱杆菌掐死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绝不能再流入其他医院残害病人。

几乎与此同时，易鼎然与邝老爷子终于从卫生局拿到了私人医院的执照。医院定名为易安医院，意即在易老爷子的悉心守护下，定能让患者平安出院。

接下来，就是寻找投资商，确定医院地址，以及招聘护士、药师、检验技师。

医生就不用招聘了，易老爷子和邝老爷子的弟子都会纷纷赶回来的。

院长，自然是邝老爷子来担任，他又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被称为邝院长了。

这时，易老爷子收到了一份厚礼。

礼物是冷豪诚送来的。一张地契，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

直到现在，易鼎然才知道，原来冷豪诚的父亲，是新加坡著名财团的董事长，在香港还拥有一家上市集团，一支远洋船队。冷豪诚建立网站的时候，就预料到易鼎然一定能获得医院执照，于是提前斥资

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旁买了一幢楼。五百万美金的支票，则是医院前期运作的必要费用。

冷豪诚的父亲，在这之前就特意派来得力的助理，为医院购买了相关医疗设备，还招聘好了护士、药师与检验技师。甚至还为医院选定了一家创意策划公司，对医院定位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医院的口号是：一家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的超一流医院。

第七章 霍乱来袭 (5)

只待医院执照审批完毕，广告就会大规模涌上报纸、杂志、电视以及街头广告牌。

当然，新加坡财团是作为易安医院唯一的投资商而出现的。这也正好符合“开设海岸市首家外资私人医院”的定位。

冷豪诚的父亲，之所以会决定做出这样的巨额投资，除了相信易鼎然与邝院长的非凡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冷豪诚对他说了一句话。

冷豪诚在越洋电话里，对父亲说：“我爱上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她的父亲想开设一家超一流医院。”

4

以前易鼎然只是想建立一座以脑外科和心胸外科为主的专科医院。但现在有了冷豪诚父亲的投资，他决定将易安医院建立成一家足以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抗衡的综合性医院。

综合医院能比专科医院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治病救人，正是易老爷子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就在易鼎然正为此欣喜的时候，他却接到了江洋与杜单打来的电话，说脑外科监护室连环死亡事件的罪魁祸首竟是霍乱杆菌。

这着实吓了易老爷子一大跳。

霍乱，五号病，已经在海岸市绝迹十多年了，现在却诡异现身，实在是太离奇了。

他立刻拾起电话，给刚上任的附属医院肖院长打电话，通报情况，要求立即封锁脑外科整个科室。

肖院长听完电话，却冷笑一声，说：“别危言耸听了！霍乱？早就在本市绝迹十多年了，你是想吓唬我，还是想凭着封锁脑外科来显示你死而不僵的实力？”说完后，便挂断了电话。

又给卫生局局长打电话，但局长根本不接电话——局长也是才知道易安医院真正的主人是黑名单上的易鼎然，而并非申请书上所写的那位美籍华人妇女。局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根本不接易鼎然的电话。

易鼎然怒了，他迈开大步，向附属医院走去。他不能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科室毁在天灾人祸中。他要凭自己的威信，让脑外科的医生们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就不信章彪能够一手遮天，他就不信科室里所有的医生都成了章彪的走狗。

走进医院，易鼎然刚来到急诊室外，就听到身后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他连忙侧身，想要让开救护车的生命通道，但救护车突然在他身边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个身着民航制服的中年人跳了下来，朝易鼎然跑了过来，一把握住了老爷子的手。

“啊，易教授，您在医院呀！这太好了，小焦有救了！”

“怎么回事？你是谁？”易鼎然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眼望去，他看到从救护车里抬下了一具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被送进了急诊室里。

穿着民航制服的中年人连忙说：“我是民航学院的教官，两年前，我们学校曾经有个学生在平衡器上训练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摔成了颅内重伤。当时就是您动的刀，把学生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易鼎然也有了一点印象，两年前他确实曾经将一个其他医院一致认为已经没救的民航学校学员，活生生从阴间拉了回来。当那学员渡过危险期脱离生命危险后，家属曾全体跪在了易鼎然面前，以示感激之情。易鼎然搀起他们后，便悄然离开。

民航学院又送来了锦旗和鲜花，但易老爷子主持的脑外科，早就没有挂锦旗的空墙面了。

看着满墙的锦旗，易鼎然时常对自己说，一定要谨记，口碑才是在民间竖起的丰碑。

现在民航学院又有学生因为训练而导致重伤，所以第一时间送到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想再请易教授拯救学生的生命。

第七章 霍乱来袭 (6)

易鼎然却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了。而且我也不能为你的学生动刀，因为卫生局正在审核我的行医资格，在这期间我是不能动刀的。”

“什么狗屁规矩！”民航学院的教官大发雷霆，叫了起来，“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让我的学生起死回生？现在我就让我们单位领导给市长打电话，让医院同意请你动手术！”

可就在这时，急诊室里冲出了一个他的同事，气急败坏地说道：“急诊科说，必须马上将小焦转到脑外科，可是脑外科却不愿意接收病人，说什么病人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不能接收！”

“岂有此理！”教官怒骂，“这是什么道理？医院不接危重病人？难道他们只救病情不严重的病人？”

易鼎然自然明白，这是章彪在肖院长授意下做的好事。为了临床治愈率，他们这帮人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惜现在易安医院还没正式成立，手术室没布置好，药品没到位，护士也没到岗。不然的话，就算拼着被吊销行医资格证，易鼎然也要把病人拉到易安医院进行急救。

“不好了！不好了！”又一个民航学院的教员从急诊室里冲了出来，高声大叫，“小焦快不行了！”

情急之下，教官噗通一声，跪在了易鼎然的面前，哀声说道：“易教授，求你救救小焦吧！他才十九岁！”

看着跪在面前的教官，易鼎然的眼角湿润了。医者父母心，他又怎能眼睁睁看到一条年轻的生命骤然逝去？

拼了！得拼了！

易老爷子跟着民航学院的教官，快步走入了急诊室中。

急诊室主任也在那里大发雷霆：“病人必须立刻进行开颅手术！脑外科却关闭了手术室，说什么肖院长要求他们进行业务学习，观看章

主任以前的手术录影带！人命关天，年轻的生命难道不比什么劳什子业务学习更重要？”

易鼎然认得这位脾气火爆的急诊室主任名叫洪浩，是现在医院里为数不多没给新任院长送过礼的科室主任。想必洪浩也被逼穿了不少小鞋吧。

洪浩见到易鼎然后，脸上也露出了喜色，握住了老爷子的手，激动地说：“易教授，急诊室里有小型手术室，麻醉师和护士都在！就在这里给这位病人进行紧急手术吧，您来主刀！”

说完后，他忽然又犹豫了。他知道，易鼎然已经不是本院的医生了，他能预想到让老爷子来动手术的后果将会是什么。那不仅会让自己失去急诊室主任的职位，更会彻底吊销易鼎然的行医执照，甚至影响易安医院的成立。

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但易鼎然却微微一笑，说：“快给我说说，病人现在什么状况？”

洪浩答道，目前这位十九岁的病人，已经出现血肿颅内压迫症状。呼吸频率改变，血压上升，瞳孔放大，必须立刻进行紧急手术，否则病人出现脑疝就回天无术了。

不过，说完后，洪浩又拍了拍脑门，说道：“糟糕，我们急诊科没有脑外科手术的专用手术器具！这可怎么办？脑外科的手术室又铁将军把门，借调都没法借调……”

易鼎然苦笑，就算脑外科愿意借调，他也不能使用脑外科的手术器具。脑外科监护室的霍乱病菌来源凶险，至今情况不明。任何有关脑外科器具，包括手术间的设备都不能贸然使用。

可是病情不待人，没有时间再做考虑了。易鼎然朝门外瞄了一眼，看到两个装修工人正扛着电钻、电锯、铡刀从急诊室外走过——肖院长上任后，尽管赶走了老院长，但却并不想使用老院长位于住院部顶层的办公室。他认为前段时间医院里出了这么多事，是因为老院

长的办公室风水不好，所以请来装修工人为他另外装修出一间院长办公室。

易鼎然眼中放出了光，他冲出急诊室，叫住了这两个装修工人，从他们手里要来了电钻、电锯与铡刀。他把电钻、电锯、铡刀放在开水锅里煮沸消毒，同时让急诊室的麻醉师为年轻的民航学员做全麻准备、剃头。

器具一凉，易老爷子戴上了眼镜，即刻用电钻在病人的颅骨上钻出许多小眼，然后用铡刀切开。在一片血水中，他迅速找出了病人的出血血管，然后结扎止血，并抽出血水，剥离血肿块。通过纤维视力镜缝合脑微细血管，修复损伤的微神经，缝合软脑膜，硬脊膜，取出破碎的颅骨。

看着易鼎然娴熟的动刀技术，洪浩不禁心想，外界传说易老爷子患有眼疾，已经不能动刀了，看来所传有误。老爷子的手一点也不抖，下刀沉稳有力，看样子他只是普通的老花，戴上眼镜就能重获清晰的视力。

因为脑外科的器材不能使用，所以易老爷子又让洪浩准备了一块无机玻璃，消毒后备用。

易老爷子将这块消毒后的玻璃，放置在病人的破损颅骨处，准确接位，放置颅内引流管。术毕，病人被推回急诊科监护室进行观察。

最后易鼎然写好了医嘱：术后生命体征观察，30分钟一次；观察记录引流液，30分钟一次。

走出急诊室，易鼎然已是满头大汗，浑身虚弱无力。他年龄毕竟大了，这个高难手术几乎让他耗费掉了所有体力，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但看到民航教官充满期待的眼神，易鼎然顿时觉得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再累也值得。

拯救病患的生命，不正是医者的职责所在吗？

他为此深感欣慰。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1）

1

脑外科监护室最终还是被关闭了，不是易老爷子的电话起了作用，而是靠冷豪诚。

冷豪诚以新加坡籍香港人的身份，向卫生局施加压力，又让远在香港的父亲向香港报纸透漏了些许风声。香港报社的记者连夜赶乘飞机来到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想要采访内幕。

重重压力之下，肖院长无法再只手遮天，反正脑外科出事是在他上任之前，即使章彪被追究责任，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无奈，有时候在海岸市办事，还是外来的和尚能念经。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悲哀呢？

卫生局为了在香港媒体面前装样子，特别聘请发现霍乱杆菌病毒的江洋与杜单，到脑外科来指导工作，同时又宣布章彪主任暂时下岗。

反正易安医院还在前期装修中，为了早日搞清霍乱病毒的来源，江洋与杜单又一次来到了附属医院，但迎接他们的却依然是脑外科医生护士们冷漠的眼光。别忘了，正是江洋和杜单曝光了霍乱疫情，才让整个脑外科名声扫地，几乎再没病人愿意住院。没人住院，就意味着医生、护士只能拿基本工资，没有任何岗位补贴和绩效奖金。

这又如何不让脑外科的医生、护士对江洋和杜单怀恨在心呢？

但江洋和杜单哪里还顾得了这么多？现在他们只想尽快找出霍乱病菌进入脑外科监护室的途径。

此次新型霍乱，症状并非以呕吐和腹泻为主，而是表现为高热。脑外科监护室死者的遗体从确认霍乱疫情那时起，就全部被隔离封闭。脑外科和脑科专科手术室被二重封锁，除了病人遗体和脑外科之外，整个附属医院也进行了全方位消毒，并通报防疫部门。

江洋和杜单穿着隔离衣，在脑外科及手术室泡了好几天，对所有手术器材进行排查式医学化验，希望能够筛检出引致霍乱爆发的顽凶。但在这些化验中，并未发现任何不妥之处。两人都很纳闷，这霍乱病菌到底是哪里来的？莫不成还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民学院那位重伤的学员终于从深度昏迷中苏醒，逐渐恢复了意识知觉。肢体活动恢复、脑功能恢复，从反应能力看来，易教授的手术只轻巧精确地拿掉了颅内血肿，正常脑组织没有受到丝毫损伤。经过测定，这位学员将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飞蓝天。

病人欢呼的时候，急诊科的主人洪浩的霉运也随之而来了。病人出院时，是洪浩亲自送他走出医院的，一边送，他一边叮咛着注意事项。

回到急诊科，洪浩就遭遇了肖院长那细小眼睛里折射出来的阴鸷光芒。洪浩预感到医院里正酝酿着一团看不见的暗火，正向他袭来。跟着老院长跌打滚爬，奋斗这么多年，他什么样的嘴脸没有见过？

果然，在暗中煽风点火的小人，比手术室里的医生还要忙。

肖院长突然间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医院员工全部下岗，然后全员重新竞争上岗，实行优化组合。明眼人都知道，肖院长这么做是为了培植党羽，打击异己。肖院长还美其名曰人事制度改革，还准备上报市里、省里，想要一箭双雕。如此这般，他既能借刀杀人，又能搏个改革家的称号。

洪浩首当其冲被裁掉急诊科主任的帽子，只安排他在急诊科门诊处理一些轻微的外科手术。

过去老院长手下的所有手术刀神，全部被排挤，都去了门诊。

医院里风传，以前的手术太老套了，新院长决心全面换血。肖院长将着手全力引进新设备和人才，让医院前进的脚步迈得更大，将医院建设成与世界医学前沿技术同步的一流医院，建设一所国际知名的高技术、高效率、高收入的“三高医院”。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2)

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讲。而人们更注意的，是肖院长准备将引进新设备新药品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各个科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谁都知道，引进设备和药品都潜藏着高额回扣。这分明是肖院长想拉拢日后的科室主任，让所有主任都成为他的孝子贤孙。

可是，引进新设备就意味着旧设备的闲置浪费。引进高额回扣的新药品，就意味着物美价廉的原有药品被束之高阁，无形中加重病人的负担。

人事制度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医院里进行着，肖院长还遣人煞有其事地在住院部和门诊部外的墙上张榜广纳贤才，列出虚位以待的岗位编制，以诚挚的语气号召大家踊跃竞争上岗。

刚分配来的研究生们还以为遇到了万年难遇的贤明之君，许多年轻人感动得纷纷向院刊投稿，歌颂新院长的丰功伟绩，高恩厚德。

但院长办公室里，肖院长却正在悄悄拟定自己的人选。听话的、谄于世故的，优先考虑。清高的、没来院长办公室问候过的、和老院长关系好的，不予考虑。

医院乱作了一锅粥，想投机的人四处钻营，打听肖院长的喜好，想投其所好在制度改革中捞个好位子。这样的人上了位后能安心工作吗？今天给了外面钱，付出了代价，日后还不想着连本带利捞回来吗？有了引进设备和药品的权力，只要心稍稍黑一点，银子还不像自来水一般就流过来了？

一直监督着易安医院建设的易鼎然与邝院长得知医院里的情况后，不禁连连掉下泪来。当初他们一心建立起来的医院，眼看就要毁在这帮人手里了。

如此一番厮杀与暗箱操作之后，肖院长的手下终于锣鼓喧天地出台新一轮的“人才榜”，张贴在门诊部的大门外。榜上看不到技术骨

干，倒看到了不少溜须拍马的小人。新上来的“人才”，又如法炮制自己的手下，在科室里安置好用的傀儡。

靠医术生存的急诊科主任洪浩，榜上无名，不出所料地被这可笑的游戏规则涮了下来。在他把自己的办公室交给新任主任——一个油头粉面，出过N次医疗差错的旧时手下。他不禁长叹，新院长玩的这套把戏演得真是太逼真了。幸好那位民航学院的学生体格好，恢复得快。要是恢复得慢了一点，恐怕就要丧命在此次改革里。

还好，还好，自己也算是积德，救了一个真正人才的命。

洪浩欣慰了。他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只要自己还能救人，就心意足了。

现在，他就需要一个能够继续治病救人的机会。于是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易鼎然的电话，问：“老爷子，你们易安医院需要急诊室主任吗？”

那章彪下岗后，又重新竞选上了脑外科主任。他还从别的院校引进了老教授，当然是听他话的样子货。对于曾经不吉利的脑外科原址，章彪竟然弃之不用了，拿他的话来说，以前脑外科会出事，是因为风水不好的缘故。

章彪另选了医院里的一幢小楼，豪华装修，购进先进设备。反正是公家的钱，又得到了肖院长的首肯，有了自主设备采购权，比自己家的还可以不当一回事，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新脑外科装修得越豪华，就越显得自己有面子，还可以给易安医院那边的人看看自己的本事和威风。

新脑外科开始接收新的病人，肖院长也授意在报社上大张旗鼓地做广告，声称经过整改的脑外科已经恢复了安全的手术环境。甚至还有吹鼓手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说，以前脑外科监护室里会出现霍乱爆发，是因为老院长在的时候对病人来源把关不严，无意中接受了来自国外的霍乱病患者。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3)

可怜天见，当时脑外科监护室里躺着的病人，全是清一色的本地患者，哪有什么来自国外的患者？再说脑外科出事的时候，病人都是科室收的，和老院长又有什么关系？退一万步说，医院难道看到病人是来自国外的，就不收治，任其自生自灭了吗？

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了所谓的真相。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看了报纸上白纸黑字地印着这些话，当然会相信的。

新脑外科里再次住满了患者。有着肖院长的支持，章彪绝对自信，他认为易鼎然以前能做的手术，自己同样能做。以前会出事，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

易老爷子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都是附属医院被排挤出来的手术刀神们。他们情愿辞职，放弃优厚的退休金，也要来跟随易鼎然和邝院长，做出一番事业来。

医院的藤已经烂掉了，难道他们还愿意做血藤上那滴血的叶片吗？

2

江洋和杜单没理会医院里的繁复争斗，他们一直躲在老脑外科的监护室里，埋头检测病菌的培养情况，想要查出引致霍乱爆发的真正原因。

这一天，他们正在埋头检测的时候，脑外科的门被民工砸开了。

一个带头的民工用大嗓门说：“今天章彪主任说了，以前的脑外科已经被废弃了。从今以后，这里就是库房。”说完后，不待江洋反对，民工就把一些科室淘汰的医疗器具全部扔了进来，其中还包括一些可以正常使用的。反正章彪引进购置了新的医疗器具，旧的就一股脑都扔进了废弃的监护室里。

换领导好比换房子，尽管章彪上任不算换领导，但做得比换领导更过分。装修新楼，废弃旧楼，管他能用与否。自己费劲爬上去，不

就为了扬眉吐气么？

这就是司空见惯的竞争上岗后遗症。

江洋和杜单被周围的医疗废品包围在以前的脑外科监护室里。

这分明就是在赶他们走，不过江洋可没时间理会这些干扰。他只是在思索，为何应该是感染链中出现的环节，却在培养基中没有出现结果呢？

为了防止再度污染，江洋没有使用以前脑外科遗留下来的仪器。现在做实验的所有仪器，都是冷豪诚自己掏钱从英国进口的研究器皿，目的就是为了早出结果。

但是，为何结果却总是显示阴性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老脑外科忙碌了好几天，江洋忽然想起，应该给司徒和沈洁音打个电话，忙里偷闲一起吃顿饭。他不敢给墨儿打电话，他害怕听到墨儿与冷豪诚的事。

但司徒和沈洁音的电话同时打不通，他吓了一跳，担心两人出事了。江洋又给易老爷子打电话，才知道原来司徒和沈洁音竟然去了菲律宾，去了解当地的霍乱疫情与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所出现的霍乱是否有联系。他们已经出发好几天了。

易老爷子还让江洋保密，毕竟在官方说法里，医院的疫情是由外来输入型病例所引起，而沈洁音是医院停职下岗人员，何况司徒仅仅只是一名医药代表。走官方途径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所以沈洁音与司徒干脆乔装成一对情侣，以度假的身份去了菲律宾，进行暗查。

得到这个消息后，江洋不禁暗笑，搞不好这次去菲律宾，司徒与沈洁音有可能假戏成真。司徒暗恋了沈洁音这么多年，也该修成正果了。

可是自己呢？眼睁睁看到墨儿身边多了个冷豪诚。江洋忽然又黯然了。

司徒很快给国内打回了电话。

司徒与沈洁音到了菲律宾后，找到了易老爷子当年的一位弟子，也是他们的师兄。这位师兄当年刚从国内出去的时候，由于国外不承认我们的医学学历，所以他不得不咬着牙重新在菲律宾又读了一遍医科大学。现在菲律宾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恰是师兄在菲律宾读书时的同学，在师兄的帮助下，司徒很顺利地得到了菲律宾霍乱疫情的第一手报告，以及菌株的详细资料。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4）

菲律宾人向来喜食海鲜，又爱生食，认为这样才能保持海鲜的原滋原味，但附近海域却常常遭到污染。也正因为如此，菲律宾时常会出现霍乱疫情，难以扼制。医院医治这样的病人是常事，在菲律宾似乎司空见惯。

也就是说，菲律宾从来就未能灭绝霍乱病，有患者携带病菌进境，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菲律宾师兄的协助下，司徒和沈洁音在当地各医院做地下探访，探查病菌流动根源。但是菲律宾局势太乱，尚需一定时间才能得到相关结果。

易安医院正在装修，工程进行得紧锣密鼓。

易老爷子与邝院长看着他们的新家正一步一步建立起来，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但在他们心中，却依然存在着阴霾。那就是脑外科与章彪即将恢复进行的手术。

两个老人忧心忡忡地研究章彪手术频频意外的临床原因究竟是什么。

如今，那章彪不深入探究事故原因，却又大张旗鼓地鸣锣开张，要是再发生意外又怎么办？如果真的不幸再次发生了霍乱，死亡率绝对会相当高。易鼎然可不想看章彪的笑话，他更在乎病人的安危，尽管不是易安医院的病人，但医者父母心，无论是谁的病人，老爷子都不希望出事。

据易鼎然了解，现在新脑外科里的病人，有相当部分是来自邻市的患者。他们都是看了邻市报纸的特别报道后，才决定到海岸市来动手术，并且指定请章彪主任动刀。这些来自外地的病人，在报纸的蒙蔽下，根本不可能知道脑外科的既往事故。

易鼎然思前想后，决定还是给章彪打个电话，想要寄予忠告。

在电话里，易鼎然劝自己这位曾经的弟子，一定要慎重手术，考虑好感染原因，尽量避免悲剧。

章彪却在电话中撇着嘴不服气：“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会再次出事？你是不是盼着我出事？触霉头！我真是犯了小人，流年不利，难怪我会被病人家属砍伤！”

他竟把恨意嫁接在了易老爷子身上，好像自己挨了病人家属的刀棒是易老造成的原因。但他忘记了，当时事发的时候，易老爷子还在美国呢，根本就不知道脑外科里发生的这堆破事。

但一个人如果在心里有了恨意，是能够找到理由和借口来恨别人的。

易老爷子是为了拯救脑外科而回来的，却被医院扫地出门，章彪非但不表示感激，反而如暖过来的毒蛇，开始了正式的反咬行动。

为了在易老爷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与能力，章彪请道士看了一个黄道吉日，选定了重新开始手术的时间。在手术那天，肖院长还替章彪请来了记者。

电视台、电台、报社都来了人，来的人都得到了厚厚的红包，手术前后都有盛大的酒会，菜品丰盛，喝的是进口红酒。想必次日报纸、电视、电台上都会出现歌颂肖院长与脑外科主任章彪的大段文字与画面，毕竟红包不是白拿的，进口红酒也不是白喝的嘛。

在医院内部系统中，还会对手术过程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当天没有手术的外科医生、没有安排检查的辅佐科室医生技师、没有病人处理的内科医生，全部要去医院礼堂观摩学习。礼堂里要求签名记到，没有观看者，罚当月奖金，取消当年年底评选考核优秀的指标。

闹得可真热闹，冷豪诚来了，也得了一个红包。他是作为医疗网站的投资者而来到医院的。他本就是来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后的香港学者，所以医院明知道他与易老爷子关系不凡，但却没办法奈何他。那崇洋媚外的肖院长还多次邀请他吃饭，傲气入骨的冷豪诚却看都不看

人家一眼，他总是说：“多谢！不必了！这儿的饭食我吃不惯。”然后留下一个傲气的背影，扬长而去。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5)

这一次肖院长邀请冷豪诚来观摩手术，一方面是因为冷豪诚是医疗网站的站长，另一方面也想挫挫冷豪诚的锐气。

如同美国大选，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的脑外科手术总算是开始了。

坐在医院礼堂的沙发上，冷豪诚看着投影荧幕上实时直播的手术过程，眉头紧蹙。画面上，带着二十四层医用无菌口罩的章彪只露出了一双小小的眼睛，护士不停地为他擦汗，不断接走他歇了又停、停了又歇的血刀。

手术的时候，章彪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似乎担心一眨眼，看不见的感染恶魔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患者的体内，暗自滋生。

手术共历时5小时，礼堂里也跟着直播了5小时。有肖院长坐镇，所有观摩医生都不得无故早退，惹得礼堂里一片埋怨声，甚至偶尔还有观众发出的阵阵鼾声。也不能怪观摩的医生，有的是才下了夜班，也被逼来看直播，还有药剂科、后勤科的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章彪的手术。看直播的时候，不睡觉，还能做什么？

礼堂里整个直播现场，变得有些像闹剧了，可这闹剧还不得不继续演下去。

因为患者失血多，章彪又嘱咐给患者输了1000ml的血。术毕后，病人被转入了新脑外科的监护室中，那里所有的监护仪器与医疗设备都是在章彪的主持下，全新购进的高价货。手术前也请中心实验室的检验人员进行过检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更无霍乱病菌的丝毫迹象。

冷豪诚看到投影屏幕上的情形，对坐在身边的墨儿说：“这么一个手术，换做你姨父来做，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在这种手术中，易教授从不让病人冒二度可能感染的危险给病人输血。但章彪却给病人输了1000ml血，还如临大敌般做了整整一下午。”他又冷笑了一声，一

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手术，耻于放在我们的医疗网上！即使放了，也只会惹来内行人的耻笑！”

但善良的墨儿却说：“不管怎么，病人虽然多受了一点折磨，但最终能够平安也就算了。”

3

可是，越是不想发生的事，越会在人们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到来。

新脑外科还是出事了。

就在章彪动完手术的当天夜里，噩梦再次袭来。就在新脑外科才装修完毕的豪华监护室里，再度发生了不幸。

午夜，病人再度出现高热、抽搐、脱水等颅内感染恶像。虽然值班医师叫来章彪，进行紧急抢救，但抢救终究无效，病人于凌晨死亡。

病人为农村女性，享年30岁。她来自邻市，是看了邻市报纸上关于章彪的报道后，才来到海岸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指名请章彪主任动刀。按理说，她仍然是章彪所挑选的身强力壮，可以抵抗一切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但最终却出现如此结果，实在是让人感觉蹊跷。

白天的手术才请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进行采访，再过几小时就会出刊出镜，内容也是一片溢美之声。

肖院长担心被人看笑话，尤其是担心在易老爷子面前没面子，所以勒令脑外科封锁消息，并将尸体用塑料薄膜层层密封，送入医院停尸间，天一亮就直接拉去殡仪馆火化。当然，给病人家属一大笔赔偿费，是无可避免的了。

但江洋还是第二天从停尸间的丘老头那里得知了真相——这段时间江洋在医院里忙进忙出，丘老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定了江洋是个好医生，所以才把昨天夜里新脑外科送来了尸体的事，通知了江洋。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6）

但已经晚了，江洋赶到停尸间的时候，尸体已被送到了殡仪馆。无法再对尸体进行解剖，无法提取细菌样本，更无法确认患者是否死于霍乱。

但从术后高热、抽搐、脱水的症状来看，江洋认为极有可能是霍乱再度来袭！

消息传到易老爷子和邝院长耳中的时候，易老爷子只恨当年收错了弟子，邝院长也后悔自己在章彪升职时受蒙蔽开了绿灯，让这卑鄙小人混入了神圣的医疗队伍，还掌握了重权。

章彪这厮，根本就是披着伪装外衣一心谋私。病人的生命在他眼里，比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还不如。他把医疗这人命关天的严谨科学，当做了自己往上爬与谋取名利的跳板。居然还在手术时做现场直播，让全院医生进行观摩，真不知道他是在做手术，还是在作秀。

“畜生！”一辈子没说过粗话的易鼎然也发出了愤怒的骂声。

可是，霍乱病菌究竟是怎么进入戒备森严的监护室？仪器设备都没有问题，器械耗材同样也没问题。病菌总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而且还偏偏掉得这么准，每次都掉在了脑外科监护室里。为什么其他科室却没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病菌总是有源头的，传播也是双向的。江洋不禁寻思，既然现在查不出细菌流入的途径，那就查一查从菲律宾那边是否有流出的途径吧。所以江洋请易老爷子连夜拨打越洋电话，询问司徒与沈洁音，了解他们在菲律宾查到了什么。

司徒报告，菲律宾这边确实有病菌流出的漏洞。菲律宾的医院在临床医疗中所产生的医疗垃圾，并不像中国国内那样集中销毁，而是由私人公司收购，消毒后流向其他工业领域。据医疗垃圾回收公司的人说，他们将医疗垃圾彻底消毒后，粉碎制成粗塑料使用，通常销售至车辆制造公司，用作制造汽车底盘的工业原料。

但司徒却怀疑，并非所有医院的医疗垃圾都经过私人公司之手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他正试图秘密收集部分菲律宾当地医院的医疗垃圾，特别是搜集传染科的医疗垃圾，寄回国来进行对比研究。

但是这样的东西即使搜集到了，也很难过海关这一关，所以司徒希望导师能帮他想点办法。

易鼎然也当即把司徒搜集到的情报，反馈给了在附属医院里忙碌的江洋和杜单。

江洋接完电话，愣了足足好几分钟后，突然警醒了过来。他发了疯似的拖着杜单，冲出了被废弃医疗设备包围的老脑外科科室，冲到了医院现在的废旧设备堆，从中找到了脑内引流管，双手不住颤抖着。他颤声说：“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元凶！”

杜单不解地问：“脑外科才出事的时候，医院曾经对脑外科监护室里的所有医疗设备以及器械耗材都进行过检测，也包括使用的脑内引流管，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阴性。土匪，你凭什么说着脑内引流管就是元凶呢？”

江洋答道：“首先，脑内引流管只用于颅脑手术，其他科室都是上不上的。而霍乱病菌只出现于脑外科，其他科室都未曾出现过，所以脑内引流管极有可能是造成霍乱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另外，现在我们所发现的霍乱疫情，怀疑与菲律宾的疫情有所关联。的确，脑内引流管在实验室温度下，检测显示为阴性。但菲律宾气温很高，而这次我们发现的霍乱病菌，又是热带地区常发疾病变异后的新型菌群。我认为，这种病菌应是经过高温，或是适应了普通消毒后，能够耐热存活的变异菌群。”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7）

一经点拨，杜单就明白了江洋的意思。

一直在实验室条件下显示阴性的引流管，在脑内高营养液环境，以及高于室温的脑内血液温度的条件下，类似处于特定的培养环境，足以引致细菌芽胞复活。也就是说，细菌进入颅内，得到类似菲律宾的环境条件后，便恢复了活力。

事实上，在尸体解剖中，发现脑外科监护室死者感染症状最严重的就是颅内。

没错，应该就是它！

看着塑料包装袋里崭新的脑内引流管，谁又能想到这就是造成霍乱疫情的罪魁祸首？

从包装袋上的商标和文字来看，这是一种进口引流管，厂商为德国某知名厂家。该厂家一向以质量优异同时价格昂贵而著名，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重大隐患呢？

江洋百思不得其解。

江洋和杜单带着进口脑内引流管回到了杜单的私人实验室中。

自从司徒和沈洁音去了菲律宾，江洋和杜单又一直在医院里忙碌，这里已经很久没人过来了。好在墨儿惦记着实验室里喂养着小白鼠，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给小白鼠喂食，还顺便打扫试验室的清洁卫生。所以小白鼠们都肥肥的，活蹦乱跳，实验器械也干干净净，没有蒙上一点灰尘。

现在江洋所要使用的，正是这些实验器材与小白鼠。

他抓来一只健康的小白鼠，又用从脑外科拿回来的脑内引流管，与小白鼠的颅内相连接。惊人的现象出现了——脑脊液温热的温度和引流管接触不久，老鼠就出现了高热、抽搐，紧接着四肢僵硬，最终死亡。

延续时间，仅仅五分钟而已。

速度是如此之快，远远超过了江洋与杜单的想象。
真是太可怕了，可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4

江洋的想法很简单，现在确定了污染源，只要立刻停止使用，并对整个医院进行消毒，尤其是新旧脑外科，必须彻底隔离消毒，就能处理好这单医疗事故，令新的死亡事件不再发生。就算肖院长执意不公开此事，起码也不会再出现新的霍乱疫情。

可是想象与现实总是存在极大的差别。

当江洋给肖院长打电话，要求对方立刻封锁隔离原脑外科和现在的脑外科，那里有烈性感染源，必须进行一度隔离。电话那头，却传来了肖院长一声冷笑，说江洋是疯子，医院的霍乱病症明明是输入型来源，哪来的什么污染源？

这阴险的人，还拿着搪塞媒体的话来堵江洋的嘴，说不定他早已自我催眠，说服自己相信了所谓输入型来源的鬼话。

“混蛋！睁着眼睛说瞎话！”杜单大骂。

江洋也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人命关天，院长还在那里自欺欺人，要是继续使用这批有问题的脑内引流管，那可怎么得了？肯定还会有新的病人出事，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就算不是自己的错，江洋也会因此自责的。

必须阻止这一切！

江洋忽然想起了马灿勇马警官。这段时间自己一直在医院里忙碌，忙得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抽不出，已经很久没与马警官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去水库当片警了。

之所以江洋会想起马警官，是因为他现在也准备像马警官那样，在医院里采取非常规手段，阻止医疗事故再度发生。

江洋与杜单来到了与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医科大学，然后径直走进了研究生处的办公室中。

现任的研究生处处长，是他俩曾经的师兄，还是杜单的老乡，也曾师从过易老爷子。师兄倒也同情易老爷子的遭遇，却因为身在校园中，也是连在藤上的一片树叶，空有热情却又无计可施。对于他说，这年头想要明哲保身，也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8)

江洋只称易安医院要招收医师，请师兄介绍几个毕业班里信得过的学生，要人品好，胆子大的。

其实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们大多早已联系好了工作，甚至已经签约。但师兄总觉得以前没帮上易老爷子的忙，所以还是立刻找出几个优秀学生的档案和联系方式，交给了江洋。

半小时后，江洋与杜单来到了研究生公寓，找到这几个毕业班的学生。但他并没有说招聘的事，而是把脑外科里发生的事，以及脑内引流管的问题，一一讲述给他们。

学生就是学生，依然还保持着一份未来医者所必须拥有的正义感。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冲入附属医院，拖出肖院长和章彪，塞进公用卫生间的茅坑里。

当然，他们不能这么做的，否则和那些医学流氓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江洋微微一笑之后，说：“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暂时让脑外科不再出现新的医疗事故！”

“什么办法？”学生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江洋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粗暴，就是让毕业班的研究生们组成人墙，迅速包围新旧脑外科，把里面的人全部赶出来。一部分人向患者进行解释工作，另一部分对空气进行常规消毒，并把用过的和没用过的引流管全部集中在一个房间，等他来处理。

江洋之所以没找研一研二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还没毕业，必须还得在医科大学里待下去。现在江洋要做的，绝对是件极冒犯附属医院的大事，而附属医院和医科大学又是连在一根藤上的瓜，他可不愿意让师弟师妹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穿小鞋，影响日后的就业前途。

而毕业班的同学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都已经找到了接收单位，再过几个礼拜就会各奔东西，哪还会管医院和学校高不高兴？就算找

不到接收单位，相信邝院长和易老爷子也不会坐视，一定会在易安医院里为毕业生们准备一个职位。

说干就干，一帮研究生冲进了新脑外科，按照江洋的吩咐，包围了整个脑外科住院部，患者准进不准出。穿着防护服的研究生扮作“生化危机”中的造型，煞有介事地给科室进行消毒，让病人们真的觉得脑外科里充满了致命病毒，赶紧离得远远的，一步也不敢靠近。

研究生们的行动雷厉风行，吓了肖院长一大跳。但他心中有鬼，不敢让脑外科的丑事传出去，所以即使新旧脑外科都被研究生们包围了，他也不敢以“影响医疗秩序”的名义报警。事情闹大了，对他和章彪都没好处的。肖院长也很恨章彪，上次因为香港记者的关注，已经够让他和医院没面子了。这次又该如何收场呢？

有患者听了研究生的解释，打电话报料，请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但这些记者在报道章彪手术情况的时候就拿过红包，而且这种有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团结造成群体恐慌的大新闻，必须要得到上级领导的首肯才能够播出。

于是肖院长和章彪一直忙着安抚记者，拿出了更大的红包，还马不停蹄地去跑广电局报社等媒体，总算把报道的事给压了下来。

这么一来，研究生们见院方不报警，也理直气壮地继续占领着新旧脑外科，彻底让章彪无法再安排新的手术。

只要不安排新的手术，就不会有新的霍乱疫情出现。江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5

“干得好！”易老爷子得知研究生们的行动后，立刻表示，如果有毕业班的学生因为这件事遭到了医科大学校方的处理，无法正常毕业，易安医院将无条件全部接收，待遇绝对不会低于任何其他医院。

第八章 元凶浮出水面 (9)

有了这句话，包围占领脑外科里的研究生们，心就更齐了，继续坚守在科室中，坚决不让章彪等人靠近。

冷豪诚还惦记着远在菲律宾的司徒与沈洁音，还有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医院流出的带有霍乱病菌的医疗垃圾。

但是医疗垃圾无法通过海关。于是冷豪诚干脆打电话给司徒，让他与沈洁音就留在菲律宾，不再考虑携带医疗垃圾通过海关。冷豪诚将带着具资历的香港医学教授直接飞赴菲律宾，利用当地的检测设备对医疗垃圾进行检测。

江洋也抛开对冷豪诚的成见，一起与易老爷子、邝院长合计，当下便作出了决定。

冷豪诚立刻去联系机票，联络香港的医学教授。江洋和杜单回医院取有问题的脑内引流管，再由冷豪诚带着密封的引流管，踏上赶赴菲律宾的飞机。在对比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杜单将带领研究生们继续占领新旧脑外科，绝不能让医疗事故再次发生。墨儿则留守海岸市，随时将新进展发布到他们的医疗网站上，让世人了解发生在医院里的真相。

江洋从医院带回了一根使用过的脑内引流管，还带回一根未使用过尚处于密封状态的脑内引流管，交到了冷豪诚手中。

第二天，冷豪诚就出现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在机场与司徒和沈洁音汇合后，过了一小时，来自香港的航班也抵达了马尼拉，一位香港浸礼会大学医学科学学院的教授也赶到了。

沈洁音这柔弱的女子，皮肤已被菲律宾灼热的日光晒成了麦芽色，但因为劳累而显得瘦弱不堪的身体，却令这麦芽色的皮肤看起来并不健康，更像是一根受到暴晒的黄豆芽。

司徒则黑得像个炭人，只剩翻起的眼白还是白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他们每天都钻医疗垃圾，其中的艰辛自不必多说，也难怪两

人会变成现在这副不成人形的模样。

四个人马不停蹄，一出机场，便直接飞奔那位易老爷子在菲律宾的弟子为他们租用的一家设备齐全的医学实验室。

就在他们准备进行试验的时候，冷豪诚接到了一个越洋长途——因为长期穿梭于香港和海岸市之间，他的手机是国际漫游，即使到了菲律宾，也能正常使用。

电话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主任打来的。主任客气地问，这段时间听说冷豪诚一直不在海岸市，也没来影像科报到，是不是因为想家而回香港了？需不需要提前结束在影像科中的实习？

明为关心，实则逐客令的电话连线，让冷豪诚哭笑不得。

冷豪诚不禁暗笑，话说自己本来真的一直想着等事情有所了断后，好好休息一下。回香港喝喝早晚茶，和爹地妈咪谈一下自己相当看重的那个女孩的事。只是对方有些不谙男女之情，很让自己头痛。爹地妈咪能不能陪自己一起去求婚，让那胆小而娴静的姑娘减少些恐惧，知道自己也是好人家的公子。

可长时间惊心动魄的经历，却让他根本没办法去考虑这些儿女私情。

现在这影像科的主任真是活得够累了！受了主子的指示，竟想上演斩尽杀绝的戏？

冷豪诚可管不了这么多，他本来就是个害怕日子过得太平顺的人，生来就喜欢竞争。听了主任的话，他心里的无名火被激了起来。他一边在电话里感谢主任的好意，笑着答应即刻结束实习，一边盘算着对比试验需要做多久，赶紧订最快的飞机特等舱返航回海岸市。

在菲律宾的实验室中，三天不眠不休的紧张工作之后，经过一番细致缜密的实验，香港浸礼会大学的教授出具了实验对比检测报告，并署上姓名，盖上私人印章。

司徒与沈洁音在菲律宾传染病医院霍乱专科截取的医疗垃圾，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脑外科监护室使用前后的两根引流管，在实验室里

做对比培养。结果显示：同一菌类，连分支型号都完全一致。吻合度达到了百分之百。

铁证如山！看附属医院的肖院长与章彪还有什么话可说？

几个人看着结果，义愤填膺。

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医疗事故，是变相的杀人！如果元凶不除，脑外科将变成死亡科，永不可能重新成为病人的康复之地，而变作死亡幽灵召唤的地方……